



千 秋 业

计 红 绪

第 一 章

——

嶙峋秀丽的群山，火一般的枫树林。

正是深秋季节，庄稼收割完了。放眼望去，山野里花果相映，斑驳摇曳，一片嫣妍。

坡上长着浓密的松林，一株株挺拔茁壮，枝叶青翠欲滴。

山风吹来，漫山遍野的松涛起伏滚动，汹涌澎湃，宛如碧绿的大海。

松涛边，一大片丘陵地带，是国防施工场地。

道劲的音乐中展现出喧嚣的施工场面：

敷路机和推土机在推土铺路；内燃凿石机在进行岩石穿孔作业；电动碎石机在加工碎石。战士们奋力工作，神采飞扬，欢

笑声呼喊声不绝于耳。

副师长肖克敏和师司令部科长孙良沿山坡小路走来，肖克敏的警卫员跟在后面。

望着战士们施工的动人景象，肖克敏流露出满意的神色：“部队真是生龙活虎啊！”

孙良：“国防施工不久就要结束了，全师的反坦克演习很快要在这儿进行，大家的情绪自然高涨。”

肖克敏向前走着，一面巡视施工部队，一面问道：“孙科长，各团的工程进度怎么样？”

孙良：“都很快，就是04团修到南面稻田那儿停下来了。”

肖克敏顺着04团的反坦克工事望去，前沿前的反坦克障碍物在一片稻田前中断了。

肖克敏停住脚步：“杨玉清怎么搞的？”

孙良：“我也正在找杨团长，他不在团里。”

肖克敏看了看附近部队。这是04团三连，战士们正在前沿阵地施工。他说：“把这几干部叫来。”

孙良喊道：“三连长！李指导员！”

“到！”三连长鲁强和年轻的指导员李平同声答应着，急忙跑来立正站住。

肖克敏指着前面说：“你们那儿怎么停下来了？”

鲁强：“首长，我们团长指示，先做准备工作，那儿要调整一下。”

肖克敏：“有什么好调整的？”

李平：“如果按原计划施工，占生产队的耕地太多。”

肖克敏：“我们不会让生产队吃一点亏的！”

李平：“副师长，我们团长有一个很好的计划，既能加强反坦

克工事，又能扩大耕地面积……”

肖克敏打断他：“他那个计划我知道，修梯田，修水渠，可是这一带缺少石头，那个计划实现不了！”

李平上前一步，急切地说：“副师长……”

肖克敏：“你们马上施工！”

他大步走开。

肖克敏走上山坡，生气地对孙良说：“这个小指导员儿刚从班长提起来，说话还带点儿骄傲情绪。”

孙良：“他是杨团长在三连蹲点的时候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又笑着加一句，“还真有点象他们团长呢。”

肖克敏：“把杨团长给我找来！”

孙良：“是！”

他急忙向坡下跑去。

二

师党委书记、师政委刘文恒从施工的人群中走出来。他五十二、三岁年纪，鬓发已染了一点白霜，稍显瘦削，目光却炯炯有神，他显然参加了施工，一面走一面拍打袖子上的土。

他走近肖克敏。

此时，肖克敏正被几个参谋和机要人员包围着，他们把打开了的文件夹递上来，请肖克敏签批。

那些人离开后，刘文恒说道：“老肖，我现在就到军里去。”

肖克敏：“向上面反映一下，最好叫师长回来指挥这次演习。”

刘文恒：“恐怕暂时回不来，军区读书班还有一个多月才能结束。这副担子，只好由咱们挑了。”

他们并肩走着。又一个参谋向肖克敏敬了个礼，送上一个文件夹。

孙良从斜后方走来。

肖克敏显然因为大小事情都找他签批感到恼火，他说：“师里缺个副参谋长。副师长嘛，眼下也只有我一个，真是忙不开呀！”

刘文恒：“那你还不愿意提新干部。”

肖克敏：“政委，我是想从老的里面找一找。如果一定要提个年轻的，嗯……杨玉清和孙良比较起来，还是孙良能凑合一下。他当科长也有年头了，熟悉司令部机关业务。”

听了这话，孙良放慢了脚步。

刘文恒：“你还是这个意见。”

肖克敏：“我知道，你们都想提杨玉清，可是他太骄傲了！他四九年一参军就给我当通信员，是在我眼皮底下成长起来的，还是我对他了解得多！”

孙良走到一辆坦克后面去。

刘文恒停住脚步，诚恳地说道：“老肖，玉清是谦虚谨慎的，你不应该对他有成见看法。”略停一下，又说道，“关于如何贯彻执行老、中、青三结合干部路线问题，我还有很多话要和你讲。”

肖克敏不大高兴地说：“你在常委会上讲得不少了。”

刘文恒耐心地：“可是你没有听进去呀！”他忽然想起一件事，“这两天身体怎么样？”他拿出一张医生证明递给肖克敏，“你看：医生建议你休息一段时间。刚才军长打电话通知我去开会，还问到这件事。”

肖克敏急忙问道：“你是怎么回答的？”

“你紧张了？”刘文恒笑道，“我说，如果让肖副师长指挥这次演习，他的病会减轻的！”

“啊，政委！”肖克敏松了一口气，“你是了解我的！让它休息去吧！”他把那张医生证明胡乱塞进衣袋里，精神抖擞地把手一挥，“走！”

他一口气冲上高岗，气喘吁吁地双手插腰站着，对艰难走上来的刘文恒哈哈大笑：“怎么样？不能不服老吧？”

刘文恒笑着摇摇头：“不，不能服老！”

他走到肖克敏身边。

这两个老战友亲切地并肩站着。坡下停着一辆北京牌越野车。

肖克敏豪迈地：“对！革命者是永远不会衰老的！”

刘文恒俯瞰山野，话语里有炽热的感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老一代的革命青春在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身上焕发出来，让我们的队伍永远有新的血液，永远保持蓬勃的朝气！”

孙良看见肖副师长正送刘政委上吉普车，便走过去。

肖克敏：“小玲今天从水库回来，你又进城了。”

刘文恒微笑道：“总会见到的。”

车子开动了，拐上公路疾驰而去。

孙良出现在旁边：“小玲？政委的女儿？”

肖克敏：“你还不知道，咱们政委早把他女儿送到这松树坡大队插队落户了。我那小柱子高中毕业后，我也打算把他送来。”他转向孙良，“杨玉清呢？”

孙良：“找石头去了。”

肖克敏拧起眉毛：“什么？”

孙良：“他和赵副团长找了一整天石头了。”

肖克敏生气地：“岂有此理！他在哪儿？”

孙良指着远处的山岗。

肖克敏望着山岗，把手向后一伸：“警卫员！”

他的警卫员知道这个习惯，急忙把一个大望远镜递到他的手上。

这个望远镜很旧了，漆皮掉了一大块，露出黄沟。

孙良对警卫员：“怎么不领个新的？”

警卫员用手指了一下肖克敏的后背，悄悄说：“首长不让你领。”

肖克敏用望远镜寻找杨玉清。

三

从望远镜里，我们看见团长杨玉清正向一个土岗上攀登。他三十七八岁年纪，身材壮实，浓眉大眼，神态沉稳刚毅。他手里拿一个卷起了的大地图，背一个大帆布挎包，浑身是土，军裤已被水打湿。

赵副团长和一个参谋跟在后面。

赵副团长：“团长，这里真缺石头呵！问了几个老乡，都说没有。”

杨玉清：“是呵，从北山运又太远。”

他把毛巾递给赵副团长擦汗，望着前方。

前面不远处是奔牛河。河岸上，有几个工兵正在架设便桥。

河对岸山上，站着六十多岁的老贫农郑老山。他正在砍木桩，看见杨玉清他们，便把手在嘴边卷起喇叭筒，大声喊道：“杨——团——长——”

杨玉清也高声喊道：“老——山——大——伯——”

他高兴地说：“老赵，去向他请教一下！”

他们走近河水。

河水很深，奔腾咆哮着。

那些工兵正用定向爆破抛射绳索，轰然一声，一条粗绳飞向对岸，绳端铁爪钩抓住树丛。

杨玉清走过去，跟工兵们说了几句什么，双手抓住悬空的绳索，飞一般攀缘过河。

山岗上，郑老山、杨玉清和赵副团长亲热地围坐在一起。他们面前铺着杨玉清带来的大地图。这图是在一大张道林纸上自己画的，丘陵、河流、松林、农田等画得清清楚楚，标示出修梯田、水渠的计划草案。

杨玉清指着图说：“大伯，你看这几条反坦克沟，往北一延伸，通奔牛河上的两个扬水站；往南一延伸，可就是大片稻田哪！”

郑老山点点头：“是呵，几个队的并在一块，有六百多亩。”

杨玉清抓起一把泥土搓弄着：“这一带土质很好，为什么不修梯田？”

郑老山：“早就想修，一直抽不出劳力呀。今年粮食一入围，劳力全上了水库，我若不是这腰上不吃劲儿，也跟着去啦！这条奔牛河常发洪水，非根治不可！哦，对了，你问石头的事，前年我那丫头小芸子带人找过，就是为修大寨田。”

赵副团长：“是郑芸同志？”

郑老山：“就是她。问她兴许能找到。”

三匹马沿着山路飞一般奔驰着。

年轻的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郑芸，松树坡大队民兵连长大奎和知识青年、团支部书记刘小玲骑在马上，一个个春光满面，

雄姿英发。

吉普车从对面开来。

车子停住了。刘文恒打开车门：“小玲！”

小玲猛地勒住马：“爸爸！”她滚鞍下马，欢喜地扑过来，“爸爸！早就听说你们来了，水库上活太忙了，哎，快见见吧，这是我们县革委会副主任郑芸大姐，这是咱松树坡大队民兵连长大奎！”

刘文恒热情地握住郑芸和大奎的手。

郑芸忙说：“刘政委，真对不起，我们今天才撤回一批劳力来。”

大奎插上去：“我们是来支援你们修工事的，大队民兵随后就到！”

刘文恒：“县、社各级党委和贫下中农群众，已经给我们很大支援啦！”

小玲：“爸爸，你上哪儿去？”

刘文恒：“我开会去，你们先和肖副师长谈谈吧。”他伸手一指，“他就在那个山坡上。”

山坡上，肖克敏正严厉地批评杨玉清。赵副团长和孙良等在场。

肖克敏：“为什么还要等调整？我早说过了，我们不会让群众吃一点亏的！所有占的耕地一律按价赔偿，你不知道吗？”

杨玉清：“生产队可以得到钱，可是国家少收了粮食呵！这松树坡大队的稻子和杂粮……”

肖克敏生气地打断：“我们是来搞演习和修国防工事的，不是来支农的！”

杨玉清诚恳地：“副师长，如果我们把搞演习和修国防工事，

同支农结合起来，不是更好吗？进行战场建设，要考虑平战结合。我们那个建议……”

肖克敏又一次打断他：“这一带缺少石头，你们那个建议很难实现，而且上级也没有批下来！”

四

城内。军长严明的家里。

会客室布置得简单朴素，但墙边摆满了书架，放着许多书籍，茶几上、办公桌上也是书。桌上有一迭材料。

严明正和刘文恒亲切地交谈。

严明：“杨玉清的建议，上级已经批准了。这是一件大事情，我们的青年同志很有远见哪！”他顺手翻一下那份材料，“你们师党委报请提杨玉清的材料，写了这么厚。”

刘文恒：“他的事迹再有几本也写不完。如果需要，我可以向军党委作口头介绍。”

严明没有说话，微笑着注视他。

从军长的笑容里，刘文恒敏感地察觉到一丝善意的讽刺，那意思是说：你是那么喜欢杨玉清，要提他的心情是那么急切。

刘文恒不由收敛一下自己的感情。但他看见写字台玻璃板下的一张照片时，眼睛一亮，于是脸上露出与严明同样的微笑：“军长，你更了解他……”

他用手指轻轻敲几下玻璃板。

他们两个人会心地笑了。

严明小心地抽出那张照片说：“这是肖克敏在朝鲜战场上送给我的，他和玉清的合影。”

照片上，二十年前的杨玉清穿着被炮火撕碎的志愿军军服，雄赳赳地站在被炸毁的敌军坦克旁。肖克敏一只手吊在绷带

上，微笑着站在他的身边。

画外严明的声音：“松山里的战斗，玉清一个人就击毁了辆坦克和三辆装甲车，那时候他是个通信班长，才十七岁呀！”

刘文恒：“那次战斗，老肖指挥得很好。”

严明：“这是英雄的营长和英雄的战士。”

他放下照片，在室内缓缓踱着。

他停了下来，日光穿过窗棂，投向远处。

他深深思索着说：“当时，仗打得非常激烈，三连干部大部分伤亡了……”

（化出）

炮弹爆炸，烟尘冲天而起。

严明的画外音：“敌人的坦克却疯狂地压了过来……”

敌军坦克和装甲运输车吼叫着向我阵地冲锋，美军步兵抱着卡宾枪跟在后面。

我方阵地上，营长肖克敏左手负伤，吊在绷带上，探出身子望着前方，眼里燃烧着仇恨的怒火。

他右手向后一伸，头也不回地大叫：“通信员！”

深知他习惯的杨玉清急忙把一个大望远镜放在他手上。

肖克敏用望远镜观察着。

一颗炮弹呼啸而来，杨玉清猛扑在肖克敏身上。炮弹爆炸，碎石和黄土埋住他们的身体。

他们急忙互相看看，都没有负伤，只是那个望远镜被炮弹皮擦掉了一大块黑漆皮，露出一道黄沟。

敌人坦克隆隆爬过我第一线阵地的堑壕。

我纵深阵地堑壕里，肖克敏艰难地跑着，一面大喊：“三连长！三连长——”他看见三连长牺牲了，悲愤满腔。他又叫：“指导员呢？一排长呢？”

一个战士：“他们都负伤了，抬下去了……”

肖克敏决定自己带队冲锋。他拿起一捆反坦克手雷，用力扯下肩上的绷带。

杨玉清抢上去一把拉住：“营长！你不能——”

肖克敏推开他。

这时，杨玉清挺身而出，跳上高阜大吼一声：“三连跟我来！挡住敌人坦克！”

他带着一群战士，猛虎一般冲向前去。

肖克敏指挥重机枪手扫射敌人步兵。

杨玉清以闪电般动作冲到第一辆坦克前，用力扔出反坦克手雷。坦克履带炸断了。

杨玉清击毁第二辆坦克。

战士们又击毁一辆敌人坦克。

一个战士用火箭筒打中一辆装甲车。

敌人退却了……

面孔被烟火熏黑、军衣几乎全部被炮火扯碎的杨玉清站在肖克敏面前。

肖克敏：“通信班长！我命令你代理连长，立刻巩固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住！”

杨玉清激昂地：“是！”

肖克敏一把抓住他的肩膀，话语里有无限的爱惜和信任：“玉清……”

杨玉清亲切地：“营长……你放心！”

（化入）

军长严明的会客室里。

严明望着远处，深思着。

他慢慢说道：“他们两个人的鲜血，是流在一起的。可是现

在……”略停一下，他的语调变得沉重了，用手点了一下那份材料，“你们师常委研究上报这份材料的时候，偏偏是老肖持保留态度。”

他凝视着材料，没有再说下去，眼睛在说：为什么呢？

他有些激动地推开材料，在室内踱着。

刘文恒深有同感地说道：“在培养革命接班人这个问题上，他有些想法很不对头。”

严明推开窗，望着远处。

外面是繁华的城市，工厂烟囱林立，马达隆隆，人们愉快又紧张地工作。汽笛长鸣，一列火车奔驰而过……

严明的画外音：“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在一日千里地前进。多少艰巨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呵！”

刘文恒充满感情地望着军长

严明缓慢深沉地说下去：“如果不及时培养出大批革命接班人，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可惜老肖这样的同志，理解得很肤浅！”

他走近刘文恒：“老刘，党的十大刚刚开过。你们在这次演习中，一定要根据十大精神，把这个问题抓好。”

刘文恒站起来：“是。”

严明：“要牢牢记住，选拔培养接班人，一定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而决不能有其它任何标准。”

刘文恒：“我们一定这样做。”

严明思索着说：“肖克敏提出要把孙良提起来当师的副参谋长。你坐下，把孙良的情况详细谈谈。”

五

永久性坑道工事旁。男女民兵跑上跑下参观着，和战士们

愉快地说笑。

大奎对孙良说道：“孙科长，给我们分配任务吧！”

孙良笑道：“怎么能麻烦你们？”

大奎：“什么你们、我们的？师里规定民兵参加打集群坦克演习，先修工事熟悉一下情况嘛！”

孙良考虑着。

大奎：“你说，哪儿进度慢？”

孙良：“现在……就是这 04 团进度慢一点。”

大奎大手一挥：“民兵连干部到我这儿来！”

他带几个人跑开。

孙良追了几步：“哎！等一等！”

黄昏，松树坡村里，肖克敏住的房间。

孙良正向肖克敏汇报，外面人声鼎沸。

孙良：“我说不行，可他们偏要挑灯夜战嘛！”

肖克敏推开门，只见大队民兵和社员拿着工具冲向山坡。他从门后拿起一把镐，走出房门。

人们向山坡急进。

小玲：“大奎，得跟芸姐说一声呀！”

大奎：“哪儿也找不着她。你放心，支援部队修工事，她会百分之百地赞成！”

远处山岗上，杨玉清、郑老山、郑芸及两个参谋，正在兴高采烈地谈着。

杨玉清手捧一块从土里挖出来的石头，说：“这一带山包上都是这种石头？”

郑芸：“对了，前年我们找了好久才找到。”

赵副团长兴匆匆地走来：“团长，刘政委从军里打来了电话，咱们修梯田水渠的建议，上级已经批准了！”

杨玉清兴奋地：“好极了！这样一来，阵地也更加巩固。”

郑芸望着山野里的防御体系，感慨地说道：“这样的阵地是坚如磐石的，敌人坦克集群在攻到前沿阵地之前，就要受到许多层障碍物的阻拦迟滞，遭到许多层爆炸性器材的轰击和十几道反坦克炮火的阻拦射击，民兵打坦克、装甲兵和航空兵的力量还不在于内！”

郑老山：“冲到阵地前的坦克呀，也剩不了几辆啦！”

杨玉清：“就算他们多波次地突破了前沿，又会遇到更厉害的网状阵地和纵深阵地。在敌人的常规炮火和核袭击之后，我们可以依凭这些阵地向他们的坦克集群进行自由攻击！”

郑芸：“这真是一道钢铁的防线哪！”

杨玉清：“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就说过：‘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有了这样的阵地和我们军民高度的军政素质，有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就会组成一道道钢铁的防线！敌人《师、团野战条令》上规定，一个坦克师在二十公里宽的正面上发起进攻，当日任务是攻占对方五十公里至一百公里纵深地区，真是白日做梦！”

赵副团长鄙夷地一笑：“苏修叛徒集团，在吹牛方面素来是有水平的呀！”

人们哈哈大笑。



帐篷外，三连指导员李平、四班长杜杰等，望着大队人马蜂拥面来，甚为诧异。

孙良骑摩托车奔来，与连长鲁强说了几句什么。

鲁强跑过来说：“指导员！松树坡民兵和群众帮助咱们修工事来了！”

李平：“孙科长怎么不拦住大伙？”

鲁强：“他拦不住呵！”他跳上一个高坡，大喊道：“全连带工具，紧急集合！”

杨玉清一行人惊奇地望着远处奔来的人群。

孙良边擦汗边说：“杨团长，群众热情真高，你们就配合一下吧！”

杨玉清焦灼的面孔。

漫山遍野是灯笼火把。人群逼近了。

战士们从四面八方涌出，向前冲去。

越野车开上山道。刘文恒见到这一景象，忙拍一下司机的肩膀：“快！”

杨玉清奔上高岗，大吼一声：“同志们！停下！停——下——”他冲过树丛，跨过塹壕，不顾一切地冲向人群。

小玲：“大奎！杨团长来了！”

正要动工的民兵和社员抬起头来。

六

杨玉清气喘吁吁地跑入人群，说道：“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援，可是这儿工程要调整，不要动工！”

大奎：“我知道，你们是怕多占耕地。”他对大家高声说道，

“社员同志们！咱主力部队来搞演习，是为了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是为了保卫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江山！这是一件大事呵！咱们应不应该让出点耕地？”

群众的吼声震动山谷：“应当让！”“这还有啥说的！”

一老社员激动地说：“打日本鬼子和蒋介石的时候，咱拆门板、扒房子支援军队，这点耕地算什么？”

大奎：“还说什么？干！”

杨玉清连忙上前拦住：“大奎，咱们能不能想个办法，既能修好反坦克工事，又能扩大耕地面积？”

大奎：“什么？扩大耕地面积？”

杨玉清指着山坡：“这一带山坡都是好土，如果都修上梯田，用石头结结实实地垒上两米的断崖，坦克就上不去。宽七米到十米，可以防止坦克来回撞击石壁！这些梯田，就是很好的防坦克工事啊！”

人们兴奋起来。

大奎一巴掌拍在脑门上：“真没想到，还有这么个主意！”

杨玉清打开手中的地图，对大奎、小玲等说：“你们看，这些反坦克沟，往北开一段就是奔牛河上的扬水站，往南开就通六百亩稻田。这沟既是反坦克障碍，又是一条条的大干渠呀！”他又补充一句，“修梯田需要采石场，这问题郑芸同志已经给解决了！”

人们兴高采烈地欢呼着。肖克敏的镐落在地上。

郑芸拿着那张图走了几步，抑制着强烈感情说道：“刚才杨团长他们跟我商量过这件事，他们画了这张图，把哪儿修梯田，哪儿开水渠，用多少劳力，多少时间，扩大多少耕地面积，全都标得一清二楚！为了备战，也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呀！”她已经抑制不住，激动地说下去，“部队一来，就和咱们

一块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请老贫农忆苦思甜，给小学生讲革命故事，带来一股强劲的东风！还帮助咱们修房、砌墙、打井、盖仓库、运粮食、砍柴、烧砖、扎针治病……”

群众热烈地补充着：“推碾子、喂牲口……”“挑水、扫院子更不用说了！”“还帮饲养场砌了个大猪圈！”

郑芸激昂地说下去：“他们坚决不愿意多占耕地，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他们是坚决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的！他们来搞军事演习，也是来支农的，来帮助咱们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促进咱们更好地学大寨，明年会是更大的丰收！可是，咱们不说谢谢……”她激动得几乎说不下去，“不说谢谢，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哪！”

大奎带群众振臂高呼：“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群众和战士喊着互相学习的口号，山野里满是欢腾的声浪。

刘文恒：“社员同志们！部队来到之后，得到大家热情支持，今天夜里的事更使我们感动。这些我不说了，郑芸同志说得对，我们是一家人哪！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创造战场！我们的人民战争，将构成一道道钢铁防线，胆敢入侵的敌人，一定要碰个头破血流！”

第二章

七

震动山谷的爆破，浓烟卷着石块飞满天空。山坡上，部队和民兵、社员一起采石、开渠、建造梯田，到处是欢快景象。

几个业余宣传队的男女队员一面劳动，一面鼓动着。

防坦克、防原子、防化学的永久性工事坑道口旁，团长杨玉

清和战士们一同施工。

三连长鲁强和指导员李平兴匆匆地走过来。鲁强敞着领口，军帽推在脑后，浑身是土。

鲁强兴奋地：“团长！我们把后天的任务都抢出来了！”

杨玉清笑着责备他：“一高兴就这个样子。”他伸手把鲁强的帽沿用力往下一拉，转身望望工地，“各营进度都很快。一定要严格检查质量！”

鲁强扣上领扣说道：“放心吧。我们指导员把关可严得很呢！”

杨玉清望着李平，信任地点点头，又说道：“现在工事质量要求很严，”他顺手从高高的一叠空水泥袋上拿起一个袋子——这袋子上标着 500 号水泥字样，接着说，“一点也马虎不得。”

李平：“我们一律按照规定，使用 500 号水泥。”

杨玉清：“好。”他一按坑沿上的木桩，飞身跳下坑道。

另一处，师吕参谋长从坑道口钻出来，高兴地环视四周。

离他不远的地方坐着孙良。他神色恍惚，目光忧郁，看也不看铺在膝上的地图，只顾吸烟。

吕参谋长：“老孙。”

孙良没有听见。

吕参谋长走近他：“孙科长！”

孙良一跃而起：“参谋长。”

吕参谋长：“我们的战场建设，受到上级表扬了。这是军里的电话记录。”他把一张纸交给孙良，又感叹地说，“你想想，如果全国各地都把反坦克工事和农田水利结合起来，那会是什么局面！”

孙良不自然地笑笑：“杨团长是敢闯……”

中午休息的号声。

吕参谋长：“到咱们这儿来联欢的空军同志要走了，我去送一送。你等一下副师长，一块检查工程质量。”

孙良：“是。”

防坦克炮工事旁，战士们纷纷到坡下帐篷边吃午饭。

空军业余宣传队女队员小金站在坡上，着急地寻找什么人。

河边上，另一个空军业余宣传队女队员小张跑了过来，一面整理着手里的几个空水泥袋。

小金喊道：“小张！快回去吃午饭！”

小张答应着，跑上坡。

小金：“午饭后咱们就回去了，都等你呢。”她看看对方手中的东西，“噢，这是什么？”

小张晃晃手中的水泥袋：“在修扬水站的地方拣的，回去做道具用。”

小金：“哎呀，这是水泥袋子，听说要上交的。”

小张：“那怎么办？送回去来不及了。”她看见防坦克炮工事旁边有一叠空水泥袋，于是说道，“就放在这儿吧，让他们一块上交好了。”

他们两人把五张水泥袋整整齐齐地放在一叠水泥袋上面。

我们看见，原来那一叠水泥袋上标着 500 号，而她们放上去的五个袋子是 150 号。

两个女宣传队员手拉手跑下坡去。

孙良慢慢走上来，在防坦克炮工事旁停下，然后坐在石头上。

他拿出吕参谋长刚才给他的那张电话记录纸，看了一眼，恼怒地把它摔在一边。略停一下，又用手揉搓了塞入衣袋。

他吸着烟，目光茫然若失。

他的耳边响起肖克敏的声音：“……如果一定要提个年轻的，嗯……杨玉清和孙良比较起来，还是孙良能凑合一下，他当科长也有年头了，熟悉司令部机关业务……”

他紧紧蹙起眉头，用力吸一口烟。

忽然，他看见身边水泥袋子上的标号，眼睛一亮，抓过来仔细看。上面标着150号。他急忙又抓过几个看一下，一共五个150号水泥袋。

他猛地站起身。

肖克敏带着质量检查组正向这边走来。

八

坡下小树林子里，停着二辆坦克，几个坦克乘员正和四班战士一起休息。

一个坦克乘员问杜杰：“四班长，你们这个小兵豆子，”他用下巴指一下董柱，“是哪一年的兵？”

杜杰：“你问董柱呵，今年才入伍。”

坦克乘员一拍大腿：“嘿！了不起！上次合练，我们扮演蓝军，他的动作真灵巧，接近坦克象闪电一样！”

性格诙谐的孙宝全笑道：“你说董柱灵巧？哈！他刚当兵的时候，就别提有多笨！”他嘻嘻哈哈地坐在坦克乘员旁边，指手划脚地讲起来，“我们班长给他讲四种子弹的区别，呶，这是穿甲弹，这是燃烧弹，这是曳光弹，这是普通弹，讲了好几遍他也弄不清楚……”

大个子战士魏刚看不过了，打断他：“我说孙宝全，你怎么老提人家那一段？你有完没完？”

孙宝全：“哎，事物的发展总有个过程嘛！董柱，我说的对不

对？”

小战士董柱从来腼腆，经孙宝全当众一“将军”，不好意思地说了一句：“我妈说我从小就笨。”

杨玉清背了一个大挎包和鲁强一起走来：“孙宝全又欺负董柱了？”

众人连忙起身围上来：“团长！”

孙宝全笑道：“团长，你在我们连蹲点，又跟董柱订了官兵互教互学的公约，谁还敢欺负他呀？”

杨玉清笑道：“我看不一定。”他拉着董柱坐下，“你得学会辩论，不然说不过他们。哎——”他发现董柱的袜子脱落下去了，伸手帮他提上，董柱羞红了脸，连忙自己提上另一只。

人们哄笑着，挤挤撞撞地围着团长坐下，有人递过水壶。

“什么知识、本领，都是从实践中来的。”杨玉清喝了一口水，说道，“董柱批判了林彪的‘天才论’，白天黑夜地苦练，现在怎么样？四班长，你说。”

杜杰对坦克乘员们说：“董柱五大技术考核全是优秀，用四〇火箭筒和五种反坦克器材打坦克，命中率在百分之九十七以上，受到咱们师刘政委的表扬！”

坦克乘员赞许地：“真不简单哪！”

孙宝全笑道：“可不能小看这小兵豆子，以后打起仗来，这是一头小老虎啊！”

魏刚顺口说了一句：“就怕到了董柱复员的时候，也捞不上仗打哟！”

鲁强不满地拧起眉毛：“魏刚！”

杨玉清以手势拦住鲁强的话头，问魏刚：“你这么看？”

魏刚：“团长，说心里话，”他指着大片防御体系，“咱们全国到处是这样坚固的防线，敌人能拿出多少坦克来消耗？就是把

能动用的飞机、大炮、坦克全投进来，也会在我们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埋葬掉！他们那些官兵呵，贪生怕死，全依赖乌龟壳——”

杨玉清：“是呵。乌龟壳一翻，他就没办法了。”

魏刚：“对呀！所以我看，敌人想打，但不敢打，除非他们是疯子！”

杨玉清：“可是他们恰恰是疯子！”他的脸色变得严肃了，深思着说，“社会帝国主义的头子，正象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这些疯子一样，一定会发动战争的。他们越是叫喊什么‘缓和’，就越是在加紧准备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些战争贩子不是大喊‘和平’吗？结果喊出来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两个超级大国制造了那么多核武器，而且继续制造，这东西不能吃不能穿，还不是为了进行侵略战争吗？我们一丝一毫也不能麻痹大意，要准备随时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魏刚，你说是这样吗？”

魏刚：“……是这样。”

这时有人喊：“开饭喽！”炊事兵已挑来饭菜。

坦克乘员们和四班战士一起吃饭。一个坦克乘员刚端起一个大蓝花瓷碗，董柱忙上去拿过来，一面客气地说：“对不起，这是我们分给团长的碗。”他把另一个碗递给坦克乘员。

一个坦克乘员羡慕地对杜杰说：“杨团长跟你们班真亲哪！是你们的老班长吗？”

杜杰摇摇头，怀着很深的感情说：“不是，他和哪个班都亲哪！”

孙宝全看见团长放下的大挎包里有许多纸包，他不禁念着上面的字：“植物土、红粘土、黄粘土、砂土……”他抬头看看走来的杨玉清，“团长，你尽是金、木、水、火、土，简直成了工兵指挥员

啦！”

杨玉清接过董柱送过来的大青花瓷碗，笑道：“对付敌人的集群坦克，就得多和地形地物打交道呵！”

杜杰：“团长是在计算工程作业量吧？”

另一个山坡上，刘文恒正和郑芸、大奎等民兵一块吃午饭。

大奎：“怪不得 04 团工程进度这么快，原来杨团长他们早把工程作业量计算好了。”

郑芸：“可那天晚上，你还怕人家进度慢。”

刘文恒：“大奎，你怎么知道 04 团进度慢？”

大奎：“是孙科长说的嘛。他一讲，大伙劲头就来了，抄起家伙就往上奔哪！”

刘文恒点了点头：“唔……”

突然，鲁强急急奔来：“政委！”

刘文恒知道出了事情，忙站起来。

九

三连防坦克炮阵地工事旁，人们围住那叠水泥袋。

肖克敏手拿一个 150 号水泥袋，严厉地质问李平：“李指导员！你给我解释清楚，这五个 150 号水泥袋子是哪儿来的？”

李平焦灼地望着水泥袋，无以对答。

肖克敏紧逼一句：“是用它冒充 500 号水泥修防坦克炮工事吗？”

李平激动地：“副师长！……”

杨玉清走过来，心情沉重的三连战士为他让开路。

肖克敏：“杨团长，你仔细看看吧！”

李平委屈地转向杨玉清：“团长，不知从哪儿飞来这几个150号的水泥袋。”

鲁强挤进来挡在李平面前，激动地说：“今天指导员没参加这里的施工，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肖克敏叫道：“三连长！我们修的是国防工事，在这里掺假要受到严厉处分，甚至于撤职惩办，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此时刘文恒已走入人群，望着水泥袋。

孙良：“现在主要的还不是追究责任，最重要的是工程质量。你们团进度很快，嗯，非常快。可是……靠这种办法来抢进度吗？”

李平激动地上前一步：“孙科长！”

杨玉清：“这问题要调查一下才能下结论。”

孙良平静地：“杨团长，不要怕面子上不好看，工程质量要紧！”

杨玉清：“我们的干部战士，是特别注意工程质量的！”他转向肖克敏，“副师长，是不是指定专人了解一下？”

肖克敏紧紧锁起双眉，一时没有说话。

刘文恒走上前说道：“老肖，咱们先了解一下情况。”

肖克敏：“好吧。”

十

人已散去。这里只剩下杨玉清、鲁强和李平。

鲁强用力往下一拉帽沿，焦躁地：“这水泥袋到底是哪儿来的呢？”

杨玉清思考着说：“150号水泥，都用在一般营建。附近在修什么？”

李平望望远处的奔牛河：“河边修扬水站。”

杨玉清抬头望着扬水站。

刘文恒已经来到扬水站旁了。

一个民兵：“刘政委，我们这几个扬水站都是用150号水泥。”

刘文恒：“空水泥袋子呢？”

民兵：“怕是都上交了。这事由刘小玲负责。”

小玲正好跑来，高兴地叫道：“爸爸！你也有空上我们这儿来？我正要找你呢。”

刘文恒：“小玲，空水泥袋子上交了吗？”

小玲：“我刚背到仓库去。”

刘文恒忙问：“数目对吗？”

小玲：“今儿太忙，又要领钉子、木板，又要运砖，我没来得及点数！”

刘文恒生气地：“你怎么能这样做工作？”

民兵忙上前说道：“刘政委，小玲到我们村落户两年多，劳动、工作样样呱呱叫呵！”

刘文恒叹了一口气，扭头就走。

小玲追上去：“爸爸，我还要给妈妈捎点东西呢。”

刘文恒不耐烦地：“以后再说。”

他大步走去。

杨玉清正走过来。

小玲委屈地：“杨叔叔，你看我爸爸那个态度！”

杨玉清：“他心里有事。”

小玲：“他有事别人就没事？我从水库回来好几天了，总共没和他说上两句半话，见面还朝我发脾气！他总觉得我是他女儿，其实呵，我们现在是军民关系！”

杨玉清笑道：“啊，你这个意见很对，我向他反映。”

小玲高兴了，掏出一包药来：“杨叔叔，什么时候有人回去，帮我把这药捎到家里，治我妈妈的病就得这种药。”

杨玉清接过药惊喜地问道：“这药非常难找，是从哪儿采的？”

小玲：“是老山爷爷带着大奎从西面大山上采的。你也需要它？”

杨玉清：“肖副师长非常需要它。”

小玲：“那就先给他用吧。”

杨玉清：“不，”他一面装起药，“我再另想办法。”

一辆卡车停在村口，空军宣传队的同志们正在上车，吕参谋长和有关负责同志欢送他们。

我们前面见过的那个女宣传队员小金从后面跑来，见孙良从山坡上下来，迟疑一下，上去敬个礼说道：“首长，你是负责那儿的工程吗？”

她一指04团的工地。

孙良：“呵，负一点责。”

小金：“那正好，刚才我们在河边拣了几个水泥袋，放在那儿了，跟您说一下。”

听了这话，孙良的心里涌起了波澜。他还未及说什么，女宣传队员已敬个礼跑开了，急忙上了卡车。

李平匆匆由此经过。

孙良急忙叫住他：“李平！”

李平跑来：“到！”

孙良犹豫着。

李平望着他的神色：“孙科长，什么事？”

孙良：“……没什么事。你们好好施工，思想上不要有压力。”

李平：“你放心。事故一定要查清，工程进度更要抓紧。”

孙良：“好。你去吧。”

李平走开了。

孙良看见空军卡车开走了。他低下头，心事重重地走进村去。

空中传来震人的飞机声音。

“轰5”“轰6”喷气轰炸机和“歼7”战斗机在头顶上飞行。

十 一

坡下有一部电台车，旁边架着对空通话用的伞状天线。

肖克敏手握“乌5”超短波发信机的送话器说：“李师长吗？我是肖克敏。”

空中，“轰5”喷气轰炸机的驾驶舱里，轰炸航空兵某师的李师长亲自驾驶着飞机，说道：“呵，肖副师长！我们又来看地形了，拍摄地貌照片。”

肖克敏：“好嘛！你们盼这次演习，比我们还着急！前线机场情况怎么样？”

空中。李师长说：“风很大哟！不过，我们能够克服！”

刘文恒和杨玉清走近电台车。

肖克敏对空中说：“你们多加小心哪！”

他放下送话器说：“是李师长，他又亲自来了。两天不飞他

就浑身难受！”

刘文恒：“李师长敢飞敢闯，非常精干！”

肖克敏不以为然：“可他是个刚从飞行团长提起来的新干部啊，没指挥过一个师。”

刘文恒：“事实已经证明，他指挥得很好。”

杨玉清：“听说他在研究由中、低空打敌人集群坦克方面，很有成绩。”

肖克敏看了一眼杨玉清，想驳他两句，又没有理由。

一个参谋跑来向刘文恒敬礼：“政委，军里电话找你。”

刘文恒随参谋离开，

郑芸、大奎、刘小玲从村里走来。

肖克敏热情地迎上去。

郑芸兴奋地：“肖副师长，杨团长，咱们部队干起活来跟打仗一样啊，进度真快！”

大奎：“演习快开始了吧？”

肖克敏笑道：“你也着急？”

大奎兴奋万状：“嘿！配合主力大部队进行反集群坦克演习，不要说真干起来，想一想都过瘾！”

肖克敏哈哈笑了：“来，坐一会，这几天你们也累坏了。”

他们坐在坡上，杨玉清忙从电台车里拿出暖壶杯子，给他们倒上水。

肖克敏：“郑芸同志，你——今年二十出头了吧？”

郑芸：“我二十四岁了。”

肖克敏：“呵，好。跟咱们新中国同年哪！调到县里多久了？”

郑芸：“刚满一年。”

肖克敏：“怎么样，工作——有点困难吧？”

郑芸：“很吃力。我政治水平低，又没有经验，要多向老同志

和贫下中农学习。”

肖克敏点点头：“对，要多学习。”

大奎：“首长，你知道吗？她是我们县有名的模范，参加过省里的群英会！”

小玲：“郑芸姐到县里后工作更棒了，在我们公社蹲点——”

郑芸打断她：“小玲！”

小玲还是说下去：“革命、生产抓得都好，贫下中农跟她亲着哪！”

大奎：“可也有那么几个人闭着眼讲怪话，对青年干部左也看不惯，右也看不惯。首长，你说这是不是路线问题？”

肖克敏有些尴尬：“呵，是呵，路线——是个纲嘛！”

十 二

松树坡大队会议室里正召开会议。墙上挂满了各种比例的地图。师党委委员们和作训科长、各兵种科长坐在这里，神色肃穆。

刘文恒说道：“我们的施工任务已经全部完成了，就在这个时候，军里通知我们敌情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开一个师党委紧急会议进行研究，先请肖副师长介绍情况。”

肖克敏站起来说道：“上级通报的情况是这样，”他用竹棍指着地图，“原来准备向我们进攻的敌人‘穿山甲’坦克师，已距我七十公里，由于受到我兄弟部队的沉重打击，后方运输线也被我地方部队和民兵切断，因此这个坦克师不能按原计划向我实施进攻。”

刘文恒插话：“它正在等待援兵，即摩托步兵四三九师。”

肖克敏：“敌‘穿山甲’坦克师正在上新庄、下新庄、云岭一线组织防御。右翼云岭这个团因地形关系距师主力较远，三个残破

了的营成后三角，最右边这个营在青山坡，和团主力相距十五公里。”他放下竹棍，表示情况讲完了。

杨玉清问道：“敌人四三九师什么时候可以到达上、下新庄一线？”

吕参谋长：“我们计算了一下，在我兄弟部队和民兵层层阻击之下，最快也要在三十号到达。”

一个干部：“利用这段时间巩固阵地，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

肖克敏赞同地点点头。

又一干部：“上级给我们出这个情况，恐怕不是这个意思。”

肖克敏：“不要去猜测上级意图！”

刘文恒：“这是对的。我们要按实际情况办事。大家有什么意见？”

人们认真思考着，有的低声交换意见，有的去看地图。

吕参谋长：“我们可不可以……派出一部分兵力，”他快步走向地图指着，“来一个七十公里奔袭，出其不意地搞掉青山坡那个营？”

孙良：“拿什么兵力？”

吕参谋长下狠心：“拿上一个加强团去！”

孙良紧逼一句：“放弃既设阵地？”

吕参谋长：“我们师正处于机动位置，可以拉出去奔袭。”

肖克敏冷冷一笑：“老吕呀，你真有青年干部的气魄！问题是明摆着的，一个团去奔袭，会受到敌人夹击，处境是危险的！”

孙良附和着肖克敏，用讥讽的口吻说：“不要忘了，敌人是坦克部队呀。”

杨玉清欲言又止。刘文恒一直在看他，这时说道：“杨团长的意见呢？”

杨玉清：“抽一个加强团去攻击青山坡，是不太合适……应该把一个师……”

刘文恒注视着他。

全体干部把脸转向他，静静地等待着。

杨玉清站起身来坚定地说：“我们把整个师拉上去，消灭云岭青山坡那一个团敌军，剪掉敌人‘穿山甲’师的右翼！”

这句话象是一颗响雷，使人感到惊心动魄。

刘文恒与吕参谋长交换着欣喜又有些意外的目光。

吕参谋长轻声说：“好！是个大胆的方案！”

干部们激动起来，不少人表示赞许。

肖克敏怀有强烈的不满情绪问道：“杨团长！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们到云岭青山坡去搞演习，把师防御改为师进攻？”

杨玉清斩钉截铁：“是的！”

孙良：“这演习换地方，那么简单？”

杨玉清：“我们现在讲的是实战！”

孙良：“从实战上讲，我们应该依托坚固的反坦克阵地来作战！”

杨玉清的目光直逼孙良：“孙科长，你是说我们不能进攻？我们步兵不能和敌人集群坦克打运动战？是这个意思吗？”

孙良避开他的目光：“依托阵地更有把握。”

杨玉清：“这固然好。我们必须在全国各地构筑这种阵地，利用各种地形对入侵之敌进行抗击，寸土必争。但是在有利的条件下和适当的时机中，则应该断然攻击！毛主席说：‘进攻是消灭敌人的唯一手段，也是保存自己的主要手段’。在未来的战争中，不管武器装备有什么变化，这条原则是永远颠扑不破的！”略停一下，他又满怀激情地说下去，“毛主席还再三告诉我们，要进行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在战略防御中决不能放弃战役战术

上的进攻！在过去战争年代，林彪一类骗子的消极防御思想给我们造成的损失还小吗？”

刘文恒站起身来说道：“我向党委建议，立即把上级通报的情况传达给全师指战员进行讨论，结合这个具体问题深入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批判林彪的所谓战术原则！”

十 三

肖克敏气冲冲地走进自己的房间，孙良手拿文件夹跟了进来。

“真是岂有此理！”肖克敏把大衣甩在床上，气咻咻地点上一支烟。

孙良掩上房门说道：“副师长，杨团长坚持要把部队拉到云岭一线去搞演习，恐怕……是另有考虑。”

肖克敏不解：“什么？”

孙良：“他们团工程质量出了问题，这一走……就可以马虎过去了。”

肖克敏：“不会。他这个人光明磊落，不干这种事。问题在于这么大的部队一拉走，时间又这么仓促……不行！他的骄傲情绪越来越严重了！”

孙良思索着说：“是不是有什么风吹到他耳朵里去了？他认为自己很快要到师里来工作……”

肖克敏不满地看了孙良一眼：“你在背后怎么总讲这些话？这不好。”

孙良停一下，他从文件夹里取出一份材料：“这份调整防御体系的总结，军里马上就要。”

肖克敏：“我和刘政委、吕参谋长都看过了，今晚就送去吧。”

孙良：“我想亲自送去，顺便把04团工程质量问题作个口头

汇报，军里很重视这件事。”

肖克敏：“好。你再请示一下刘政委。”

孙良：“是。”

外面已经落雨了。孙良走出院子，坐上吉普车，对司机说：“进城，到军部。快！”

汽车冒雨开出村子。

刘文恒匆匆走进肖克敏的房间，抖落军帽上的雨珠，说道：“老肖！04团那个事有点眉目了。”

肖克敏：“噢？”

刘文恒坐在他对面桌前说：“我们查了一下，仓库里少收了扬水站五张水泥袋，是150号的。正在继续了解。刚才军长打电话来，让我去汇报我们党委会的情况，我把这件事简单讲了一下。”

肖克敏垂下眼皮。

刘文恒：“你对孙良的话，要多加分析呀！”他忽然问道，“刚才我看见他坐车出村，干什么去了？”

警卫员送进晚饭来，又退出去。

肖克敏：“他没有去找你？”

刘文恒：“没有。”

肖克敏：“他去军里送材料，并且顺便汇报04团那个事故，我让他去请示你。”

刘文恒站起身：“我到军里去。”

肖克敏：“天黑了，吃了晚饭再去吧。”

刘文恒已经走出门去了。

天色很暗，风雨呼啸着。

刘文恒坐的吉普车在公路上奔驰。

离城很近了，车子出了毛病，司机忙下来修理。

刘文恒焦急地看表。

他走下车，与司机讲了句什么，便大步向军部走去。他没有穿雨衣，警卫员撑开伞递给他。

刘文恒接过伞为警卫员挡雨。

他们踏着泥浆前进。

十 四

军长办公室。

孙良正向严明汇报情况。

严明：“如果真的用 150 号水泥冒充 500 号水泥，问题是十分严重的。”

孙良：“所以肖副师长和同志们都很生气。当然，杨团长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工程质量——”

严明：“这个问题，你们师刘政委已经打电话来简单讲了。”

孙良望着军长：“啊……”

严明：“你来之前见到刘政委没有？”

孙良：“他下团了，一时找不到。肖副师长说这是件大事，让我马上向军首长汇报，责任问题明确了之后再由师党委写正式报告。”

严明点点头：“噢。”

刘文恒浑身被雨水淋透，裤腿上和鞋子上都是泥浆。他穿

过走廊，推开车长的房门。

严明惊异地抬起头：“老刘？”他忙走上前去：“哎哟！浑身都是泥水！快脱了！”他上去帮他解衣服，一面喊警卫员，“小李，拿我的衣服来！”

刘文恒顾不得这些，直视着孙良，问道：“你向军首长汇报完了？”

孙良尴尬地说：“肖副师长让我马上来，找你半天没有找到。”

刘文恒转过身来说道：“军长……”他这才发现，军长一直注视着自己。

“你来得正好，给你宣布一个命令。”严明接着说：“免除杨玉清同志 04 团团长的职务，由赵副团长代理。限今天夜里把工作交待完毕，在原地待命。我明天到你们师里去。”

孙良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专注地听着。

刘文恒猛然一震，欲言又止。

孙良考虑到自己该回避了，便轻声说：“首长们谈工作，我先回去了。”他敬了个礼，走了。

刘文恒急切地说：“这个命令——”

严明看他一眼，没有理会他，却戴上老花镜，翻着一个很厚的由各种纸合订起来的笔记本，一面亲切地抚摸着它。

这时，严明的警卫员要推开门进来，刘文恒却回手关严了门，把警卫员关在外面，他望着军长说道：“为什么免除玉清的职务？”

严明：“这是上级的决定。”

刘文恒：“是要调他走，还是……”

严明：“你先坐下。”

刘文恒并不坐下：“关于那个所谓事故……我在电话里已经

对你简单讲过了，现在详细汇报一下——”

严明的笑容里又出现了那种善意的讽刺：“你急急忙忙地在大雨里赶几十里路，就为这件事吗？”

刘文恒察觉到军长的意思，于是说道：“我是按照你的指示，来汇报今天师党委会讨论作战方案情况的。”

严明：“我们并没有让你急着来呀，”他温和地笑着，把一杯茶推到刘文恒跟前，“你是为杨玉清来的。我猜着了没有？”

刘文恒被说中了心事，不好意思地笑笑，坐下喝了一口水。

严明的警卫员送衣服来，又退出去。刘文恒接过衣服，但并没有换，注视着军长。

此刻，军长严明沉默着。不知是因为受了刘文恒激情的感染，还是想到了什么事情，他心情很不平静。他的手似乎是下意识地动了动桌上那一迭旧笔记本。

他慢慢说道：“这些笔记本……你该认得。”

刘文恒看看笔记本，翻了一下，抬头望着军长，轻声说道：“这是咱们老政委的遗物……”

严明抑制着感情说道：“在朝鲜战场上，老政委在我身边壮烈牺牲了。闭上眼睛之前，他从挎包里拿出这个笔记本送给我……”

他在室内踱着，心里有一股热流在翻滚。

刘文恒轻轻抚摸着笔记本。

严明：“在这里面，他记录了每次战斗的经验教训，写下了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体会，过去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在这里有许多真实的反映。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学习……”

他停住脚步，望着刘文恒：“听到你们师党委讨论作战方案的情况，我就把它拿出来了。现在，我想把它送给杨玉清。”

刘文恒直望着严明。

严明：“你给他带去吧，作个纪念。”

刘文恒再也忍不住了，他站起身激动地问道：“怎么，他要调走吗？”

看着刘文恒的神态，严明的脸色严肃了。

刘文恒还想再说几句，但看见军长的表情，不敢再讲了。他慢慢坐下。

严明把锐利的目光射向刘文恒，忽然说道：“老刘，你对干部工作变动这个问题是怎么理解的？”

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使刘文恒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严明并不要求他回答，而是在展示着自己的思想：“党的组织路线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看待干部工作变动，要从这个高度出发。过多地考虑个人关系、个人感情是不对的。”

首长的这番话，使刘文恒的思想受了很大震动。他显然有些不安了。

然而严明毫不客气，直截了当地说下去：“你熟悉杨玉清，很器重他，——我们大家都是这样。但是……你有必要这样冲动吗？”

刘文恒轻声说：“军长……”

严明：“一个党员干部，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杨玉清应该这样，你我都应该这样。一切服从党的需要。”

刘文恒：“你批评得对……”

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对于这样一个老同志，也无须多讲了，他已诚心诚意地接受了批评。

严明注视着刘文恒，目光变得温和了。他微笑着轻轻叹了一口气：“你呀……”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张纸……

第三章

十五

松树坡村，肖克敏的房间里，孙良刚刚向肖克敏传达了军首长的话。

“我不明白！”肖克敏大声叫道，“为什么免除他的职务？”

孙良：“我也觉得意外！杨团长——”

肖克敏：“他有毛病，主要是有些骄傲自满，可他是个心怀坦荡的好干部！”

孙良心里也有一个疑团：“会不会是……调动一下工作？”

肖克敏披上衣服往外走：“我去给军长打个电话！”

孙良忙上去拦住：“刘政委正在军里，一会儿就回来了，再说，军长明天就到这儿来。”

肖克敏迟疑一下，坐在床上。

孙良：“应该让杨团长马上向赵副团长交待工作。”

肖克敏不语。

孙良紧逼一句：“副师长，这是命令啊！”

肖克敏冒火了：“你急什么？等政委回来再说！”

营房外面的土坡上。

雨早就停了，夜空闪着几点星辰，灰色的云朵里游出一弯明月。

李平正在辅导董柱练习射击技术，他的左手上缠了绷带，为了使自己托枪平稳，董柱以跪射姿势，单腿跪在地上，在左手上托了四块砖头。

鲁强急匆匆跑来：“指导员！”

他把李平拉到一边，紧张地压低声音：“团长……免职了，正向赵副团长交待工作……”

李平大吃一惊：“什么？”

鲁强：“听孙科长的意思，好象是因为那个事故。”

李平望着鲁强，一时说不出话来。他的内心深处卷起猛烈的风暴。

“哗啦”一声，董柱手上的砖落在地上——他已经听见了连长的话。

李平用强力压下了感情，走近董柱。

董柱激动万分地仰起脸望着李平，声音变得瘖哑：“指导员……”

李平：“你继续练习！”

董柱低下头去。

李平按住他的肩头：“团长是怎么要求我们的，你忘了吗？”

董柱冷静一下，重新把四块砖托在左手上。他的手颤抖着。

李平捏住他的手，又拿起第五块砖放在上面。

他站起身，与鲁强快步离去。

董柱的眼里闪出晶莹的亮光。旋即，他狠狠捏一下发抖的左手，又拿起第六块砖放在上面。

他的手稳稳地托着六块砖……

团部房间里，杨玉清正向赵副团长交待工作。桌上摆着许多文件。

赵副团长一把推开文件，激动地说：“团长！”

杨玉清严肃地：“老赵！”

赵副团长在室内大步走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偏偏在这个时候！”

门开了，鲁强和李平闯了进来，在杨玉清面前立正站住。

杨玉清：“你们来干什么？”

李平难过地：“团长……”

杨玉清：“你们是连队首长，怎么能有这种情绪？革命工作需要我们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战斗岗位。你们不是经常带着战士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一切行动听指挥’这句话，难道忘了吗？”

李平抬起头来，激动地望着团长。

十 六

月光下，杨玉清习惯地巡视军营，李平与他并肩走着。

山风很大。冰冷的气流夹杂着残叶，不停地扑打他们的脸面，扑打一座一座的军用帐篷。

他们悄悄走进一个班的帐篷。

疲倦的战士们沉沉地睡着。

杨玉清把一个战士伸出的手臂轻轻放进被子里去，把他的鞋子摆正。李平为另一个战士掩好被角。

一个战士爬伏睡着，手放在一本翻开着的《红旗》杂志上，看来熄灯前他还在学习。

杨玉清小心地拿过杂志，看了看，放在桌上。

他怀着无限亲切的感情看着战士。

李平却一直望着团长。他明白，这是团长最后一次巡视了。

他们两个人在月光下慢慢走着。

杨玉清小声说：“这儿和咱们的驻地不同，正是山口，风很大，部队也疲倦。要多关心战士，特别是南方来的新战士。”

李平：“是……”

杨玉清爱惜地看着李平瘦削下来的面庞说：“你自己也要多注意。你已经瘦了一圈。”他忽然看见李平的左手上缠了绷带：“手怎么了？”

李平下意识地把手藏到背后。

杨玉清拉过他的手来，见它肿得很大，连手腕也肿了，绷带上渗出血来。他心疼地问道：“是施工时砸坏的吧？”

李平抽回手：“团长，没什么。”

杨玉清：“明天不要下坑道了！”

李平急切地说：“不！团长，现在任务这么紧，大家都在拼命工作，我们连长几夜没睡了！……对我来说，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好好锻炼……”

杨玉清亲切地望着他，微微点点头说：“对，作为一个新干部，就更要严格要求自己，在斗争中好好地摔打锻炼。”停了一下，他又说道，“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和国内外阶级敌人，都在咒骂诽谤咱们的新生事物。革命队伍里的一部分同志，对这个问题也有错误认识。围绕着老、中、青三结合的干部路线问题，斗争很激烈呀！所以，我们的青年干部严格律己，在革命斗争中茁壮地成长起来，就不单是个人进步问题，而是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事呀！”

李平心潮起伏：“团长……”

十 七

团部作战室里只有杨玉清一个人。他站在推开了的窗前，望着星辰和灯火相接的远方。

停了一会，他走近沙盘，深深思索着。

门忽然开了，孙良提了一个大纸包走进屋里，把纸包放到桌上，柔声说道：“怎么，还没休息？”

杨玉清回过头来：“哦，孙科长。”

孙良亲热地说道：“我知道你睡不着，给你送点夜宵。肖副师长让我跟你说一下，他一会来跟你聊聊。”他打开纸包，里面是点心和腊肠之类，“来吃点吧，我刚从城里带来的。”

杨玉清：“我不饿。”

“呵，我理解。”孙良忙说，“不过，何必呢，你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会经得住。但一定要总结教训。”

杨玉清诧异地望着他。

孙良：“这些话，我本来是不想说的，可是你遇到当前这种处境，我们又是同年入伍的战友，应该对你负责。”他点燃一支香烟，斟酌着词句，“我知道，你有自己的理想抱负，这很自然，每个人都应当这样。只是你锋芒太露，尤其不注意搞好和领导的关系，比如对肖副师长这样的老同志，你就顶撞得太多。人与人的关系是互相制约的，领导认为你骄傲自满，不支持你，你的理想啊，抱负啊，怎么能实现呢？当然，有的领导也有缺点，但你何必那么认真？不能因小失大嘛。”

杨玉清：“孙科长，我觉得你今天讲的虽然含蓄，但却是心里话。”

孙良：“我是披肝沥胆！”

杨玉清：“可怕的也正在这里。”

孙良受了震动：“什么？”

杨玉清：“你说不能因小失大，什么是小，什么是大？对共产党人来说，个人的得失、名利、地位，是最渺小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才是大事！你说要有理想抱负，对这个问题各个阶级有不同看法。无产阶级认为，共产主义才是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我们的革命前辈流血牺牲奋斗了几十年，继承他们的事业才应该是我们终生的抱负。只有那些

资产阶级分子，那些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人——”

孙良恼怒地打断他：“我不想和你讨论世界观，我讲的是处理事物的方法问题！”

杨玉清：“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伦理学也是一个东西。”

孙良：“今天我也不打算跟你讲哲学！”

杨玉清：“你刚才讲的正是哲学问题。你说人与人的关系是什么互相制约，领导不支持就实现不了个人理想，所以领导有错误也不能批评。这不正是孔孟的中庸之道吗？如果这样做，共产党员的党性到哪里去了？抽象的人与人的关系是没有的，它必然受阶级性的制约。我们对领导同志要尊重，但是有了错误就应当进行批评斗争，一切以是否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为准绳。把人与人的关系看成互相利用的关系，看成商品交换的关系，这种人必然会搞宗派、拉山头。为什么有的人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为什么林彪的反党言论会在少数干部中找到市场？就是因为有些同志私心太重，自己有资产阶级思想或者分辨不清！老孙，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提醒你，你考虑个人的东西太多了，这是很危险的！”

孙良满脸怒气地站起来，正想说什么，肖克敏走进房间。

孙良勉强地推下笑容：“杨团长正在考虑他那个作战方案。”

肖克敏：“还考虑什么方案，算啦！咱们谈谈心。”

他坐在椅子上。孙良退出房门。杨玉清坐在桌子另一端。

肖克敏看了那包食物一眼，用指头点着：“吃一点吧？”

杨玉清微笑着摇摇头。

肖克敏：“不要考虑过多！革命军人嘛，坚决服从命令！”略停一下，又说道，“工作问题你尽可以放心，我相信上级很快会有安排的。”

杨玉清：“无论党安排什么工作，我都要努力完成任务。”

肖克敏点点头：“这我相信。……说心里话，我是舍不得你走的，同志们对你也很有感情……不过，不能骄傲！”

杨玉清诚恳地：“我一定百倍警惕这个问题。”

肖克敏：“无论到什么岗位都要好好学习，不断前进……我要对你说的话，很多呀！”

杨玉清的话语里充满炽热的感情：“副师长，我要对你说的话，也非常多呵！”

肖克敏：“反正今天夜里咱们都睡不着，扯一扯吧。”他点燃一支烟，“嗯，给我提点意见。”

杨玉清考虑着。

肖克敏：“咱们工作上有些矛盾，把意见摆出来嘛。”

杨玉清：“好吧。刚才你讲到学习问题，这非常重要。可是，副师长，这几年你对学习重视很不够。”

肖克敏向空中喷了一口烟：“是呵。主、客观原因都有。”他信手翻一下桌上的《列宁选集》，“这算一条。还有什么？”

杨玉清：“这一条我还没有讲完……”

肖克敏：“刘政委已经帮我订了学习计划。”

杨玉清：“副师长，你每年都订计划，但都没有认真执行。”

肖克敏叹了一口气：“工作太忙，记忆力也不如从前啦！”

杨玉清：“不，是继续革命的精神不如从前了！”

这话尖利地刺激了肖克敏。他用力拧熄烟，在室内踱着。

杨玉清推心置腹：“你是我的老首长，这些话不能不说。你落后了……过去你立过战功，有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这是很可贵的……”

肖克敏：“干了这么多年革命，总还懂得一点什么。”

杨玉清：“但是不能背包袱啊！”他指着被肖克敏翻开的《列



宁选集》说，“你看，列宁在这里说：‘最有害的，就是自以为我们总还懂得一点什么……’他紧接着说，‘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毛主席最近又教导我们说：‘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这些语重心长的话，我们不能忘记啊！”

肖克敏激动不安地踱了几步，走到桌前坐下，手支额头。

这时，刘文恒手拿军长给他带回的笔记本，轻轻走进来，站在门边，谈话的人没有注意到他。

肖克敏翻着《列宁选集》……

十 八

山上。已经是星隐月归的清晨了。

一只手在翻着笔记本。

这是杨玉清。

刘文恒在不远的地方站着，望着山野。

坡上是一片美丽的枫林，间或生着几株挺拔的松树。

由于下了一场大雨，山上挂下来一带白亮的瀑布，在晨曦中明净耀眼，水花飞溅着。

杨玉清坐在石头上，全神贯注地看着军长送给他的那个厚笔记本，水花飞到他身上也无所察觉。

他慢慢抬起头来，眼里熠熠闪光，内心深处雷鸣电闪。

他翻着本子。

叠印：八路军向日寇猛攻。

解放军和国民党匪军白刃格斗。

严明指挥部队围歼敌军。

刘文恒和肖克敏并肩率领部队突击……

杨玉清猛地合上笔记本，站起身来走近刘文恒，激动地说道：“政委，这里记录得非常详细，我们部队得到那么多的胜利，都是按着毛主席军事思想打的！”

刘文恒：“这光荣传统，要世代地传下去，发扬光大。”

杨玉清：“我决不会辜负革命前辈的期望。”停了一下他又说：“眼前这样的进攻作战，过去也打过！”

刘文恒：“是呵，可惜肖副师长忘记了……”

他们向山上走着。

刘文恒：“不过，肖副师长也有他一定的道理。他提出敌人从葫芦口增援问题，值得重视。”

杨玉清：“应该去详细研究一下地形。”

刘文恒：“对。”

他望着周围的景色，走近一株松树。

他们站在松树下，望着五彩缤纷的景色。

第四章

十九

师司令部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军长严明也在座。由于是清晨，军首长又突然来到，所以干部们的神色都有一些紧张。

刘文恒：“同志们！现在我们开一个师党委扩大会。军首长天还没亮就赶到这里来，可见事情是很重要的。请军长讲话。”

严明站起来说道：“这次召集你们开会，就是要宣布一个军区转来的命令。”他拿出给刘文恒看过的那张纸说道，“奉中央军委命令，任命杨玉清同志为本军的副军长。”

会场里异常肃穆。

刘文恒用喜悦的目光望着干部们。

肖克敏怀疑自己听错了，两眼发直。

猛然间，会场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刘文恒带头站起来鼓掌。全体紧接着站起来鼓掌，不少人把目光转向杨玉清。

大感意外的杨玉清一时无所措手足。

赵副团长用力鼓掌。他忽然冲过去，紧紧握住杨玉清的手。吕参谋长和另一个干部也过去热烈握手。

孙良也在鼓掌，但他下意识地往别人后面移了一步，免得与杨玉清的目光相遇。

人们终于安静地坐归原位。

严明走近杨玉清。

杨玉清立即站起身。

严明：“杨玉清同志，由于演习过程中时间非常紧迫，所以限你昨天夜里把原工作交待完毕。”

刘文恒：“已经交待清楚了。”

严明：“好，宣布命令后你就已经到任。军党委委托我和你谈话。”

杨玉清轻轻答道：“是。”

严明伸出两只手，用力握住杨玉清的手，微微摇撼着，久久不放……

他们的手放开，已经是在师党委办公室的房间里。

严明：“坐吧。外面又下雨了。”

他走去关窗。

杨玉清坐在椅子上，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

严明：“怎么样，宣布了命令，有什么想法？”

杨玉清：“我实在没有想到，我的经验、能力、思想水平……”

严明坐到杨玉清的对面，慢慢说道：“谁也不是天生就会做领导工作。咱们军党委常委的平均年龄是五十六岁，很需要你这样的青年干部补充进来呀！”

杨玉清低头听着，略显局促地握着手指。

严明继续说道：“老、中、青三结合的组织原则在我们新党章里规定下来，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列宁说过，‘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很长的，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奋斗。一批一批的新生力量涌上各级领导岗位，正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召唤。所以……”他深思着说，“毛主席向我们提出这个接班人问题，是想得很远的，考虑到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千秋万代……”

外面起风了。雨越下越大。几道闪电照亮了窗棂，远处的雷声传进房间。

严明在室内慢慢踱着：“要努力学习老同志的经验和各种长处。新老干部之间，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略停一下，他又说道，“当然，也可能有少数同志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不深，对你不服气……”

他停住脚步，问道：“肖克敏同志近来的思想状况怎样？”

杨玉清：“肖副师长是我的老首长了，他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学习，……”

严明：“你很尊重他，但这远远不够。”

他坐到杨玉清旁边的椅子上。杨玉清转向他。

严明：“你了解他的缺点，要严格要求他，不能有任何顾虑。

现在不是你们之间的事情，而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

杨玉清：“是……”

严明含有深意地说道：“你先不要到军里去，就留在这里。”

杨玉清凝神倾听。

严明再强调一下：“你代表军党委参加这次演习的指挥工作，对刘文恒、肖克敏同志和师党委进行具体指导。”

杨玉清从严明脸上移开目光。在这一刹那间，一丝不易察觉的不安情绪在他明亮的眼睛里掠过，但立即消失了。

他的目光停留在桌上肖克敏那架望远镜上，情不自禁地抚摸它一下。俄顷，他站起身来坚定地说道：“我坚决服从命令。”

严明也站起身，内心的感情热流被关闭许久，此时夺门欲出。他低声说道：“玉清，上级和军党委相信你……”

二 十

外面风雨交加。

穿着雨衣的杨玉清走进一所院子，推开肖克敏的房门。

屋子里烟气腾腾，肖克敏不在，只有孙良一个人坐在桌前吸烟。烟灰缸里外积了许多烟蒂，表明他长时间地苦苦思考问题。

发现杨玉清进来，孙良连忙站起身，带着尴尬的笑容说道：“杨副军长……”

杨玉清：“肖副师长呢？”

孙良：“他下团去了。”

杨玉清看了一眼烟蒂，正要走，孙良便说道：“我正在考虑你昨天跟我谈的那些话，当时有些接受不了……”

杨玉清：“我了解情况不多，那些意见只供你参考。”

孙良：“不，那些话对我很有震动，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东西

要好好挖一挖，以后和你好好谈谈。”

杨玉清：“好。”

孙良：“副军长，你可要下点工夫作一作肖副师长的工作。他这个人学习很差，倚老卖老，对你这次工作变动，恐怕……唉，我也要好好劝劝他。”

杨玉清诚恳地：“孙科长，你说要挖自己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东西，这要下决心。这东西很顽固呵！我建议你再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的指示认真学习一下，用来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

孙良：“我一定认真学习。”

杨玉清：“咱们抽空再谈。”他走出门去。

孙良目送他出门，眼里闪着不可捉摸的光……

04 团营地。哗哗的大雨中，战士们穿着雨衣，检查着车辆器材的防雨设备。一个没穿雨衣的人和大伙一块忙着，把一个沉重的木箱扛进帐篷。这人是肖克敏。

刘文恒赶来叫道：“老肖！老肖！”他一把拉住肖克敏，把雨衣给他披上，“我到处找你，怎么到这儿来了？雨衣也不穿！”

肖克敏：“让水冲一冲，浑身痛快！”说罢扭头就走。

刘文恒：“到哪儿去？”

肖克敏：“去工兵营！”

“那儿用不着你！”刘文恒拉住肖克敏，“你为什么躲着我？”

“有什么可谈的？”肖克敏不耐烦地说，“你那几句话我同意，中央军委的命令我坚决服从！”说完挣脱开又走。

雷声炸裂，一阵瓢泼大雨迎面而来。肖克敏退缩了一下，刘文恒把他推进一间屋子。

两个战士连忙送来衣服：“首长，换换衣服吧。”

肖克敏：“用不着！”

战士惊愕地互相看了看，退了出去。

刘文恒：“老肖，你冷静点。”他透了一口气，“咱们从来无话不谈。说心里话——”

“说心里话：拥护！”肖克敏打断他，“我早就说过，可以把他提到师里当副参谋长，当个参谋长也未尝不可！可是……”

“可是什么？”刘文恒激烈地说，“把青年干部提起来当你的下级可以，当你的上级就不行？”

肖克敏：“我没那么说！”

刘文恒：“可你是那么想的！”

肖克敏话塞。他从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烟早被雨水淋坏。他揉搓一下，扔到一边。

刘文恒心潮起伏，尽量抑制地说道：“老肖，说实在的，我对玉清是熟悉的，同志间的感情很深。军长批评了我，不能过多地考虑这个问题，要首先想到路线。从这点出发，我更认为上级的决定非常正确！咱们跟玉清在一起工作十几年了，用毛主席提出的革命接班人五条标准来衡量，从哪方面说不应该把他提到重要岗位上工作？培养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项战略措施！”

肖克敏：“这些我都了解！”

刘文恒：“不！你了解得很不够！”

肖克敏：“你要我怎么办？”

刘文恒：“首先，你要主动找他谈谈。”

肖克敏：“演习太忙，我没有工夫！”

刘文恒：“过两天也可以。”

肖克敏一惊：“什么？他留在师里？”

刘文恒：“军党委决定，杨副军长代表军党委参加我们师的指挥工作，你我要受他直接领导！”

肖克敏猛然站起：“这！打电话叫师长回来，这个演习我指挥不了！”

刘文恒大怒：“你怎么能这么做！”

肖克敏不顾阻拦，伸手拿起电话耳机：“总机！给我接军区！”

一只手有力地按在电话机上。

肖克敏抬起头，惊住了。

杨玉清站在面前。

杨玉清显然在强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平静地说道：“副师长！这个电话你不能打！”

“咣啷”一声，肖克敏把耳机扔在桌上。

杨玉清看到肖克敏周身淋湿，把耳机放上电话机叉簧，说道：“先换换衣服吧，不要感冒。”他甩开雨衣，脱下自己的棉衣。

肖克敏走出房门。

刘文恒：“老肖！”

杨玉清拿着棉衣追出：“副师长——”

肖克敏已经消失在风雨中。

杨玉清抱着棉衣站在门口，异常激动。雨水敲打他的军帽，顺着他的脸腮流下来。

刘文恒深深叹了一口气，把雨衣披在杨玉清的肩上。

二十一

刘文恒和杨玉清慢慢走向山坡。他们两个人都有许多话要说，一时却无从讲起。

雨已经小了，山风却呼啸着，把杨玉清身上的雨衣高高掀起，刷刷作响。

刘文恒打破了沉默：“老肖是个直筒子脾气，心里有什么就

说什么。你不要难过。”他虽然这样安慰杨玉清，自己的心情却异常沉重。

杨玉清在一株松树前停住，深沉地说：“政委，我能经得住。我……是为肖副师长难过啊……”

刘文恒：“老肖的思想不对头啊！”

杨玉清：“是呵……决不能让他再发展下去，要把他拉回来！”

他望着远处。

远处是大片的松林，松涛起伏着。

山风把身边的松枝吹到杨玉清的胸前。

杨玉清下意识地接住松枝，轻轻抚摸针叶。

刘文恒：“你今后的工作，会遇到很多困难。”

杨玉清：“我明白……”

杨玉清向前走了几步，望着天空飞卷的乌云。

他轻声说道：“这一带风很大，雨也真多呀。”

刘文恒走到他身边，深有感触：“每经过一场风雨，这山河，这满山遍野的松林，就变得更加雄伟壮丽……”

他的眼睛里，忽然闪出一丝炽热的感情。

他又深情地说道：“我小时候给地主家放羊，常常在松林里休息，对于松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他满怀激情地望着松林。

山风把乌云推出裂罅，几缕金亮的阳光射向松林，染上绚丽夺目的颜色。满山满谷的松涛滚滚翻动，放声呼啸，声震四野，气象万千。

（优美渐转刚劲的音乐）

画外刘文恒的声音：“它受到阳光的哺育，大地的滋养，不怕风云雷电，雨雪冰霜。它在和大自然的严酷斗争中成长起来，那

样坚实挺拔，冬夏常青……”

杨玉清激动地望着松涛。

此刻，刘文恒的心潮如松涛一般奔涌。他感慨地说道：“你看那无边无际的松涛，多么象汹涌澎湃的大海！真可惜我不会写诗，心里的感情抒发不出来……”

杨玉清百感交集：“政委……”

歌声——

松涛滚滚如海洋，
浪峰千尺豪气壮。
阳光哺育，
大地滋养，
迎着风云雷电，
迎着雨雪冰霜，
千株万株茁壮成长！

刘文恒和杨玉清并肩站在山岗上，放目远眺。

在他们面前，山风劲吹，铅云疾走，松涛咆哮，空旷的大自然里充满雄壮威武的喧嚣声。

歌声——

大海啊，波涛涌，
后浪层层挡前浪。
一代新人，
继往开来，
继承前辈业绩，
肩负时代期望，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二十二

杨玉清在营地上走着。

一个小战士从后面赶上来：“团长！”

杨玉清：“董柱！”

董柱高兴地凑近团长说：“指导员告诉我们，那水泥的事儿查清楚了！你不离开我们了吧？”

杨玉清笑道：“我怎么能离开你们呢？”

董柱禁不住叫道：“哎呀！这可好了！”

他拉着杨玉清的手，连蹦带跳地向班里走。

他们走进四班的帐篷，班长杜杰正在班里自己制作的简易沙盘前研究地形。

董柱两步跳到杜杰身边，低声说道：“班长，那个免职命令撤销啦！”

杜杰兴奋地跳起来：“团长！”

杨玉清走近沙盘问道：“师里那两种方案讨论了吗？”

杜杰：“讨论好几次了，全连都坚决拥护进攻方案，这体现了毛主席的积极防御思想！”

董柱：“班长你等会再说，团长还没吃饭哪！”

杨玉清笑道：“还剩点东西没有？”

董柱：“全给你留着哩！”他忙着去取饭菜。

他把大蓝花瓷碗和一碗菜推到团长跟前，高兴地跑了出去。

杨玉清拿出一卷纸给杜杰：“小杜，你的发言稿我看过了，把林彪反对打运动战歼灭战的反动思想批得很透。我再给你补充一点材料。”他又拿出一张纸，“你看，林彪刚刚窃取了主持军委

工作的权力之后，就叫喊说：‘没有什么运动战，就是阵地战，就是死守。’”

杜杰愤恨地：“这个叛徒！公开和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

欢腾的人群冲进帐篷。魏刚、孙宝全、董柱和许多战士围了过来，和杨玉清快乐地说笑着。

突然，李平和鲁强闯进来，在杨玉清面前站住，敬礼。

李平激动得声音发颤：“副军长！”

他说不下去了，全体战士也惊住了。

鲁强接过来：“副军长！团首长们正在各营参加会，听说你来了都急着往回赶！”

杨玉清：“我去团部迎他们。”他转向战士们，“我抽空再来。”便和李平先走出去。

战士们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目送他们离开。

孙宝全声音都变了：“副——军长——”

鲁强把帽子推到脑后，兴奋地压低声音：“咱们团长提为副军长了，刚下的命令！”说完急忙追出。

室内象炸开一响春雷，立即卷起欢乐的风暴。战士们欢呼着、跳跃着，互相握手摇肩膀，喜悦的心情不可名状。

孙宝全叫道：“早就该提！”

杜杰：“同志们！咱们马上把党的十大文件再学一遍，更好地领会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人们喊着：“同意！”

于是，大家迅速找文件，搬凳子，忙成一团。

只有董柱坐在边上，床头不动。他低着头，愁容满面。

孙宝全：“董柱，你怎么了？”

董柱不语，眼里闪着泪花。

杜杰：“董柱！”

战士们：“董柱！”

董柱低声说道：“以后见他面的机会，就不多啦……”

这句话深深触动人们的心灵。大家一时没有说话。

站在桌前的杜杰，轻轻抚摸着那个大蓝花瓷碗，深情地说道：“不！他永远是咱们班里的人……”

第五章

二十三

一个永久性防坦克工事的掩蔽部旁，肖克敏用铁锹铲土，把雨水冲成的小沟填平。

孙良走过来：“副师长，你没去葫芦口看地形？”

肖克敏：“我不舒服，下次再去。”他坐在石头上，望着工事网，目光茫然若失。

孙良看着工事感叹地说：“部队一拉走，花这么大力气修的工事，都用不上啦……”

这话深深触动了肖克敏，他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用力抓住掩蔽部上的泥土。

另一个人的手也抓住泥土，搓弄着。

画外杨玉清的声音：“这里也是黄粘土！”

这是葫芦口开阔地。杨玉清和刘文恒正在研究土质，旁边放着我们见过的那个挎包，内外堆着一些小纸包，上面写着土的性质和地理座标。几个参谋和杨玉清的警卫员在一边忙碌着。郑老山在另一处刨土。

杨玉清站起身来，他身上满是泥土，胸部以下全湿透了，显然涉过水。这个样子，使我们想起影片开头他看地形找石头时

的形象。

杨玉清：“葫芦口一带都是这种土，可以节省我们多少兵力呀！肖副师长今天能来就好了，他终究可以相信这个复杂战斗可以组织好！”

刘文恒感叹地：“思想上路线上的矛盾斗争，比组织战斗要复杂得多呀！”

他们走近郑老山。

杨玉清：“大伯，我们到奔牛河渡口去，您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

郑老山：“咱们一块去。”他站起身时，由于腰疼，痛苦地按了一下后背。杨玉清忙上去扶住。

刘文恒关切地：“您腰上有病，又累了整整一天——”

郑老山咬一咬牙：“这点病没啥！”

杨玉清：“大伯！”

郑老山急了：“过去在这一带打日本鬼子和蒋匪军，哪一次带路也少不了我。这会要准备打大仗，就更得去！走吧，我带你们走一条近路。”他指着前面，“你看，穿过那个山腰就到了！”

一座山似从平地拔起，峰峦陡峭，杂木丛生。

一行人走向这座山，边走边研究地形。杨玉清和郑老山走在前面，亲热地谈笑着。

山间有一道溪水奔泻下来，不甚深，却流得很急。

杨玉清说道：“大伯，我背你过去。”

郑老山推却着：“杨团长，这怎么行？”

刘文恒从地图上抬起头，看见了前面的情形：杨玉清不容分说地背起了郑老山，走入溪水。

刘文恒合上地图向前走去，杨玉清的警卫员跑在他前面。

溪水湍急奔流。杨玉清背着郑老山艰难地走着，躲避着脚下刀一样的利石。

警卫员冲入溪水，叫道：“副军长！”

杨玉清奋力渡过溪水，放下老人。

杨玉清亲切地挽住老人的手：“大伯，走吧。”

他们在山腰上行进。

走到一个峭壁下，郑老山指着下面说：“这就是葫芦口。”

山谷展现在眼前。此谷颇为险恶，宛如一个大葫芦，两端很狭窄。

杨玉清：“敌人增援云岭，这是最近的路。”

刘文恒对参谋们：“马上测绘。”

参谋：“是。”他们拿出工具，迅速散开。

杨玉清和刘文恒在地图上研究着。

郑老山走了几步，目光停在上方峭壁里一块石头上。他忽然向上爬去。

杨玉清跑来：“大伯！你要做什么？”

郑老山：“看见没有？那就是你要给肖副师长采的药！”

上面五六公尺处，石缝里长着一丛草药的枝叶。

杨玉清眼里射出喜悦的光辉，他急忙摘下身上背的挎包等物，向上爬行。

郑老山忙拦住：“这可不是轻易上得去的！”

杨玉清：“我上过这样的陡壁。”

郑老山一把抓住：“不行！”

杨玉清：“大伯，解放前，我爹交不起租子，不得不带着全家躲进山里住，那时候，我常跟他爬这样的山采药啊！你放心好了。”说毕，他攀住石头，一步步向上攀登。

刘文恒看见他上去，忙走过来。

郑老山感动地：“只有咱们无产阶级的军队，才有这样的副军长啊！”

杨玉清已经攀登得很高了。石壁太陡，象一堵墙一样，石缝很浅。他用尽全身力气稳住身子，伸手采下草药。

他慢慢地向下移动，脚下一块石头动了。郑老山忙叫道：“左脚下石头活了！”杨玉清蹬下活石，石头滚下山谷。杨玉清踩住石缝，又向下移了几步。

郑老山抓住小树，往上爬了一段，刘文恒在下面扶着他，他是来接应杨玉清的。

杨玉清踩住一棵小树，树枝断了，他猛地向下一滑，郑老山急忙拉住。他们一块落下来，但一块尖利的石头划破了杨玉清的肩膀，鲜血立即渗出军衣。

刘文恒抱住他的肩，激动地叫道：“玉清——”

杨玉清手捧一大堆草药，忍着疼痛笑道：“这是副师长急需的特效药啊！”

二十四

师司令部会议室里有十几个干部，空军的李师长和郑芸也在座。

肖克敏说：“我们去奔袭云岭，有一个重要问题不好解决。”他大步走向地图，指着说，“上新庄、下新庄各有敌人一个坦克团，他们会沿着两条路增援，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打援！”

孙良企图打断他：“副师长——”

刘文恒注视孙良：“让他讲完。”

肖克敏：“尤其是南面的下新庄，经葫芦口直奔云岭，地势开

阔，便于敌人坦克运动。”

他坐归原位。

孙良站起来：“我认为肖副师长顾虑过多了。”

杨玉清：“不，副师长提的问题非常实际。”

孙良做了一个不同意但又无可奈何的姿势，坐到椅子上。

李师长思考着：“是啊，这是个重要问题。”

一干部：“李师长，你们的轰炸机能把敌人阻挡多长时间？”

李师长：“葫芦口是山谷，对空暴露面很小。但是能掌握两个小时制空权的话，我们可以挡住他们。不过合成军首长给我们的任务是突击云岭。”

肖克敏：“李师长，航空兵轰炸和炮火准备的间隔只有几秒钟，前线机场风那么大，你们会不会按时起飞？”

李师长：“我们会尽一切力量克服困难。”

吕参谋长：“关键是地面部队的行动。”

刘文恒：“对。我们从地面上想办法。”

又一个干部：“多抽些兵力打援！”

另一干部：“那样会分散兵力，减弱打击力量。”

干部们议论起来，有人焦灼地看地图。

肖克敏吸着烟看杨玉清。

杨玉清站起来走近地图：“北面这条路的狭谷很窄，地形对我们有利。我们可以派出一支部队在民兵配合下有效地阻击迟滞敌人。”他转向郑芸，“郑芸同志对这问题有很好的想法。”

郑芸：“附近几个公社的民兵团在那里搞过反坦克演习。那时考虑过用抛射集团炸药炸开大块卵石迟滞敌人，并且可以大面积多梯次地布雷。”

刘文恒：“这里的民兵可以熟练掌握压发雷、电发雷、拉发雷、水雷、防步兵的碎石雷和各种跳跃炸药包。”

干部们兴奋起来，纷纷议论：“好厉害！”“问题就在葫芦口了！”

杨玉清从挎包里取出好些小纸包分给大家：“大家看看，这是葫芦口开阔地的土。”

干部们看着土。李师长也分了一包，他诧异地望着杨玉清。刘文恒向他解释：“这是粘度最大的黄粘土。”

杨玉清走近宽大的沙盘对大家说：“请到这边来。”

干部们围住沙盘。

杨玉清指着说：“这一带全是黄粘土，只有很少量植物土。我们用奔牛河的水浸泡，每小时浸透八厘米，有七八个小时就可以造成大片泥泞地带，能够有效地阻止敌人坦克前进！”

话音刚落，会议室立即欢腾起来，干部们兴奋地议论着，观察着。孙良看了肖克敏一眼，他坐在椅子上拧眉吸烟。

一干部：“真是好办法！”

吕参谋长：“让敌人用车辙桥和车辙板去克服吧！看他有多少时间！”

郑芸指着沙盘：“粘土地带东面还可以设置几个大面积雷场！”她兴奋地转向杨玉清，“杨副军长！这是个周密的作战方案！”

杨玉清：“还不能这么说，奔牛河的洪水对我们威胁很大。我们应报请上级，制定统一的气象保障计划，马上和各军兵种气象部门、地方气象水文站联系，一定要准确知道洪水到来的时间！”

二十五

百花开放的山路上，两匹马飞奔而来。

郑芸和刘小玲骑在马上飞驰。小玲全副武装。

她们在师司令部院内下马。

作战室的外间放着几台收发信机，参谋们正紧张地收集各方面水文气象情报。

里间，杨玉清和刘文恒埋首地图，研究方案。

郑芸和小玲跑进来。

小玲：“爸爸！郑芸大姐亲自上水文站测量，跑了一整天，把各方面情况都掌握了！”

刘文恒、杨玉清热情地与郑芸握手。

刘文恒：“郑芸同志，谢谢你呀！”

小玲：“谢什么？让我们民兵上云岭吧！”

刘文恒：“你们民兵连的任务是在这里，”他指地图，“阻拦迟滞敌人的援兵。”

小玲：“这儿是虚的，实兵很少。我们要直接攻击敌人坦克集群，那才带劲哪！”她上去拉住刘文恒的胳膊，“爸爸！”

刘文恒要与郑芸说话，甩开小玲：“不要捣乱！”

小玲生气地对杨玉清说：“杨副军长，你看我爸爸！”

杨玉清笑道：“小玲同志，你和你爸爸是军民关系呀！”

小玲语塞：“那——”

郑芸亲切地搂住她肩膀：“小玲，民兵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要服从命令！”

小玲深深吸一口气：“是！”她调皮地斜了爸爸一眼，跑出门去。

吕参谋长和几个干部走进屋子。

郑芸：“联合水文站报告，洪峰将在二十四日午夜到达，准确时间是两点左右。”

刘文恒：“各气象部门的预报也是两点钟。”

杨玉清：“农田不会受损失吧？”

郑芸：“不会，水库起作用了。问题是部队开进很困难，这次流量很大，流速每秒四至五米。”

吕参谋长：“是呵，舟桥不能架设……”

杨玉清紧张地思考着。

吕参谋长对刘文恒：“是不是等洪水过去再开进？”

刘文恒：“不行。那样会贻误战机，洪水要持续三天左右。”

吕参谋长焦躁地：“提前一天，准备时间不够，而且白天渡河又暴露目标……”

刘文恒：“副军长……”

杨玉清凝视地图，没有听见。

刘文恒：“恶劣的气象水文条件，既不利于作战，同时又有利于作战……”

杨玉清猛然回头：“政委！说得对！我们是不是向上级建议，二十四日晚上十点钟渡河！”

吕参谋长一惊：“那太紧张了吧？万一洪水提前下来——”

杨玉清坚定地：“要相信各处的预报！”

吕参谋长：“即使洪峰两点到，部队也可能被截断——”

杨玉清毅然决然地：“先把重装备渡过去！”

吕参谋长下了决心：“好！我同意！”

刘文恒：“这是出敌不意的一着棋呀！”

杨玉清：“我们马上和肖副师长研究一下！”

二十六

会议室里，肖克敏正拿着铅笔研究地图，一面用杯子里的残水吃下两片药。孙良匆匆走进来说道：“副师长！杨副军长又出了个新点子，他主张二十四号晚十点开始架桥渡河！”

肖克敏吃了一惊，“拍”的一声摔了铅笔，在室内气愤地踱着步。

孙良掩上房门说：“时间这么紧，洪水要把部队截断！万一提前下来洪峰，情况不堪设想！”略停一下，他紧盯着肖克敏说，“我看你别管了，让杨副军长去指挥演习！”

“什么？”肖克敏生气地叫道，“你简直荒唐！他根本没有指挥过一个师，这里有多少困难和复杂的技术问题！”

孙良：“不能光从军事上考虑问题，更要从政治上看。他是刚刚提拔起来的新干部，”他淡淡一笑，“这可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呵！第一，要支持他，给他实践的机会；第二，要相信他，那些困难哪，技术问题哪，我们不要去强调，不能当新生事物的促退派嘛！另外，你本来应该休息，偏偏藏起病假条子咬牙坚持工作，这两天又感冒，犯不着连身体这点本钱也弄丢了！”他凑近肖克敏，低声说道，“副师长！一旦搞乱了，上级不会怪一个没有经验的青年干部，责任必须由你来负的！”

肖克敏叫道：“现在不是什么责任问题！……”

肖克敏在常委会上发言：“……而是如何不把演习搞乱！”

吕参谋长站起身来：“副师长！”

刘文恒稳稳按住他的胳膊，吕参谋长坐下。

刘文恒：“这是常委会，有什么意见都要摆到桌面上来。”

肖克敏：“好！我就说一点意见！我不否认杨副军长提的方案有可取之处，可是你们想过没有，我们在这里搞演习，准备了一个月还感到时间不足，现在只用短时间准备就把大部队拉到云岭去，而且偏要在洪水到来前那么一点时间里渡河，非搞乱了不可！”

刘文恒：“怎么会乱呢！战争年代，只要一声令下，我们的部

队就从战壕里、营房里跑出来，一面跑一面整理建制队形，上去就可以很好地组织进攻！”

一老干部：“对，常有这种情形。”

杨玉清诚恳地：“副师长，我们利用夜暗，抢在洪水之前渡河去，就会给敌人出其不意的打击！敌人判断我们在洪水持续期间决不会渡河进攻的！至于你说整个演习需要长时间准备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党的十大号召我们：‘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准备。’如果敌人突然在云岭空降一个坦克团，我们不是要马上开上去打吗？敌人会给我们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吗？”

吕参谋长：“我认为这个进攻方案符合十大精神，肖副师长的意见——”

肖克敏恼怒地：“我的意见怎么样？”

吕参谋长：“只想平平稳稳地搞演习给上级看，没有从实战出发！”

肖克敏猛地站起。

一干部：“不仅如此。老肖，你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也没有领会好！”

一老干部语重心长地说道：“老肖呵！你对新干部的看法，恐怕也有点问题吧？”

肖克敏激烈地：“政委！这个会是研究作战，还是批判我肖克敏？”

刘文恒亲切又严肃地说道：“有了缺点错误，为什么不能听批评意见？”

肖克敏恼怒地长吁一口气：“我这两天发烧，请一个假！”他大步向外走去。

杨玉清激动地叫道：“副师长——”

刘文恒抑制着激动心情说：“除老肖之外，全体同意杨副军长的意见。”他转向一个干部，“马上向上级报告！”

干部：“是！”迅速离去。

刘文恒：“老吕，通知部队和民兵，做好一切准备！”

吕参谋长：“是！”离去。

杨玉清：“政委，我去找副师长谈谈。”

刘文恒：“你不要离开电话机，随时答复上级的询问，我去找他谈。”

杨玉清习惯地：“是！”

刘文恒心头一热，深情地望他一眼，走出。

杨玉清回到桌旁，对留下的两个干部：“咱们把徒涉场的位置再研究一下。”

干部：“好。”

他们摊开图，房门突然“砰”地一声开了，吕参谋长猛地闯了进来。他的神色使人吃了一惊。

吕参谋长激动万分：“肖副师长给军长打了个电话，他，嘿！”他一拳砸在桌子上，桌上几个茶杯乱晃。

杨玉清预感到风暴来临，急忙问道：“他讲什么？”

吕参谋长气愤地叫道：“他向军长政委提出要求，请师长回来指挥这次演习，自己坚决不干了！”他拿出一张纸摔在桌上，“他让我把医生证明交给杨副军长和刘政委！”

杨玉清的思想受到强烈震动，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他慢慢拿起那份医生证明书。

突然，他不顾一切地冲出房门。

二十七

杨玉清在山村的崎岖小路上奔走。

他冲进肖克敏住的院子。

他推开房门，正在熬药的警卫员站起身。

警卫员：“副军长，我正要找你呢，你拿来的这种草药真特别，怎么熬？”

杨玉清蹲下身看了看药锅：“再加一点水，副师长呢？”

警卫员：“正在外面和政委谈话。”

村口小树林旁，肖克敏坐在石头上，刘文恒站在旁边，脸上呈现着性情沉稳的人那种不易出现的暴怒。

刘文恒：“你不要以为自己只是个军事指挥员，你首先是个共产党员！你的党性到哪儿去了？你怎么能在这种关键时刻干出这种事？”

肖克敏：“这个电话我是打错了，军长把我狠狠批了一顿。可你是了解我的……”

“我没有想到你的错误思想发展到这种地步！”刘文恒气愤地说道，“玉清当了你的上级，又提出一个作战方案打乱了你的计划，你就这样撂挑子，当逃兵！”

肖克敏：“我确实身体不行了，你不是不知道！我现在就得上去吃药！”他说完就往村里走。

刘文恒严厉地叫道：“你站住！”

肖克敏停住脚步。

刘文恒走到他跟前，尽力压住火气说：“你把心里话都讲出来！”

肖克敏：“好吧！我不同意杨副军长的作战方案！而且我认

为，地方上把郑芸那样的青年干部提到县里当个副职，是可以的，捅了漏子也坏不了大事；但是我们军队就不同！军队是要打仗的！把一个缺少经验的新干部提上来，搞不好部队就要流血，就要打败仗！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刘文恒：“我正好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也告诉你心里话：正是因为军队是要打仗的，才更应该尽快培养出大批革命接班人！”

这时，吕参谋长匆匆走来：“政委！军长请你接电话！”

二十八

肖克敏走进自己的房间。他呆住了，他看见杨玉清一个人正在熬药，熊熊的火光映红了他的面容。

肖克敏迟疑一下，走进里屋，靠在被子上。

杨玉清走进来轻声说道：“副师长……”

肖克敏坐起来：“杨副军长，还有什么指示？”

杨玉清忍受了这尖利的话，坐到床边，诚恳地说道：“我想跟你谈一谈。”

肖克敏点燃一支香烟。

杨玉清知道自己面临着一场艰苦的谈话，他镇定着心绪，说道：“你为什么打这个电话？”

肖克敏：“你已经看过医生证明，我的身体支持不了。”

杨玉清：“我刚刚问过医生。你的健康状况我了解得很清楚。”

肖克敏：“我不同意进攻方案！远离主力去奔袭，实在危险，这种仗我们没打过！”

杨玉清：“不！这种仗你正好打过！”

肖克敏惊异地：“什么？”

杨玉清：“一九四八年秋天白水桥战斗，严军长那时候是团长，他就带着一个加强团七十公里奔袭，歼灭敌人一个战车营！你那时候是先头营的营长！”

肖克敏呆坐床上，似乎在回忆那次战斗。

杨玉清：“那时也没有长时间准备。为了捕捉战机，部队直接从战壕里跑出来，仗打得很漂亮！这优良传统，你本来应该传给我们这些年轻人，可是你，你把这不该忘记的东西忘记了！”

杨玉清已经很难控制自己的激动情绪，他站起来走了两步，望着窗外，沉重地说：“这些天来，我心里非常难过……这个心情，我讲不出来……我一直在想，你究竟是为什么——”

肖克敏担心对方戳到自己的心病上，说道：“没有什么，我是怕演习搞乱了，自己负不起责任。”

杨玉清严厉地说道：“不对！这不是你的心里话！过去你打过多少仗，从来果断，不怕负责任！可是你今天……”

肖克敏紧锁双眉，痛苦地思索着。他划了一根火柴，但没有点燃烟，又下意识地扔掉了。

杨玉清坐在床边，话语掏自肺腑：“副师长，我心里有许许多多的话。每天夜里我都在想，怎么样把这些话说给你听……你是我的老首长，我有了缺点错误，你怎么批评我都接受。可是现在……”

肖克敏：“其实，我对你个人也没什么了不得的意见。”

杨玉清站起身来说：“问题的严重性也正在这里。如果仅仅是对我个人，有多大的意见都不要紧，但是不认真贯彻甚至抵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这话深深刺中了肖克敏。他猛地站起身来，直视杨玉清。

杨玉清沉着地直望着他，不容置辩地说道：“副师长，你要正视这个问题。你对郑芸同志，对空军的李师长，对李平和许多新

提起来的青年干部，都有不正确的看法。”

肖克敏被挫败了。他避开杨玉清的目光，走到窗前，目光不定地向外望着。

杨玉清站在他背后，严肃地说道：“跟你谈这个问题，我是考虑好久的。也许有人会说，我处在新干部的地位不应该讲这个话。但是真理只有一个，为什么别人能讲我就不能讲呢？抛开本质问题，我们的谈话怎么能深刻呢？”

肖克敏异常不安，这个新任副军长的话句句打中了他。他离开窗子，重新坐到床上。

杨玉清把谈话向纵深发展：“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党我军几十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十次路线斗争是多么尖锐复杂啊！今后也还会有斗争。你怎么能忘了这个呢？”他透了一口气又说，“前些天咱们谈过理论学习问题，可你听不进去。你学习很不够，吃老本，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理解不深，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毛主席的军事思想领会得也不深。你落后了！这是最让我痛心的事啊，副师长！”

肖克敏思想深处受到触动，他象是有话要说。

这时，刘文恒走进屋子，手里端着刚煮好的药。他把药碗放在桌上说道：“杨副军长的方案，上级已经批准了！”

肖克敏又受到震动，情不自禁地说一声：“啊！批准了……”

刘文恒：“副军长，军首长问肖副师长病情，能不能担任指挥工作。”

杨玉清：“我去打个电话！”他急忙奔出。

肖克敏：“我建议，由杨副军长指挥演习。”

刘文恒望着他，淡淡一笑：“你相信这青年干部了？”略停一下又说，“有人也提这个建议，可他是不相信杨副军长能搞好，要

看笑话！其实，杨副军长完全可以胜任指挥员的工作！”

肖克敏：“你说的是谁？”

刘文恒：“孙良。有个事情我正要告诉你。空军那个小宣传队员，在错放了水泥袋的当天就把这件事对孙良讲了，可是他以为宣传队员不认识他，以后无法查证，就压在心里没有讲。”

肖克敏大吃一惊：“你说什么？这，不可能！”

刘文恒：“他当时也有思想斗争，叫住了李平，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讲，后来到军里去说了许多。我已经和孙良谈了，他承认了这些事实。”

肖克敏受了极大的震动，一拳砸在枕头上：“真可耻！……”他愤恨地长叹一声，“他在革命队伍里干了这么多年，哪儿来的这种思想！”他仰望着刘文恒，“他的出身历史——”

刘文恒：“是呵，他的出身历史都没有问题，但是世界观却是资产阶级的。”停了一下，他深沉地说，“我们的军队是伟大的，但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总要反映到军内来。老肖，如果我们领导干部不能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就给了资产阶级思想以可趁之机！”

这话象一根钢针刺进肖克敏的内心深处，他低下头沉思不语。

刘文恒：“你先吃药吧！都快凉了。”

肖克敏：“我脑子里太乱！我不吃！”

他推开药，猛一扭身子，披着的大衣一下把药碗碰翻，药撒了。

刘文恒脸色骤变，急忙伸手扶起药碗。

肖克敏不以为然：“军医给了我许多药了，用不着这些草药。”

刘文恒受了强烈震动：“你！”

他弯下身去，用双手从桌上捧起药碗，里面还有一点药汤。他的手微微颤抖着。他激动万分地说道：“你把它，撒了……你知道这点草药……”

他仰起脸来，眼睛里闪着亮光。

（化出）

悬崖峭壁。杨玉清冒着危险攀登着，寻找草药。他滑了下来，郑老山急忙拉住，他们一同跌落下来。尖利的石头划破杨玉清的肩膀。

刘文恒抱住他的肩。

杨玉清手捧一大堆草药，忍着疼痛微笑道：“这是副师长急需的特效药呵！”……

（化入）

肖克敏的房间。

刘文恒声音有些痞哑了：“……这是为了给你治病啊！”

肖克敏激动地把碗捧在手里。

刘文恒：“他关心你，尊重你，诚心诚意地帮助你改正错误，可是你——你说他骄傲。这是弄颠倒了。骄傲的正是你自己。你吃老本，不求上进。有什么老本可吃呢？无非是参加革命时间长一点。革命资历当然是可贵的。但是我们首先要考虑德、才。‘论资排辈’的观念，等级观念，是剥削阶级的东西。可就是这种东西，压弯了你的腰！”

外面，刘文恒和肖克敏并肩走着。他们的身边，是秀丽的山林，清亮的溪水，茁壮的青松。

刘文恒：“军党委和上级都批准了杨副军长提出的进攻方

案。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这种刻苦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新干部，完全可以胜任作战的指挥工作！把这样优秀的青年干部提起来，怎么会象你所说的那样要打败仗，要使部队多流血呢？而且，军队是要作战的，各级指挥员要爬山越岭，亲自到前沿敌火下看地形，要昼夜不停地指挥战斗，都是五六十岁的人身体坚持得了吗？所以更应该尽早地培养出一批生气勃勃的新生力量！这正是为了增强部队的战斗力，为了打胜仗，少流血！这不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吗？”

肖克敏低头走着，思想斗争异常激烈。他开始有所觉悟了。

刘文恒思考着说：“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肖克敏注意地听着。

刘文恒：“你这个‘论资排辈’的观念，是从什么时候才有的？战争年代，你根本没有这种思想。松山里战斗中，是你把杨玉清从班长一下子提为连长的……”

肖克敏抬起头来，望着远方。

回忆起这段情景，肖克敏激动万分。他坐在石头上，一手紧捏着额头。

刘文恒深沉地说：“你也许会说，那是战争年代，大敌当前。难道现在就没有敌人了？不，是你看不见了！这是很危险的呀，同志！”

稍许停顿，刘文恒把目光投向松林，继续说道：“你也许会说，玉清还年轻。可是你当连长的时候只有十九岁，副连长却三十多岁了！我们担任营、团、师的职务时，不都是很年轻吗？而你本人过去也是咱们严军长破格提拔起来的青年干部，党是那样关怀你，全力培养你这个新生力量，你难道都忘光了吗？”

肖克敏受了很大启发。他抬起头来，我们看见，他的额头上被手指捏出两道红印子。

此刻，刘文恒站在山上，感慨万千地说道：“我不是说青年干部没有缺点。他们缺乏经验。但是有一条真理你不要忘记——”

他遥望美丽雄伟的山川，在批评肖克敏，也是在抒发激荡在自己胸间的强烈感情，句句铿锵有力：

“人类的历史充分表明，许多惊天动地的事情往往是青年人干出来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只有二十八岁。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只有三十岁左右。许多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做出重大成就，也常常是在年轻的时候。更何况我们这个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青年人，只要一掌握了真理，就锐不可当，所向披靡！老肖呵！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培养出大批革命接班人，正如毛主席所说，‘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这是保证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的千秋大业啊！”

肖克敏再也按捺不住感情，大步向上走去。

二十九

肖克敏信步走着，一面痛苦地思索。

（迭印）

抗日战争时期，严明亲切地教他射击、读书识字；

抗美援朝时松山里战斗，杨玉清给他递上望远镜；在他用望远镜观察时杨玉清用身体掩护他；杨玉清挺身而出，带三连迎击敌人坦克；杨玉清击毁敌人坦克；杨玉清站在他面前，他说：“通信班长！我命令你代理连长，立刻巩固阵地，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住！”杨玉清激昂地回答：“是！”

杨玉清拿着地图向松树坡民兵社员讲述修梯田、水渠的计

划，郑芸激昂地讲话；

杨玉清在作战会议上发言，把包着黄粘土的纸包分给大家，在沙盘前讲解；

杨玉清为他熬药；

杨玉清和他推心置腹地交谈……

(迭印画面越来越快，迅速交替)肖克敏的思绪全乱了。

他走到瀑布前面，突然摘下军帽，一头扎进瀑布。

白亮亮的水花在他头上冲击着，飞溅着，乱琼碎玉一般跳向四方。

一只手把他拉了出来。

这是刘文恒。他责怪地皱起眉：“老肖！”

他把毛巾递过去，让肖克敏擦擦脸。

肖克敏不接，抖抖头说：“让水冲一冲，浑身痛快！”

刘文恒为他擦擦头和脸，帮他戴上军帽。

刘文恒：“该回去了，走吧！”

他们向山下走去。

由于肖克敏有所悔悟，刘文恒兴奋起来。他快步走上一个土岗，气喘吁吁地双手插腰站着，对艰难走来的肖克敏微微一笑：“怎么样？你也不能不服老吧？”

心情沉重的肖克敏勉强一笑，摇摇头。

他努力走到刘文恒面前。

两个老战友亲切地并肩站立。

刘文恒俯瞰山野，话语里有炽热的感情：“应该说，革命者的精神是永远不会衰老的。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永恒的规律。我们的责任，是要对青年干部进行传、帮、带，把老一辈的光荣传统和斗争经验永远传下去。而我们自己，则要继续革命，跟上时代的

步伐！玉清当了副军长，我们帮助他的责任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老肖，是不是这样呢？”

肖克敏用力抓住刘文恒的胳膊，激动地说：“政委……我去找杨副军长！”

村边。刘文恒和肖克敏正往师司令部走。孙良拿了一迭纸怯生生走过来。

肖克敏一见他就冒火：“是你！干什么来了？”

孙良立正站住：“我的检查，请党委……”

他送上那一迭纸。肖克敏接过，看也不看就交给刘文恒，说道：“说的是真心话吗？”

孙良：“副师长，我……”

肖克敏：“你很了不起，把假话说得和真的一模一样！”他提高嗓音，“资产阶级政客的那套两面派作风，怎么让你学来了？”

刘文恒边看材料边说：“你说自己打击陷害杨副军长，认为他挡住了你向上爬的路，是由于嫉妒同志。这恐怕不够吧？你在杨副军长任命之后，对新生事物冷嘲热讽，还劝肖副师长撂挑子，要看杨副军长的笑话，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

孙良低下头去。

肖克敏气愤地叫道：“你要做深刻检查！”

孙良：“是……”

三 十

师司令部的一间屋子里，杨玉清正在与军长通电话。他左手握耳机，右手在本子上记录着首长指示。他的左臂是袒露的，一个军医正在他肩上换药。

肖克敏从外面急急走来，从玻璃窗外看见杨玉清在换药，心

头一阵激动。刘文恒走近他。

军医离去了。杨玉清艰难地穿上衣袖，扣好扣子，一面对耳机说：“军长！肖副师长有丰富的经验，有很大魄力，一定能够把演习指挥好！他是有病，但可以工作，而且我会一直在他身边照顾他的身体！我是给他当过通信员的，请相信我会照顾好他！”

窗外，肖克敏听着这话，心潮澎湃，已经无法按捺自己的强烈感情。

室内，杨玉清坚定又急切地说道：“军长！请党委答应这个要求！这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突然门开了，肖克敏闯了进来。他在杨玉清面前立正站住，用湿润的眼睛望着杨玉清：“副军长……”

他的突然到来，使杨玉清呆住了。顿了一下，才激动地说道：“副师长……”

杨玉清向肖克敏伸出手去。

但是肖克敏没有握他的手，而是扑了过去，紧紧抱住杨玉清，又轻轻抚摸杨玉清受了伤的左肩。

刘文恒欣喜地看着他们。

耳机里响着军长严明的声音：“好，我们同意你的意见。喂，喂……”

军司令部会议室。长长的会议桌旁坐着军党委的委员们，墙上挂着地图。他们在研究演习问题。一些人望着严明。

军长严明站在墙下桌旁，手握耳机：“喂，玉清……”

师司令部。肖克敏拿过耳机，十分激动地说：“军长，我是肖克敏……”

军司令部。严明诧异地：“你们那儿出了什么问题？”
会议室里所有干部都转向他。

师司令部。肖克敏说道：“出了严重的思想问题，不过，已经经过斗争得到解决了！”

军司令部。严明微笑着对耳机说：“噢？思想问题，解决得这么快？”停了一下，他坚定地说道，“肖副师长！按既定方案，向敌人发起进攻！”

师司令部。肖克敏响亮地回答：“是！”

尾 声

强烈的音乐声中，我盖着伪装的坦克和装甲输送车一辆接一辆冲过山谷。

各种口径的火炮被牵引车拖出松林。

震起雄壮的歌声——

军号动河山，
战歌震云端。
穿过千层林，
飞过百丈涧。
千里野营把兵练，
风云叱咤如雷电！

我高射炮部队占领阵地，掩护工兵架设舟桥。

防化兵施放烟幕。

一条条固定钢索漂在水面上，战士和民兵手拉钢索浸在水里，他们顶着急流冲击，加固铆钢。

歌声——

行军不怕难，
一切为实战……

摩托化步兵师通过舟桥。从远景中可以看到，部队从三个渡场同时开进。

坦克开入水中潜渡。

歌声——

练出好思想，
练成钢铁汉。
近战夜战掌握好，
革命传统代代传！

云岭地域。部队进入出击阵地。

四班的出击线上，杨玉清和李平悄悄走来，听班长的简短的战前动员。杨玉清亲热地和战士们交谈，检查董柱的装备。

杨玉清走向师指挥所。

肖克敏全神贯注地指挥着，他习惯地向后一伸手，叫道：“通信员！”杨玉清把那个望远镜递到他手上。他激动地望着杨玉清。

音乐继续。在下面的两个场景中，歌曲间奏疾徐显隐，一直不断。

肖克敏看看手上的夜光表，担心地望着天空。空中风速很大。

前线机场。李师长看看表，指挥飞行员们登机。

机场气象员小金(就是那个女宣传队员)跑到跟前，手举测风仪说：“师长！风速太大，侧风8米，逆风10米，现在不能飞！”

李师长不理她，爬上高高的梯子，坐进驾驶舱。

小金也跟着爬上来，着急地叫道：“师长！”

李师长：“我说小金同志，真可惜我没有带你去参加协同会议。你知道合成军首长杨副军长有多么勇敢吗？”他拿过测风仪看一眼，果断地说，“可以飞！”

歌声——

毛主席的教导记心间：

严格要求，

严格训练……

我轰炸机在复杂气象条件下勇敢地起飞。

小金看见机群平安升上天空，松了一口气。

我歼击机和强击机陆续起飞。

飞机在夜空中流星般飞行。

歌声——

不怕敌人突然袭击，

不怕敌人狡猾凶残……

我“轰5”、“轰6”轰炸机向“敌”投弹。李师长指挥机队，

勇猛地进行中、低空轰炸。

强击机向“敌”步兵俯冲扫射。

肖克敏把手一挥。

信号弹升上高空，放出灿烂光芒。

我强大炮群开火了。刹时间山摇地动，火光照亮山谷。

歌声——

革命战士英雄胆，

人民战争威力无边……

郑芸指挥民兵攀上山峰，安放炸药。

郑芸下令，小玲按动电钮，炸药接连爆炸，大块卵石阻塞谷口。

大奎带民兵埋设反坦克地雷。

歌声震动山河——

帝国主义胆敢来侵犯，

杀它一个人仰马翻！

炮弹猛烈爆炸，烟尘弥漫山野。

杨玉清、刘文恒、肖克敏并肩指挥战斗。

赵副团长亲率突击营向“敌”冲击。

鲁强高卷袖子，大敞领口，军帽推到后脑勺上，与李平一起率连队冲入“敌”阵，突破以坦克装甲车为基干的支撑点式防御阵地。

杜杰率董柱等战士打“敌”坦克。

前来增援的“敌”坦克陷在泥泞里，无法前进。又一批坦克

在梯田上受阻。

肖克敏用望远镜观察战斗景象。

战场的远景：成千的战士在浓烟烈火中勇猛冲击，杀声震撼山林……

参观点里，许多首长在观察战斗。

首长们兴奋地指点着，交谈着，脸上显出满意的神情。

一个首长：“部队的动作很迅速，很准确。”

另一个首长：“真是个勇敢的进攻作战方案！”

第三个首长：“杨玉清在哪里？”

师指挥所掩蔽部外。杨玉清端了一碗汤药从坑道里走出来，送给肖克敏。他轻声说：“副师长，该吃药了。”

肖克敏接过这个药碗，用双手捧着，一饮而尽。

杨玉清亲切地微笑着，又递给他一张纸。

刘文恒走近来。

肖克敏打开纸，原来是那张医生证明书。

肖克敏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道：“政委，你说得对，参加了这次演习，我的病减轻多了！”他把那张证明书揉成一团，想扔在地上。

杨玉清微笑着阻止他：“留个纪念吧。”

肖克敏把证明书塞入衣袋。

他们三人亲切地笑了。

杨玉清、刘文恒、肖克敏三人并肩站在山坡上。他们前面是激烈的冲杀场面，头上是明亮的晨曦，身后是火一般的枫树林。

肖克敏透过望远镜,看到一大片松林。山风中,松涛起伏滚动,汹涌澎湃,宛如碧绿的大海……

(题图: 邓泰和 插图: 黄全昌)





金沙水拍

刘迪云

一九七四年春。

刚刚出山的太阳映照着巍峨的群山。

山上，一棵棵高大的攀枝花树红花簇簇，活象一支支燃烧着的火把。

山下，蜿蜒的金沙江漂浮着上游放来的原木。粗的、细的，长的、短的；拥挤着、追逐着，一泻而过。

从滔滔的江面望去，水天相连处，一个红点越来越大，时面跃上波峰，时而钻入浪谷。最后，我们终于看清了：这是一位二十五六的女青年，圆脸、大眼、短辫子；暗格红底衣裳被江风拂起，斜背的军用挎包洗得发白；一双黝黑的大手横握着一根长竹竿，左右点水，怡然自得；宽宽的光脚板踩在一根不太粗的原木上——好大胆的“浪里行”！

江水拍打着女青年脚下的原木，浪花飞溅。

江水拍打着礁石，浪花飞溅。

江水拍打着巉岩，浪花飞溅。

飞溅的浪花中迸出字体遒劲的片名：

“金沙水拍”。

两岸陡峭的山壁迎面扑来。

两岸整齐的梯田一一闪过。

原木流入背阴的江面，女青年用脚丫划着深绿色的水，若有所思。

原木泻进向阳的江面，女青年用脚丫划着浅绿色的水，豁然开朗。

女青年跳上岸，原木顺流而去。

不远处，一块险峻的岩石下，有一个醒目的山洞，阳光披拂，熠熠生辉。

女青年朝着闪光的山洞飞奔。

一片片嫩绿的小草在飞奔的脚边擦过。

一团团鲜艳的攀枝花在鬓发飘拂的脸颊边掠过。

象春天的百灵飞向初升的朝阳，似久别的女儿扑进母亲温暖的怀抱——女青年奔到山洞前，久久地仰望着，又深情地抚摸着那洞口天然的石柱。

修长的睫毛下泪花闪烁。

端庄的脸庞上激情荡漾。

她胸前紧紧地捧着个塑料纸包——这是金灿灿的稻种。

—

金灿灿的稻种在一片叽喳声中被七八只手争抢着——知识青年点的堂屋里，刚收早工的青年们紧围着那位“浪里行”。

“建华姐，这就是三季稻种？”刚来农村不久的男青年刘雅可，鼻梁上架着方眼镜，带着明显的学生味儿，似乎想把这位“老

前辈”的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运动员打扮的女青年黄英，声音又尖又炸：“反正我觉得，我们种第三季稻的决心在大会上算是通过啦！”

“你们别吵了，让建华姐先喘口气吧！”面孔秀气、举止温和的李月玲向建华递上杯水。

膀大腰圆的肖军突然唱了起来：“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还没唱完，又出乎意外地一纵身，抓住房架当单杠，来了个“前滚翻”动作。

哄堂大笑。

建华收住笑：“我们年轻人，就是要有颗火热的心！这次山区学大寨会议，县委对我们试种第三季稻的要求很重视！”她拳头一挥，一字一锤，“这是在用铁的事实狠批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的‘下乡镀金’论和‘变相劳改’论！”

“好！”头裹彝族青头巾、身披“察瓦尔”^①的贫协主任普宏阿爹从方桌边站起，在烟棒棒上缠着烟荷包：“彝家的金丝鸟要遇春风才能飞翔，孩子，这春风——”他把大拇指一翘，“瓦几瓦^②！哈哈……”

笑声把几只正在梳理羽毛的鸭子惊起，扑哧哧地飞到小溪里去了——青年点的篱寨门前，披着头帕、拖着彝族大摆裙的老阿婆打着“哈哈”走来。她对身旁一个挂耳环的姑娘说道：“算你达亚妹子说对了：华娃，就是我的心头肉！哈哈……”

她们朝翠竹环抱、芭蕉点缀的青年点走去。

琅琅的笑声飞出。

① “察瓦尔”：金沙江一带的彝族披在肩上的披毡，多为藏青色。

② “瓦几瓦”：彝族语，好的意思。

建华：“刚才普阿爹说得好，我们这一带虽说日照时间长，可金沙江的水是雪化的，咬骨头哇！另外，还得听听张翔的意见。”

肖军从房架上跳下来，拍着粗脖子对李月玲：“月玲，张翔怎么还不回来呀？”

李月玲脸一红，拍他一掌：“你才怪呐，他和敖队长抄田去了，我咋晓得！”

冬水田里，两副犁静静地插着，两头牛呆呆地站着——两个主人并坐在田坎上，双手抱着膝头。从他们背后收工的人们衣着不同的特点，可看出这是个彝汉杂居的山区。

“来一支！”三十五六的彝族生产队长敖光宗掏出“大前门”，递了过去，长长的马脸上一副规劝的劲头，“算了，别闹情绪了，主任不当也得当。有机会再提走的事，再说，戴副书记也很理解你的心情……”

“他怎么知道？”知识青年“出身”的大队革委会主任张翔满脸惊讶，这位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人熟练地抽着烟，显得笨手笨脚。

“戴副书记已经兼管公社的知青工作罗！”敖光宗喷出团烟，“我丈母娘家那儿的温水塘生产队要修水涡轮，打算请水利局的人来设计，戴副书记没同意……”

“他咋说？”张翔急得不行。

敖光宗笑了笑，仍然不紧不慢：“老戴说，‘何必惊动水利局呢，我们知识青年里头就大有人才嘛！’”

“哎呀，我的理工科知识一来农村全都丢了！”

“丢了就找不回来？”

张翔眨着眼，渐渐转忧为喜。

敖光宗拍着屁股站起来：“你哇，也别高兴早了，眼下支书在

县里读书班，建华副书记又要种第三季稻，你这主任……”

张翔不以为然地挥着手：“她就是这么个人，一年一个新花样！”说着，顺手捡起旁边的布鞋拍打着灰尘。

一双帆布帮上贴有胶圆圈的新球鞋捧在手上——青年点旁边的一幢土楼里，女主人建华正喜滋滋地端详着手中的新鞋。

旁边，一位穿着紧身对门襟衫、外罩短“坎肩”的人正在脚盆里洗脚。他是建华的丈夫方吉，一个朴实憨厚、诚挚聪明的彝家青年。

火塘的三脚架上，钢精锅里冒着热气，更为这俭朴的土屋增添了温暖的气氛。

“来，试一试！”建华抬起方吉的大脚，往上套新鞋。

憨厚的方吉咧嘴笑，两手不知往哪儿放。

建华含笑说：“你哇，脚丫子象大蒲扇，真难穿！”

方吉的脸变严肃了：“旧社会，没爹没妈，给土司当‘娃子’，光着脚板满山跑，谁给你买鞋？”

建华一把握住他的手：丈夫这极平常的话充满了对旧社会的恨、对新社会的爱啊！

方吉关心地主动询问：“最近张翔思想象有疙疤，这种第三季稻的事……”

建华感激的目光：“晚上开个支委扩大会！”

二

夜。星汉灿烂。

“攀枝花大队革命委员会”木牌。

灯光从窗口泻出，洒在院坝里。

大队部里，雪亮的煤气灯丝丝作响。满屋子的人，热烘烘

的。

党支部委员普宏阿爹敲敲烟杆脑壳坐下来，看来结束了他的发言。

张翔站起来，把手一摊：“普阿爹，试种三季稻我并不反对，如果支部都同意，那也就种……”

“‘那也就种’？”普宏又站了起来，更加不满，“你听听建华是咋说的：这是在用铁的事实狠批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的‘下乡镀金论’、‘变相劳改论’！”

“我刚才也只是摆了点试种三季稻的困难条件嘛！”

一直在思考的建华，这时站了起来：“小张，在我们面前的确有很多困难：水温低就攻水温；水浇田的耕作计划已经上报国家，没有现成的田就在鸭子背种！”

屋外阶沿石上，一大群来听消息的男女社员围着一位坐在地上奶孩子的大嫂，她边拍孩子边眉飞色舞：“谁不晓得，‘鸭子背，地高土瘦水金贵’！可是建华这妹子，石膏点豆花，不在话下！硬要让这荒坡坡打打扮扮坐花轿！”她那绘声绘色的“评书”口才，紧紧地抓住听众，“这又使我想起当年的情紧：那天，全公社的贫下中农开大会，批判戴顺古打着学大寨的招牌，贩卖资本主义的黑货。这个戴顺古非但不低头，还找些臭理论来嚼牙巴！正在这时，杀上来一队长征串连的红卫兵！要知那带队的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突然，一个五六岁的男孩拍起了小巴掌：“我知道啦！是建华阿姨。”一只手伸过来，抓住他的胳膊——是奔利老汉：“三三，还不回去洗脚挺尸！”他穿着彝家人常穿的青布衫，胸前那排密密麻麻的布扣子少说也有好几十对；布衫下拴着一节破开的竹筒，里面插着瓦刀、泥掌之类的家什。

三三一甩手，给老头子唱对台戏：“不！我要上鸭子背种三季稻！”

奔利从竹筒里抽出瓦刀：“老子砍你脑壳！”

奶孩子大嫂诙谐地说：“奔利大哥，你这个工匠组头头也该讲点自觉性，把你那八仙过海的神通献给三季稻哇！”

一阵哄笑，把奔利的核桃脸抹红了：“哼，几个洋盘货女娃子能在鸭子背上种水稻，我手心里煎条鱼！——别说插秧，连秧脚水都流不去！”

“秧脚水流不去不怕，我们民兵连和知识青年一块背！”穿着百褶大摆裙的达亚呼地站起来，以民兵连长的身分表态。

建华激情洋溢：“对！不怕它鸭子背‘看去一袋烟，走去大半天’，老路不行我们闯新路！”

张翔精神不振：“好吧，那就先这么定吧！”

普宏激动地按着建华的肩：“孩子，我们贫下中农信得过你们！攀枝花在风雨中染红，年轻人在摔打中成材；毛主席指出了阳光道，你们甩开步子走吧！”

建华拳头一挥，端庄的脸庞一片红光。

三

昂扬的音乐。

怒放的攀枝花树下，刘雅可在村街口的大批判专栏上贴通栏标语：批林批孔促大干，决心攻破水温关！

一汪清水波光粼粼——建华挑担水，闪悠悠地拐进篱寨门，穿过院坝，把水倒进屋檐下的水缸里。她放下扁担，从口袋里掏出个细小的硬纸筒。

旁边的屋门拉开，戴着老花眼镜的阿婆出现在门口。她透过镜框边沿，疼爱地看着水缸边的建华。

建华从硬纸筒里取出温度计，插在水缸里。

水缸里倒映出建华汗涔涔的脸庞。

水里倒映出白云的影子——镜头拉开，建华和战友们用粗大的竹筒背水，爬着陡峭的山道向鸭子背前进。

岩石边，建华伸手把黄英拉上来，给她整整背绊。

刺芭旁，建华把一个彝家阿妹拉上来，给她揩揩汗。

攀枝花树下，建华把正在过劳动关的新战友刘雅可拉上来，把他高挽的裤脚放下。

新战友的腿肚子上出现几道被刺芭划破的血痕。

建华刚要张口，刘雅可呼地掏出小本本，上面是一排漂亮的钢笔字：

“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

建华含笑把一个冷红苕递给雅可：“好！雅可，我们一块用汗水来洗刷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带给我们的脱离劳动、轻视工农的流毒！在农村这所大学里经受锻炼和考验！”

刘雅可点着头，啃着冷红苕，和战友们走了。

一个个嘻哈打笑的青年人啃着五花八门的午餐：锅巴、馍馍、土豆……背着粗大的竹筒，从建华身旁经过。

坡下，背水的人们蜿蜒如带。

远处，浩渺的金沙江如带蜿蜒。

建华咬了一口冷红苕，久久地凝神远眺。

建华深沉清晰的画外音：“六年前，我们刚到这里，普阿爹指着远方告诉我们：毛主席率领的红军，就是从那边打过来的！……”

(化出)

波涛汹涌的金沙江上，木舟竞发。

船上，红军战士英武的雄姿。

一位年轻的战士第一个登上江岸，冲进街来。

“刮民军”和民团在顽抗。

一把挂在门环上的大铁锁，一支枪托狠狠砸来——一位年轻战士胳膊中弹，鲜血浸湿军装。他咬着牙拉开了沉重的大铁门。

门里，一池黑水，露出半节铁笼——年轻的普宏泡在水里，带着木枷的两手奋然伸出铁栏杆。

急剧的鼓点。

飞爆的火炮。

闪亮的龙灯。

欢跃的狮舞。

高大的攀枝花树下，那位负伤的年轻战士臂吊纱布，向群众宣传：“……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和我们的后代，还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

身背火药枪的普宏昂奋地听着，手中的火把熊熊燃烧。

熊熊燃烧的火把化为怒放的攀枝花树。

(化入)

李月玲背着竹筒和红十字药箱走上来：“建华姐！”

建华没应。

李月玲站在身旁：“你在想啥？”

建华调过头来，激动地拉着战友的手：“我们这一代，还要向共产主义前进！”

“你又在想普阿爹给我们‘浇’的‘扎根水’？”

“月玲，这根要扎得很深很深，可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哇！有

浇水的人，也就有刨根的人；有坚定的战士，也会有动摇的同志！……”

正在喝水的张翔看看手中的纸条，皱了皱眉还给达亚——这是在鸭子背上。昔日冷落荒凉的鸭子背，今天银锄挥舞、地动山摇，一幅热火朝天的垦荒图。

在一个新挖的石坑边，插着“三季稻秧母田蓄水池”的木牌。竹筒里的水往坑里倒着。

达亚跑过来，向刚倒完水的建华不满地递上纸条。

建华眨眨眼，来到张翔身旁，严肃地又递上纸条。

张翔十分勉强地掏笔签字。

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开卷考你：咋个提高水温？”——这是在开荒的人群里，穿着红背心、一身肉疙瘩的肖军抱住锄把，看看手中的纸条，朝站在面前的“考官”奶孩子大嫂做鬼脸。奶孩子大嫂朝他的粗脖子甩一巴掌，又向刘雅可走去。

刚背了水的刘雅可正拿着石灰刷在新田坎上写“农业学大寨”。他看着“考卷”，急得把手中的石灰刷一晃——石灰刷上的白浆正好甩在走过来的敖光宗身上，成了花白脸、粉鼻子。

人们哈哈大笑。

四

村街上，扛着锄头的建华和张翔并肩走来。

建华：“……敖光宗自从当上队长，群众有不少反映，特别是在经济上，说是老面蒸馒头，发得快！”

张翔：“人家过去受过苦，现在过点好日子，不见怪！这条意见我不接受！至于达亚提的那条——”

“那条意见我看倒很中肯，尽量把一些闲散劳力调到三季稻上来，这很好嘛；而你呢，在调工单上就不签字。你说，这思想……”

张翔停下来：“建华，说心里话吧，你一年一个新花样，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建华直来直去：“小张，种不种三季稻只是个表面现象，我感到这些日子来，你的斗志在消沉，前进的步子放慢了！”

“也算是吧！哎……”

“小张，在革命路上我们要富有理想、富有朝气！”

“这话六七年前是我的座右铭！”

“不，应该永远是我们的座右铭！小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种革命的不彻底性、摇摆性，是我们必须克服的弊病哇！”

“同志，我们都不是当年冲冲杀杀的红卫兵了。几年来，现实教育了我：社会上的事，复杂哇！……好吧，你不是要给普阿爹送药去吗，回头再扯吧！”

建华久久地看着向岔路拐去的战友，她那浓黑的鬓发在春风中飘拂。

老保管普宏阿爹端着满满一箩筐包谷籽从保管室出来。他放下箩筐，转身把挂在门环上似大虾形状的铁锁锁上。当他鼓起劲，重新端起箩筐时，腿一软，差点摔倒。刚走进晒坝的建华急忙跑过来：“阿爹！阿爹！”

普阿爹不在乎地笑了。

建华把阿爹扶到晒坝边的磨子石上，拿出一瓶虎骨酒，正要拧盖，普宏一把夺过，摸着下巴：“嗯，又是一个纪念品！”

建华愣了：“阿爹，上次的药酒您没喝？”

老人“嘻嘻”直笑。

建华怀着敬意注视这位抱病操劳的老人。

磨子石上，晒着一盆胡豆瓣。普宏拿起插在盆里的筷子，轻轻搅着。

“孩子，去我屋里拿个碟子来，舀点回去炒菜！”

“阿爹，豆瓣还要晒？”

“给它加加温、发发醇，才香！都晒了五个太阳了！”

阳光下，豆瓣冒着气泡。

建华深邃的大眼上叠印着她曾在原木上用脚丫划着“深”、“浅”绿水的画面。

突然，建华按着普宏的肩跳了起来：“阿爹，有办法哪！”她转身就跑。

普宏惊了：“你干啥？”

“攻水温！”

普宏仔细盯着盆里的豆瓣。

豆瓣在冒气泡。

他又抬头，看看那火红的太阳。

太阳金光四射。

普宏大腿一拍：“这孩子……”

田坝空地上。气喘吁吁的建华向人们又比又说。她向远处一指——

一片乱石滩，空旷、荒凉。

建华宏亮的声音：“就在这里打一道坝，利用太阳大、日照时间长的有利条件，让金沙江的水先在这里加加温、发发‘醇’，再抽上鸭子背，流进秧田去！”

惊喜的人们。

建华：“肖军，你准备一下，我去公社党委汇报回来，就去换

“三季稻种！”

“不！”普宏拖着寒腿赶来，“这事交给我，你们，换种去！”

建华感谢老人，转身对肖军：“出发！”她拳头一挥，昂指蓝天。

一只雄鹰正从她的身后飞过，直冲云层。

五

高亢的音乐声中，冲向云层的雄鹰一个翻身，直插江面。

金沙江上，一叶扁舟飘然而来。各种原木左右簇拥。

肖军撑着篙，咧嘴笑。

建华掌着舵，抿嘴乐。

船上，几包麻袋上写着：三季稻种。

麻袋包里倾倒出稻种——这是在保管室里。

普宏阿爹在倒满的箩筐上插上小牌：三季稻种。

刘雅可在稻种的箩筐耳朵上穿上绳子，打了个“死疙瘩”。

建华朝普阿爹会心地笑了笑，走过来把新战友刚打的“死疙瘩”解开，教刘雅可打“活挪扣”。

刘雅可虚心地学着这既牢实又美观的打法。

长长的箩筐绳子在建华的手中缠绕。

长长的青竹篾条呈“丫”字形在一只结满茧花的手指旁分开——鸭子背上，方吉正用手指划篾条，为开荒的人们补撮箕。

旁边，正在剔竹桠的黄英简直看呆了。她也把手中的篾刀一丢，学着方吉的样子用手划。

突然“哎哟”一声，她忙把手指放进嘴中吮着。

方吉一抬头，刚要说啥，肖军挑担土，兴冲冲地走来：“方哥，

告诉你个好消息！——刚才普阿爹说了，支部决定叫你当蓄水坝的抽水员！”

“什么，我？这……”

黄英从嘴里拿出手指：“不怕，你也会‘势如破竹’的！”

肖军：“支部已经通知张翔给你补习水轮泵的知识！”

六

伴随着惬意的口哨声，黄鸡婆独自在篱寨门边啄蚰蜒。

青年点院坝里，张翔正尖着嘴筒打口哨，放下毛笔，偏头欣赏着手中的图纸：

“水涡轮施工设计图”。

身旁的小方桌上放着圆规、铅笔、墨盘。

他把手一伸，头也不抬地命令着谁：“快给我拿来！”

一根扁担放在他的手里。

张翔一看：“我要的是米达尺！”

站在面前的李月玲明显的不满：“米达尺，米达尺，大家都在为三季稻出力，只有你这个主任在小圈子里用米达尺！”

张翔收起命令作风，“嘿嘿”笑了：“你先听我说嘛……”

“你先听我说。我问你：支部交给你辅导方吉的任务，你抱什么态度！”

话音中，镜头转到离院坝不远的建华家里，刚摘掉文盲帽子的方吉正满头大汗地翻着一本“厚砖头”：《高等物理学》。

旁边，爱打抱不平的奶孩子大嫂摇摆着身子，拍着背上细娃的屁股：“……吹什么牛顿、马顿，哼，专门唬我们老粗！”

方吉气愤地把“厚砖头”甩开。

镜头扭回来，张翔把扁担甩在地下，津津乐道地指着设计图：“月玲，这是我的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李月玲睁大眼。

“水利局正缺设计人员，只要我这张图把温水塘的水涡轮带转了，这不就……”

“这不就当逃兵啦？”

张翔不高兴地把“毕业论文”往小桌上一放：“你哇，脾气越来越象建华，何必说那些刺耳的词呢？”

“我没有好听的！”李月玲生气地把腰间的红药箱一横。

张翔拍着药箱盖盖：“月玲，还是你那当主任医生的爸爸说得对，不能用年轻人热情的幻想来代替严峻的现实。你看，六七年宝贵的时间就这样流去了，月玲，难道我们就这样一辈子……”

话没说完，敖光宗突然拐进篱寨门。正在门边“会餐”的黄鸡婆被他一吓，扑着翅膀飞起来，跳到小方桌上。

李月玲急忙赶鸡；鸡再次起飞，把墨盘掀翻。

乌黑的墨汁毫不留情地泼在“毕业论文”上。

张翔惊慌失措地抢救。

“毕业论文”一塌糊涂。

三人你看我，我看你，一言不发。

黄鸡婆在一旁唱歌：“各多、各多……”

七

雄鸡在草棚上吹“起床号”：“喔喔喔……”

乳白色的晨雾象一条轻盈、柔软的玉带在半山腰萦绕。

活蹦蹦的小鸟用银铃般清脆、婉转的嗓音在树枝上歌唱。

山村的早晨，象一幅明丽的山水画。

远处飘来建华的喊声：“阿爹——”

一个人影从“玉带”中走出，可以依稀辨出他是普宏老人。

建华跑过来，一把扶住：“阿爹，谁叫你起这么早！”

普宏那缠得齐肩宽的头巾沾着露水珠子，那打齐膝盖的“察瓦尔”的裤边上粘满了野草籽。他一手提着粪筐，一手拿着小粪铲——老人在起早捡粪啊！

一老一少在山水画中行走。

普宏：“这牛马粪拌草木灰，又肥又加温呐！”

建华：“您就不顾自己的身子？”

“这把老骨头有啥稀罕！孩子，我给你讲过的那位老红军咋说的：向共产主义前进！”

建华望着这位多年来手把手教自己走路的老教师，一时找不出感激的词来。她把一串钥匙交给老人：“昨晚我开门检查了，保管室一切正常！”说完，转身走了。

普宏望着她的背影，欣慰地摸下巴。

大锤指向蓝天。

钢钎下进出火星。

车轮冲向高坡。

土筐倾泻“瀑布”。

建华和肖军抬着一块大石头迎面而来。

达亚和奶孩子大嫂抬着一筐土迎面而来。

李月玲在给一个社员腿上抹红药水。

阿婆在路边向来往的人们递茶水。

刘雅可站在“农业学大寨”木牌旁向穿梭的人们打着金钱板鼓劲；黄英把纸糊喇叭筒放在嘴边喊“加油”。

乱石滩的打坝工地上，一派战天斗地的沸腾景象！

石头放下，建华把毛巾递给肖军：“他现在需要的是热情帮助，别再‘牛顿、马顿’地叫他！”

肖军拍着粗脖子：“好，说改就改，再刺他就不姓‘肖’！”

前面一辆鸡公车翻了，肖军把毛巾一扔，跑过去帮忙。

阿婆提着茶壶、端着斗碗过来慰问大家，包括她的“心头肉”。

建华迎上去：“阿婆，您老这么大年纪……”

慈祥的阿婆假装生气：“呃，你们到这山沟里来当‘新生事物’，又是风又是火的，就不兴你阿婆也来扶持扶持？上点岁数可不该享清福呀！哈哈……”

拿着纸喇叭筒的黄英气鼓鼓地跑来，扯开尖嗓门：“建华姐，反正我想不通，为啥偏偏这个中农加不进油！”

“谁？”

“还有谁，‘钱糊心’奔利！”

村街上，张翔背着挎包，手里卷着“毕业论文”，在问一个过路人：“呃，见奔利没有？”

过路人摇着头走了。

张翔转过身来，正在恼火，刘雅可猛地撞来，他跑得太急，把插在衣兜里的金钱板也撞在地上。

“你干啥你……”

刘雅可顺从地让这位“老前辈”刮鼻子：“我，我拿点鼓动材料……”

张翔捡起金钱板递给他：“你哇，要成点‘气候’还是多写点诗，学点本事。见奔利没有？”

“在工地上……”

半人高的砖墙上，瓦刀伸腿躺着，灰瓢朝天仰着——“钱糊心”奔利斜靠在墙下，歪着嘴，睁只眼闭只眼，正用一根细签签掏

耳朵。他把签签上的耳屎一吹，愤愤地嘟囔着：“哼，傻瓜，两口子都是傻瓜！一个有手艺不出去捞油水，一个有墨水偏偏跑到山沟来挖泥巴！傻瓜！”

“奔利阿叔，”建华站在面前。

奔利抬头一愣。一扭屁股，又抱起个又粗又长的竹筒水烟袋，埋头“咕嘟咕嘟”抽起来。

建华心平气和：“阿叔，还有些啥想法？你看，整个工匠组都开上了工地。小车坏了有木匠，撮箕破了有篾匠，垒坝砌墙有你们泥水匠，这多好哇！”

“我问你，”奔利拿开竹筒，露出黄板牙，“过去我一个牛尾巴遮个牛屁股，你批评我只顾个人，我算通了；这次，张主任把工匠组拉出去修水涡轮，为大家捞几个，又有哪点不好？”

“阿叔，让工匠组投入学大寨运动，既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又改变了自己的思想，这又有哪点不好？”

奔利白了一眼，又继续抱着竹筒烟袋，“咕嘟咕嘟”，活象是管乐队员在吹大铜号。

建华语气诚恳：“奔利阿叔，旧社会，你月光下给土司种田，太阳下给地主盖房，到头来，还不是吃的锅巴饭，憋的穷人气！今天，我们应该和广大贫下中农一道，把整个心都扑在社会主义上哇！”说着，她操起瓦刀，砌上一块砖，“来，边干边说！”

奔利急忙起身，把刚砌的砖撬起来：“你哇，别给我乱动！——”他指着弧形的砖墙拱，“正在砌‘梳子背’，一马虎，今后怎么压得起千斤？”

建华一喜：“阿叔，我一定学会你这个能压千斤的‘梳子背’！”说着，她又抄起一块砖。

奔利叹息着，挑上一刀灰摊开：“你这洋盘货哇，真没办法！”
哗哗的掌声传来。

大坝空地上，正在休息的社员们围成大圈子热烈鼓掌。
圈子里，方吉怀抱月琴，手指间夹个骨头拨子轻快地拨动琴弦。达亚、黄英等姑娘穿着五彩缤纷的百褶大摆裙载歌载舞。
舞姿婆婆，歌声深情：

金色的月琴金色的歌，
飞过山林哟飞过河。
这不是彝家欢乐的火把节，
是大寨红花开在心窝窝……

暴雨般的掌声送走了舞者，又迎来了奶孩子大嫂别具一格的表演：

“好，叫声大爷、婆婆、阿妹子，
我来把孔老二的老底揭下子！
他哼着‘学而优则仕’的怪调子，
自以为才学高人却把韭菜认麦子。
‘克己复礼’是他的命根子，
步其后尘的有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
看今天，知识青年争当革命的好苗子，
气得这帮杂种瞪眼吹胡子。
他们削尖脑壳钻空子，
想方设法要捅漏子……”

她又说又比拍着怀中的孩子，简直使观众笑得喘不过气来。
一个彝家妹子肩膀上挂个空箩筐挤进人群看热闹，在建华

和刘雅可身旁停下。

建华一扭头，看见了妹子肩上的空箩筐：“阿妹，这箩筐……”

阿妹：“保管室浸种用的，腾出来给工地。”

箩筐耳朵上，是一种异样的绳结——“死疙瘩”。

刘雅可也扭头看绳结。

建华焦急：“他们浸的什么种？”

阿妹不解：“敖队长说是三季稻。”

建华急速眨眼，转向刘雅可：“你去找找张翔，我到保管室去检查！”说完转身奔出人群。

建华急奔的脚步。

急奔的脚步冲进“公社党委值班室”——张翔满脸怒气地往屋中央一站：“戴副书记，你还管不管哇！”

五十出头、矮个子、高颧骨的戴顺古手中摊着报纸，正在听敖光宗说啥，被来人一惊，一时摸不着头脑。

敖光宗见机行事，向二位打了个“你们谈”的招呼，主动退出屋去。

戴顺古明白了张翔的来意，放下手中的报纸，不紧不慢地涮着茶杯，将脏水倒进桌上那只还在冒烟的烟灰缸里，才说道：“火小子，先别急嘛！虽说党委最初讨论建华同志的试种三季稻我有点看法，可现在她把工匠组拉上工地，我看还是有她的道理……”

“这么说，你不支持我……”

“呃，怎么能不支持呢？”戴顺古给对方递上杯水，颇有感触地说，“当年的教训记忆犹新，记忆犹新啊！你和建华她们长征串联到这儿点火，使我第一次成了运动的对立面，教训实在难忘

哇！今天，你们，特别是你，来这儿苦干了几年，想把知识献给农村，真是大有作为，你说，我能不支持？”

屋外，敖光宗正偷偷地把瘦长的马脸贴在门上。

敖光宗贪婪的画外音：“好，只要水涡轮一转动，不愁这棵摇钱树不结果！”

他肩膀一耸走了。

屋里，张翔把手一摊：“可我那张设计图，水利局说要建成了才能鉴定呀！这不就……”

话没说完，刘雅可一头扎进来：“张主任，出……出事啦！稻，稻种被人偷……偷换了！”

张翔油遇火星，夺门而出。刘雅可向戴顺古陪个笑脸，紧追而去。

戴顺古顺手拿起烟灰缸悠闲地涮着。

桌上报纸一幅通栏大标题：热情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

戴顺古牙缝里的声音：“好哇，热情支持！”

烟灰缸里的污水向窗外泼去。

“叭”地一声，一滩污水浇在窗外一棵幼小的攀枝花树上。

八

村街。

普宏、肖军和达亚向建华点头分手。

建华蹠起脚两头看看，象在等谁。

方吉挑着一担湿漉漉的稻种走来，水顺着箩筐往下滴。

建华轻声细语：“家里的好谷子够这个数吗？”

方吉肩膀一耸，扁担换了个肩：“还差点。早晓得这事，唔……”

“怎么啦？”

“今早我才送了几十斤谷子去碾子，想碾点米，这……”

建华给丈夫擦汗：“那快把谷子拿回来，和家里的凑在一起……”

“好！”方吉直点头。刚要走，又停住了，低头看看那水湿的谷子，“这谷子还得晒好几个太阳才能碾，可家里的米都吃光了。”

建华眨着眼，有意问丈夫：“那你说咋办？”

淳朴的方吉有办法了，他拳头一挥：“好！你不是常问我给土司当‘娃子’的时候吃些啥吗？今晚我给你作顿糠馍馍！”

建华激动得说不出话，她为有这样坚定的战友而自豪，为有这样知心的爱人而喜悦。她幸福地目送方吉走去，自己才转过身来。

突然，背后传来喝斥声。

刚从公社赶回来的张翔，气未出，火未熄，迎面拦住方吉：“嗨，挑得倒轻松！就这样塞给饲养场？”

方吉急红了脸，有口难言：“我，不是挑饲养场，是……”

“还解释什么呢？如今是孵不出小鸡又砸了蛋！”他一把抓住箩筐绳子，还想讥讽几句，只见建华冷静地站在面前。

两位青年干部在江边走着。

建华：“有人偷换了稻种，你认为是给你捅漏子吗？”

张翔在一个大石头上坐下，顺手捡起一根枯树枝，没话。

“你不赞成把工匠组纳入学大寨的轨道？”

张翔折下一小节枯树枝，扔在水面上，没说话。

“你不赞成重新浸种，继续试验三季稻？”

漂浮着无数节短树枝的水面上，又扔来一节，还是沉默。

建华直接了当：“小张，你为什么提不起精神？你过去不是这样的呀！”

张翔深深地吸了口气：“好吧，谈就谈。我觉得，对于过去所走过的路，应该冷静地总结一下了。”

随波逐流的枯树枝。

“建华同志，当初，我们自觉自愿地报名上山下乡，哪一个不怀着满腔热血？哪一个没喊一番豪言壮语？可是改变农村几千年来落后面貌，谈何容易！不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哇！几年来，我们脸朝黄土背朝天，汗流得还少吗？可这汗水就象洒在无际的沙漠里，解不了大渴。”

建华指着不尽的江水：“这滔滔的金沙江不正是上游的一条条冰川、一滴滴山泉汇成的吗？记得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那天，当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后，是你第一个冲出教室，贴出了坚决到农村去的决心书。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你正是在这张大字报上写道：愿将自己火红的青春，化为平凡而晶莹的泪滴，汇入到瀚海之中去！”

张翔摆着手：“算了，历史已经过去，我们面临的是现实。”

“就说现实吧。眼下山区的现实是很落后，有很大差别，但正因为落后，才需要我们青年人去斗争；正因为有差别，才需要有志的革命者去缩小它！”建华缓了口气，饱含感情地说，“更重要的是，这里三大革命的实际斗争锻炼着我们，改造着我们。几年来，贫下中农手把着手，帮助我们闯过了一关又一关。就拿刘雅可来说吧……”

张翔呼地站起来，打断了建华的话：“刘雅可？哈哈，我们刚

来的时候，干劲还没他大？再过几年哇，你看吧。”

正说着，敖光宗气喘吁吁地跑到坡坡上：“张主任哇，你害得我连个人影儿都找不着哇……”

张翔把手中的枯树枝一扔，说了句“我还有点事”，拔腿就跑。

建华扬手：“小张！晚上党团组织活动——”

“我尽量争取参加——”

建华看着战友奔走的背影，沉重自语：“该清醒啦！”

九

柳枝拂月。

碎银似的月光撒在小溪里。

晚风中飘荡着悠扬的琴声。

欢快的手指在键盘上跳动——青年点的院子里，黄英在拉手风琴，青年们围坐一起，一边剥豌豆，一边哼着“大红枣儿甜又香”。

刘雅可从屋里跑出来，手里捏着张纸：“保持肃静！保持肃静！”

青年们都转过脸去。

刘雅可扶扶眼镜架：“这是给我妈写的信，征求征求大家的高见！”他咳嗽一声，朗读起来：“妈妈，您好……”

肖军劈头一句：“再戴个帽子——‘亲爱的’！”

黄英推了他一把：“不准打岔！雅可，念下去！”

刘雅可清了清嗓子，正式开始了诗歌般的朗诵：“亲爱的妈妈：您好！一天的劳动结束了，当我给你回信的时候，我们的党团组织活动就要开始了！我们的头上是一轮玉盘似的满月，我们的门前是一条淙淙的小溪；在悠扬的琴声中，我们满怀丰收的

喜悦，剥着自己栽种的豌豆，唱着‘大红枣儿甜又香’……妈妈，我们的生活多美呀！要是能拍成电影，你就能亲眼看到我们在怎样战斗，怎样成长……”

李月玲第一个表态：“没意见！”

黄英接上：“反正我举双手！”

肖军独出心裁：“我举四只手！”

人们愣住了。

“还有两只在这儿！”肖军话没说完，一个跟斗栽下去，两手撑地，两腿指天，来了个杂技团才能看到的“鸡公走路”。

一只手打在肖军倒立的屁股上——普宏马着脸站在面前，身后是建华和达亚。

肖军摸着粗脖子。人们哈哈大笑。

黄英笑得直顿脚。

刘雅可笑得取下眼镜揉眼角。

李月玲笑得按着小腹叫“哎哟”。

欢乐，战斗在农村第一线的年轻人，尽情享受着的特有的，用艰苦劳动换来的欢乐！

严肃的党团组织活动开始了。

建华剥着一节豌豆荚：“今天的内容是分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肖军：“偷换了稻种，放三季稻纸牌的位置却没变，我看这小子准是个老手！”

达亚：“这和去年保管室丢失谷子的事一模一样，也是墙没打洞，窗没戳破，门没撬开，连房顶也没揭！两件怪事很可能出自一个人的手！”

李月玲：“暖，敖队长为啥偏等普阿爹不在场时才让社员去挑稻种来浸？”

黄英：“哼，反正有鬼！”

建华点点头：“除了稻种偷换的事，还可以议一下思想路线上的问题。张翔明明知道今晚过组织生活，为什么偏偏找戴副书记去了？张翔最近思想情绪低落，和他有什么关系？”

李月玲扁扁嘴：“还不是为了他那个‘毕业论文’！”

建华沉思着：“记得我们刚来那年，戴副书记背着公社党委，把一部分知识青年安置费拨给供销社作买卖，对知识青年漠不关心，可是今天对张翔却这么亲热，这又是为什么？”

晋宏拔出烟嘴：“嗯，叫鸡公好办，哑巴狗难防呀！孩子，旧社会，我们彝家山寨能画几个字的，除了土司就是毕摩、西波！……”

刘雅可头次听说：“啥叫‘毕摩、西波’？”

黄英：“就是我们那儿的端公、巫婆！”

晋宏拍着雅可的肩膀继续说：“现在，毛主席把你们这些好苗苗送下来，交给我们，要在这红军用鲜血换来的土地上战斗，那号人是会挖很多沟沟坎坎的！”

建华：“阿爹，农村需要我们，我们更需要农村啊！刚才大家打的几个大问号……”

刘雅可又来打岔：“我再加个问号：种三季稻能多打粮食，为啥还有人挖沟沟坎坎？”

建华：“雅可，你这个问号加得好！不过，光用称粮食的秤杆，是称不出来的！……”

笔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移动——这是在建华屋里，女主人挑灯夜读。

方桌上，小油灯跳动着炽热的火苗。旁边，一面袖珍五星红旗金灿灿、红彤彤，映红了建华丰腴的脸颊。

窗外，怒放的攀枝花顶着露珠，在吐瓣，在展艳。

方桌的对面，方吉在一张图上写啥。显然，这位挥锄抡锤的能手，此刻在学习上遇到难题了。

建华起身倒杯水，轻轻放在他旁边。

一只手伸来，握住那只捏着铅笔的粗大的手，在“水轮帮简图”上改了个“泵”字。

方吉放下笔，握住建华的手，好半天才说：“我算明白了：你们捏笔杆的手拿锄把；我这拿锄把的手捏笔杆，这就是和传统观念决裂！”

小油灯的火苗在建华深邃的眸子里闪烁：“这是场硬仗，也是场持久仗！有的人想让我们甩下手中的扁担，重新关进高楼深院拿那杆米达尺哪！”

“唔，刚才我听说敖队长又约张翔明天去赶场！”

建华眨着修长的睫毛。

十

一条拥挤的乡街人头攒动。长长的货摊子分排两旁。卖书籍、百货的；买农具、土产的；选民族首饰项链、耳环的；喊地方小吃汤元、米线^①的——山村的赶场总是那么琳琅满目、人声鼎沸。

张翔和敖光宗从人丛中挤过来，两人心事重重，旁若无人地说着话。

兴致勃勃的刘雅可迎面挤来，手中拿本新书：“张主任，这诗歌参考书总算买到了！”

张翔不冷不热：“诗歌的基本韵脚记熟啦？”

“‘平’韵好征服，就是抓不准‘仄’声！”

^① 米线：即线粉。

敖光宗脸色一变：“什么‘贼’啊‘贼’的！”

刘雅可：“张主任教我学写诗。”说完，扮一个鬼脸走了。

敖光宗恢复了常态，把手中的设计图还给张翔：“嘻嘻，你带学生啦？”

张翔苦笑着卷图纸，继续刚才被打断的话题：“既然认为图还不错，谁修也一样嘛！你是不是再去温水塘讲讲，说我和工匠组实在是去不了！”

敖光宗很为难：“你的意思我反复讲了，可他们还是咬定这句话：哪匹马配哪副鞍，哪家设计带哪家人马！”

张翔正要说什么，突然“嘭”地一下，他急忙捂住脑壳——一个光膀子大汉大大咧咧地从身旁挤过，肩上的扁担敲在张翔的头上。

敖光宗趁势把张翔朝旁边的小饭馆推。张翔先喊“算罗”，后说“简单点”，最后，竟楞住了：

饭馆前的阶沿上铺着一张围腰帕，上面放着瓦刀、泥掌之类的家什，奔利老汉正唾沫飞扬，招徕买主。

一股无名火冲出张翔喉咙口：“奔利！人穷气大，烟锅巴劲大，你就这样洗手不干了？！呸！”

正在“大拍卖”的奔利吓了一跳。慢慢地，那张核桃脸上堆起了笑容：“张主任，你这是……哦，我懂了！”他急忙把摊子一收，直起腰来，“你，说话算话？”

“对，我一定说话算话！好，好，请县委放心，对这批新来的知识青年一定热情接待！”戴顺古放下电话，笑容可掬，“呃，建华同志，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再讲下去。”

公社党委值班室里，建华凝神站在办公桌旁，窗外隐隐传来赶场的喧哗。

建华：“这个问题就这些，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戴顺古：“是哇，把稻种换了，明摆着是破坏三季稻！不能小看哇！你提的那几个疑问也很有价值！要真的是放光宗同志干的，那的确令人痛心……好吧，我们尽快调查。嗯，你看还有啥？”

建华拳头一挥：“我们知识青年还要烧你一把火！”

戴顺古言不由衷地：“哟，好哇，造反派的脾气。欢迎欢迎！”

“张翔同志最近常找你汇报思想，可是回来后更热衷于他的‘毕业论文’；联系到你负责抓全公社的批林批孔，搞得不咋样；我们青年点批判孔老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和林彪攻击上山下乡的谬论，送了份汇报材料给你，你连看也没看。”

“这，嗨……”戴顺古摇晃着脑壳，“自从那年挪用知识青年安置费，受到公社党委和县委的批评帮助，我总想吸取教训，热情关怀知识青年的成长，所以才对小张的特长关心了一下……至于批林批孔嘛……算了，别给自己找理由了，先把你这把火接下来吧！”

建华严肃而诚挚：“戴副书记，我们这些青年人，都还是些没定形的小树苗，少不了会冒些旁枝斜杈，希望你和广大的贫下中农一起，按照党和毛主席的指示要求我们，帮助我们成长！”

戴顺古装腔做势地点头赞许，直到把建华送走了，才转过身，露出满脸怒气。

窗外，几个娃娃团团围着一个小伙伴，正在玩“批判走资派”的游戏。

戴顺古咬着牙。

他的眼前模糊了：

当年的批判大会上，奶孩子大嫂愤怒斥责戴顺古；戴顺古不肯认输，态度恶劣。群情激昂，口号震天。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建

华和张翔等人杀上台。建华在戴顺古面前拳头一挥：“我们红卫兵也要烧你一把火！”……

刚才的建华站在党委值班室的办公桌前，拳头一挥：“我们知识青年还要烧你一把火！”……

那位“小走资派”跑到窗前，十分天真：“戴伯伯，走资派是什么样子呀？”

戴顺古苦笑着拉过窗户，“嘭”地关上。

场散了，拥挤的乡街这时才宽了、空了。

微醉的张翔和敖光宗走出饭馆，各奔东西。

戴顺古推着自行车走出公社大门：“呃，小张哇，你过来……你哇，我是巴不得为你好，来个‘大有作为’，可你……害得别人说我重犯思想路线错误！”

张翔迷糊地睁开眼：“谁？”

“建华同志这样提还是值得我们警惕啊！啊对了，你那个对象也送了份思想汇报来，表示要象建华同志那样……”

“什么，象建华那样？”张翔转身就走。

戴顺古盯着张翔的背影嘿嘿冷笑。

十 一

建华往灶门里塞个草把，灶膛里的红光在她健美的脸上闪耀：“……农村少他一人，照样前进，我们的第三季稻也照样成功；可是，敌人要是利用他在上山下乡上挖个缺口，这漏洞就大了！”

青年点堂屋里，李月玲在锅台上淘米：“好，听你的，我再和他谈判一次！”她在泔缸前泔淘米水，“不过你也得听听我的：收工回来，打个盹也好，别一有空就来帮我们做家务！”

建华笑微微地：“怎么，不准我回‘娘家’啦？”

李月玲恳切地：“建华姐，当初你看上他，我还真有点想不通，又没文化，形象也一般！现在你看，他和你一条心，扎根农村干革命……”

“说真的，我就喜欢他那傻劲，认准了一个理，就象一根大铁钉那样扎得牢、钉得深！”

“你看我那位，哼！”

屋外，一脚高一脚浅扭回来的张翔，刚要推门，突然停住了。

屋里，李月玲话正来劲：“要不是依着你，我早就和他吹了，干脆！”

建华：“月玲，不能这么简单……”

话没说完，“嘭”地一下，门猛然推开。

张翔愤怒的脸。

李月玲看看建华，走上前来：“……”

张翔“呼”地一下把手中的“毕业论文”甩在桌上。

建华站起来：“小张，今天下午开队委会，一直等你这个主任……”

“主任？少来这一套！”话一出口，一个饱嗝，满嘴酒气。

“怎么，你喝酒啦？”

“你少管！建华，哼，今天我算看透你了！”

“小张，心里有什么话都倒出来吧。”

“今天你不让倒我也要倒了！我问你，你自己愿在这小沟里安家落户，为什么不惜手段还让别人陪你挖一辈子地球？”

“共产主义将要在地球上建立，今天能为它挖坚实的‘地

基’，这正是我们知识青年的骄傲！”

“多美的理想，谢谢你，我的建华同志，你准备牺牲自己，我不干涉。但是难道还要牺牲我的理想，我的前途，还有我未来的家庭吗？”

李月玲再也忍不住了：“张翔，不准你这样说！”她掉转头走到建华身边：“建华姐，别理他！”

张翔瞪大了眼望着她们。

窗外，云移月隐，晚风强劲。

建华强按住内心的狂澜，缓缓扶着月玲的肩：“张翔同志，你说这话我都为你害臊！你难道忘记了？革命先烈在党旗下立下的誓言：牺牲个人，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正是他们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才换来社会主义江山，换来千百万劳动人民的青春和生命啊！可是今天，当革命事业需要你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时，你却变得自私了，讨价还价了！这还象个共产党员吗？！”

张翔二话不说，转身抓起桌上的“毕业论文”：“好，我不象个共产党员！把大队部钥匙给我！我们眼不见心不烦！”

李月玲呆呆地看着。

建华冷静地站着：“干什么？”

张翔把脸盆摇得叮咣响：“我不象个党员，大队这副担子我挑不起！”随着一团红光，他从建华的衣兜里呼地拔出了钥匙。

李月玲一把抓住转身要走的张翔：“说清楚！什么意思！”

张翔扭过头，刚要发作，楞住了：

建华正缓缓地蹲下身去——那是一面袖珍五星红旗啊！

袖珍红旗在建华的手中颤抖：“爸爸，你们用鲜血和生命染红这面旗，为了让她永远鲜红，你们的后代甘愿牺牲个人的一切……”

建华说不下去了，她那泪花闪烁的脸上化出一面劲吹的红旗。

（化出）

劲吹的红旗高高举起，朝前飞奔——山腰，一支解放军呐喊着，奋勇追击一股“杂牌军”。

一个魁梧的解放军战士转过来，手中的驳壳枪一挥——是当年胳膊负伤的红军战士。

就在这时，解放军战士胸脯中弹。

旁边的一位中年人急忙扶住，惊呼。

一个交通员策马而来，欣喜跳下；刚要开口，一见此状，沉默了。

解放军战士焦急地朝交通员挥手。

交通员只好递上一信。

解放军战士拆阅：“……上午十点钟，毛主席亲自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惊喜地朝扶他的中年人捶了一拳：“老张，开国大典！”

押着俘虏胜利归来的战士们沸腾了：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新中国诞生啦！”

“毛主席万岁！”

巍然屹立的解放军战士用手捂住伤口，忘怀地欢呼着，满面笑容，满面红光。

莽莽的群山在旋转。

欢呼的声浪在奔涌。

解放军驻地，坐落着几顶简易帐篷。

山泉载着落叶流逝。

孩啼顺着秋风传送。

帐篷门一撩，老张慢慢走进来。

一位斜坐在床上的妇女正在绣一面小红旗，她兴奋地欠起身子：“老张，新中国诞生啦！”

两人紧握的双手。

老张眼眶湿润。

妇女热泪盈眶。

镜头缓移在妇女身边的一张熟睡的小脸上。

小脸特写。

画外音：

“呃，小生命也诞生啦？”

“刚报到！”

“扛枪的，还是绣花的？”

“能扛枪，能绣花！”

“什么名儿？”

“等她爸爸回来取呢！”

令人心碎的音乐骤起。

老张噙了半天的热泪，终于夺眶而出。

泪珠滴在熟睡的小脸上。

妇女震惊。

“别难过，她爸爸听见了新中国的礼炮声，听见了五星红旗的飘扬声，听见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的庄严宣告，他是含着笑容离开我们的！”

妇女颤抖的手在飞针引线，晶莹的泪珠顺着脸颊成串地落到红旗上。

老张俯下身去对着小脸：“孩子，你在新中国的礼炮声中加

入了我们的行列，你在五星红旗的飘扬声中投入了我们的战斗，应该叫你——建华！”

妇女咬断金线，把袖珍五星红旗放在小建华胸前。

强烈共鸣的画外音：“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国旗，要让它永不变色，还看你们！”

小建华睁开美丽的小眼，小拳头一挥。

红旗特写。

歌声激越：

红旗鲜血染，
光芒照山川；
一代新人擎在手，
何惧征途多艰险。
春燕展翅迎朝阳，
前程似锦谱新篇。

歌声中，一面翻卷的红旗一直占据整个画面，在它上面叠印着以下镜头：

两岁左右的建华在妈妈的怀里摇着小纸旗，戴着大红花的志愿军战士在夹道的人群中通过——街心横幅：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系着红领巾的建华和同学张翔站在傲雪的红梅下，怒视着一台被冰雪覆盖的瘫痪了的外国大机器；旁边贴着一张墨迹未干的大标语：雪压冬云何所惧！

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建华和同学们一道，在学校墙壁上刷大标语：“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猛烈开火！”旁边，张翔正铺开大纸挥笔疾书，桌边的肖军不注意把墨汁溅到张翔的白衬衣上了，张

翔脱下衣服，只穿件背心，仍然豪情满怀地拿起大笔。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红色大标语挂在车箱上。

鞭炮齐鸣，锣鼓震天。

老张把背包放上汽车，回头还想嘱咐儿子张翔，张翔却性急地跑开了。

人群中，戴着大红花的建华站在妈妈面前，谛听着亲人的嘱托，肖军、黄英和李月玲也站在旁边；张翔焦急地跑过来，正要催他们上车，只见建华妈掏出袖珍红旗，庄重地递给女儿，女儿噙着热泪紧紧捧在胸前……

（化入）

捧在胸前的红旗，慢慢放在桌上。

满屋的青年。

建华抹尽热泪，深情地看着张翔。

张翔抬起头，内疚地看着大家。

黄英：“张翔同志，反正我们欢迎你！”

肖军：“我保证再不挖苦你！”

刘雅可：“我写诗也不成那个‘气候’了！”

李月玲默默地递给张翔一杯水。

张翔把水放在桌上，猛然——

方桌特写：鲜艳的袖珍红旗旁边，是那份极不协调的“毕业论文”。

张翔犹豫着捡起图纸，小心地卷着。

建华细心地观察着。

十 二

鸭子背上。

一片葱绿的秧苗顶着露珠，沐着阳光。旁边插块木牌：三季稻秧母田。

建华和普宏等人在田里扯稗子。

普宏：“支书捎来的信看过了？”

“嗯，支书在读书班也惦着家里的斗争！”建华深有感触，“阿爹，这段时间我越来越感到，过去在学校里也讲阶级斗争，可没想到有这么复杂！”

普宏捏着一把刚扯起的稗子：“复杂就复杂在好心人可能给你辣的尝，而别有用心的人却给你灌甜的。党内、党外，走资派、四类分子，它们之间，可不是云南的大象，东北的虎——互相不串门哇！孩子，在我们这个大课堂里学党的基本路线，越学心里越亮堂呐！”

建华一边专心听，一边扯稗子，“啪”地一声，稗子断了，手里只捏着几片叶子。

“呃，这不行！扯稗子可不象割韭菜，要拔大葱！你不刨根，它就冒新的！”

建华感激地看着眼前的好老师，回味着：“你不刨根，它就冒新的？阿爹，小张他……”

老人已经走到田坎边，拾起粪筐粪铲回头说道：“我这就去‘捉拿’这位主任。”

老人走到一大片新开的梯田边呼喊，远处正在给梯田铺熟土的人们向这边摆手。

旁边，刚砌好的池子墙上，刘雅可正在书写“氨水池”三个字，老人刮刮他的鼻子，又拖着寒腿走了。

老人来到“见风长”的大坝工地上，正在长堤上干活的人们向这边摆手。

老人快步走在村街上，不知谁家的收音机传来“嘟嘟嘟”的对时声。

桌上的半导体收音机：“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十二点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广播，在这次节日里，播送通讯：《广阔天地炼红心》……”——青年点的男寝室里，和衣躺着的张翔在床上折腾。

“走，给我回‘广阔天地炼红心’去！”普宏抓住张翔，捉拿出门。

张翔看着严峻而热情的老人，终于拿起靠在门边的扁担，朝工地走去。

普宏目送着张翔溶进了金色的阳光里，才一转身，捡起一坨马粪扔在筐子里。刚要提腿，突然按住膝盖头。老人咬咬牙，捶捶腿，又操起了小粪铲。

大坝工地上，哗哗的笑声从休息的人堆里飞出。

奶孩子大嫂抱着孩子拿着报纸走过来，不动声色。

人堆里，奔利老汉正在吹牛：“……现在城里的行市哇，是养儿赔钱，养女赚钱！光说那收的嫁妆，嗨呀呀……”

“奔利大哥，”奶孩子大嫂走了进来，“这么说你家三三就不好找老丈人罗？那我们两个打亲家！”

人们齐声喝彩。

黄英急匆匆地挤进来：“建华姐在这儿没有？不好啦，普阿爹不好啦……”

挂着听诊器的李月玲把铺盖掖紧——这是在保管室的晒坝

上，李月玲坐在手扶拖拉机的拖斗里，照看着躺在担架上的普宏阿爹。

建华安慰着老人，握手惜别。

老人指指旁边的一大堆牛马粪和粪筐粪铲。建华含泪点头。

建华在晒坝上招手。

拖拉机开出了晒坝，老人在招手。

建华跳上磨子石招手。

拖拉机开到了村口。老人招手的轮廓。

建华奔上高坡招手。

拖拉机的黑点在公路的尽头消失了。

高坡上，建华扬起的手停住了。

风吹拂着她的裤管，吹拂着她那洗得发白的军便衣：呼啦啦、呼啦啦……

十 三

午后的斜阳把一个瘦长的人影投在村街口的大批判专栏上——敖光宗嘴角上吊支烟，两手抱在怀里，冷笑地看着刚贴的大字报：“扎根农村干革命，反修防修拔修根！”

背着书包的三三和扎羊角短辫的小姑娘兴冲冲地跑来。

三三拿着小本本：“敖队长，你看我画的大公鸡象不象？”

敖光宗头也不回：“嗯，象。”

羊角辫：“你看我画的大虾象不象？”

三三不满：“她画的不是大虾，是大锁！”

羊角辫翘嘴巴：“什么大锁呀，是大虾！”

敖光宗突然转过身来。

三三：“不信你去看，和我们保管室的大虾锁多象！也和敖队长家的大锁一模一样！”

羊角辫一赌气，独自走了。

敖光宗猛然一惊，一把搂住三三：“你说啥？”

“噢，你忘记啦？换稻种的前天晚上，我爹叫我上你家要点酱油炒菜，看见你掏出把大虾锁……”

“你看错了吧？”

“我的眼睛能当空军！”

“那……三三，这是大人的事，娃娃家就别乱说了，啊？”

“好，我保险一个人都不说！”三三蹦跳着走了，又回头神秘地补上一句，“除建华阿姨之外！”

敖光宗慌得急忙扬手：“呃呃，你去哪？”

“去找建华阿姨干活！”

敖光宗呆呆地站着。

几个社员扛着工具议论着走来：

“绳子带上没有？”

“工地上等着炸石头哩。”

敖光宗的马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只见他把烟屁股在大批判专栏上狠狠一拧。

大坝工地旁的青石山上，穿着红色运动衫的建华在腰间系了条宽宽的牛皮安全带，把刚脱下的军便衣往石头上一甩，对肖军：“走，点炮！”她抓住安全绳，一纵身朝空中荡去。

雄鹰在蓝天翱翔。
建华在蓝天翱翔。
肖军在蓝天翱翔。
峭壁上，建华和肖军点炮的影子。

工地上，达亚挥着小红旗，吹着哨子。人们放下活儿，钻进旁边的工棚。

石头上的军便衣被拿走。

军便衣静静地放在山路口上——三三捡起衣服，见四处无人；焦急中，突然伸手摸衣兜：是一面袖珍红旗。

三三惊喜地提起衣服朝工地跑去。

工棚里，挤满了躲炮的人们。突然，人们大惊——
开阔的空地上，三三提着衣服的影子。

已经燃烧的导火索。

人们惊喊。

建华在石头上找衣服，她突然震惊地回头。

三三不知所措，进退两难。

导火索越燃越短。

建华睁大的眼睛。

年幼的三三被意外的情景吓呆了，一动不动，只见那军便衣从他手中慢慢滑下。

一声巨响，提在手上的猪脑袋掉在地下——村街上，奔利不

等敖光宗说完，拔腿就跑。

工棚边，人群密集。

奔利冲进人群，只见三三躺在黄英的怀里，建华正在他腿上抹红药水。

奔利一头扑来：“三三啊……”

三三看着掉了魂的爹，反倒莫名其妙。

奔利：“伤，伤，快给你爹看看！”

三三把腿一缩：“偏不给你看，要给建华阿姨看！”

奔利青筋一鼓：“建华阿姨、建华阿姨，你今后再提她，老子拿棒棒敲你！”

达亚：“你这是什么话！建华怎么啦？”

奔利呼地站起：“怎么啦，她逞能！种这背时的三季稻，害得手艺人没活路做！连我这娃娃的性命也拿给她耍把戏！”

人群怒吼了：

“你少装疯卖傻！”

“呸！钱糊心！”

“你的脑壳倒要用棒棒敲敲！”

奶孩子大嫂挤过来，一把拧住“亲家”的耳朵：“你听着，老娘告诉你：是建华扑在三三身上，才保住你这金疙瘩！”

奔利好半天回不过神来。突然，他一把拉住为三三抹药的建华，袖子一捋——

胳膊上，伤痕道道，血迹斑斑。

活了一个“花甲”的奔利，喉咙塞了，头一回尝到了“感动”的滋味。

建华放下袖子，主动打破沉默：“奔利阿叔，你来得正好，这回再看我这徒弟会不会砌能压千斤的‘梳子背’！”

人们乐了——这是含着热泪的乐啊！

十 四

大队办公室里。

张翔伏在桌上，一边“嗯嗯”地接电话，一边在纸上记着。

张翔放下笔：“您刚才说的那几方面，我都清楚啦，好！好！”他放下话筒，拿起记录稿纸，喜滋滋地跑出去了。

满天的火烧云上托出人们收工的剪影。

一棵峥嵘挺拔的攀枝花树。

建华按住腰奔来，背靠树干。她满脸汗珠，喘着大气。

几个收工的社员走过来。

建华急忙蹲下身，把系好的鞋带解开、系上；系上、解开，直到有说有笑的社员们走远了。

建华艰难地直起身，把手中宽宽的牛皮带死死勒在腰间，以此来压住巨痛。她刚理好皮带外面军便服的衣角，见张翔拿着张纸跑来，便急忙揩干脸上的汗珠。

张翔来到面前，十分感动：“建华，我都知道了！”他扬扬手中的纸，“刚才戴副书记来电话了，叫我把这典型整理出来！”

建华不解：“什么典型？”

张翔：“你看你，舍己救人，当了典型还不知道？”

建华沉思着：“哟，他这么快就知道了？”

张翔看着纸条：“重点整理几个方面：一是你和贫下中农有血肉感情，连五六岁的娃娃都会把你丢了的衣服送回来……”

“我不同意这样做！”

张翔笑了：“你当然不同意罗，哪有英雄自己吹自己的？”

建华十分严峻：“不，这里面有问题。”

张翔一惊：“啊……建华，这次我不得不说句公正话：对戴副书记，我们过去火烧过他，批斗过他。可我们不能用有色眼镜看他嘛。现在，他对我们确实不坏呀！就说这次整理材料的事吧，他的确出自对知识青年的关心，想和你处好关系，怎么说里面有问题呢？”

“小张，你说，我的衣服为什么会突然丢失？三三为什么在点炮的当口突然跑到工地？为什么事情刚发生，戴顺古就知道了？小张，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

“建华，”张翔尽量好言相劝，“你把什么都看得很严重，自己一个劲地风里雨里斗、斗、斗！何苦呢？建华，你在农村安家落户，付出了心血，你作的牺牲已经不少啦！”

“不，我做得还远远不够！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哪怕是缩小百万分之一、亿万分之一，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都是值得的！”

“这可是在山沟沟里说说的。”张翔精神颓唐地说，“这次春节回家探亲，老同学坐了一屋子。大家喜气洋洋，当工人的说他怎样占领上层建筑；参军的说他怎样为祖国守大门；工农兵学员又说他在大学如何‘上、管、改’……轮到我了，我怎么说呢？攀枝花大队还这么落后，六七年没搞出什么名堂，说不起气壮话……”

建华语气铿锵：“你应该昂起头来，自豪地回答：我们是毛主席的知识青年，是缩小三大差别的先锋战士，我们书写着前无古人的伟大诗篇。几千年来，总是说‘读书做官’，‘务农卑贱’。今天，我们要把这个案翻过来，将孔老二的破烂货踩在脚下！”

“好好，我不干涉你这优美的‘抒情诗’！这材料我也懒得自找麻烦！”张翔说完，竟一人先走了。

建华急迫两步，突然紧紧按住腰。

建华忍住急剧的腰痛，在山路上蹒跚地走着，额上汗珠颗颗。

前边，正在追逐小伙伴的羊角辫姑娘一个跟头栽下去，呜呜直哭。

建华过来，牵她走。

羊角辫摇着头哭，小脚丫子渗出血来。

建华咬着牙把羊角辫背在背上，又迈出了艰难的一步。

背着羊角辫的建华走上山岗，挺拔的身躯在血红的夕阳衬托下，活象一尊闪光的雕像。

背着羊角辫的建华走在小河中央，那双不听使唤的脚踩在一个个刚露出水面的鹅卵石上。

水面上倒映出她汗珠流淌的脸。

粼粼的波光如颗颗金星，在她的眼前飞逝。

建华终于走进屋，一把扶住门框。

屋里，方吉正伏在桌上画“水轮泵简图”，头也不抬地说：“你回来得正好，我又遇上个‘节疤’！”

建华坚持着走过来，握住方吉那捏着铅笔的大手。刚要写，伴随着咯的一声，铅笔尖杵断——她终于支持不住了。

小油灯的火苗在顽强地燃烧。

床边，李月玲把手伸进建华军便衣下，突然一惊。

方吉焦灼。

李月玲缓步来到窗前，方吉忐忑不安地跟来。

李月玲心情沉重：“三三是救了，可石头却在她腰上留下了内伤！”

方吉：“严重不？”

“一根肋骨……”

方吉一头扑向建华：“建华！建华哇！……”

建华慢慢睁开眼，看着两位战友，天真地笑了：“月玲，给我吃颗止痛片。”

月玲：“不！你必须上医院！”

“月玲，一根肋骨算啥！记得普阿爹说过，当年一位红军，半边身子的肋骨被敌人炸断了，还坚持走完二万五千里！”

“那是战斗年月，眼下……”

“眼下就没有战斗？”

“我知道你放不下三季稻！建华姐，实在不行，明年再种也不迟哇！”

“是不迟。可是有人在上山下乡这个新生事物上戳一个窟窿，明年再补就迟了！”建华艰难地直起身，“我在想，这稻种被换，放在石头上的衣服被拿走，还有我们内部战友思想的出岔，这些，难道光冲着三季稻来的吗？或者冲哪一个人来的吗？没有枪声的战斗啊！你们说，我能离开这个战场吗？”说着，她抓起枕边的剪刀，拿过桌上的断铅笔削着；用力过猛，引起腰部的巨痛。

不会流露感情的方吉夺过刀和笔，背过身去，边削边揉眼角。

建华抹着月玲的泪眼：“月玲，有人认为我们知识青年说不起气壮话，我倒觉得应该自豪！应该骄傲！”她按着两位战友的肩膀站起来，深情地仰望着墙上那张毛主席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挥手的画像：“今天，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有数百万接受

过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战友，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正用青春作笔，用汗水作墨，用广阔的土地作纸，在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写汇报啊！”

深情的歌声：

攀枝花朵向阳开，
金沙水流中南海；
革命征途阳光照，
山乡新人朝前迈。

歌声中，画像上的天安门城楼化为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一轮红日从金水河上冉冉升起；冉冉升起的红日又化为金沙江上喷薄而出的朝阳；建华和她的战友们扛着农具，走在洒满阳光的路上。

十 五

村街上，穿着大摆裙的老阿婆用围腰帕统着什么，正冲一个背影扬手：“你回来！敢走！”

张翔转过身，极不耐烦：“阿婆，我们青年人的事，您老人家还是少过问点！”

“我少过问点，可有人作梦都在想多过问点，打你的算盘哩！我问你，几次叫你上我家来，为啥躲着我？你不是没看见，建华肩上的挑子多沉，可你还鬼迷心窍！”

“阿婆，我早就说了，我跟建华不能比。”张翔说完，匆匆走了。

阿婆指着他的背影：“好，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方吉拿着扳手过来。

阿婆看着方吉，感情凝重：“你和月玲打死都不告诉我，可我还是看出来了：建华这孩子，脸色越来越难看哪！”说着，老人从围腰帕里拿出几个鸡蛋，塞在方吉手上：“你普阿爹和支书都不在家，张翔这孩子又……”

“阿婆，您别急……”

“不急还成？毛主席这么信得过我们，我们更得为这些苗苗长成材劳神哇！”

方吉感动地点头：“阿婆，这是没有枪声的战斗哇！”

他抬头看天。

云天。乌云在“紧急集合”。

工地上。达亚正向几个骨干交待：“建华叫我们作好防洪的准备，谨防大水冲垮堤坝！”

骨干们抬头看天。

看天的肖军埋下头，狠狠地挖了一锄，沟里的水便顺着刚挖开的缺口流进来——这是在鸭子背的秧母田坎上。不远处的奔利也在挖着。

敖光宗挑着空箩筐走来：“呃，这是干啥？”

肖军白了他一眼，又埋头挖口子。

奔利停住锄把：“敖队长，建华这洋学生都摸出了种田的道道，你这土生土长的庄稼人还装糊涂？这叫淹水保苗防霜冻！”

敖光宗静静地听着，风把他梳向左边的头发吹向了右边。

十 六

镜头从一棵疾风中的攀枝花树的顶端开始，落在树下站着的建华、肖军和达亚身上。他们各掌一只马灯。

建华：“都后半夜了，你们快回去休息吧！我再遛一圈就回来。”

肖军：“你都好几夜没合眼了！”

达亚：“你一遛又要上鸭子背！”

建华：“好，就在附近。”

两位战友只好和建华分手了。

建华看看浓重的夜色，把手中的马灯拧得更亮。

马灯照出裤脚高挽的双腿——建华走在田坎上。

马灯照出一颗颗刚露出水面的鹅卵石——建华踩着石头过河。

刚跳上岸，腰部一阵剧痛；她掏出衣兜里的止痛片甩在口里，蹲下身去，捧起河里的清水。

捧起的清水刚送到腮边停住了，马灯辉映出的粼粼波光在建华微笑的脸上闪耀。

建华略带孩子气的画外音：“要是被张翔看见了，准又说我傻了。可是，干革命正需要一股傻劲呢。想一想多少年后，我们的斗争，将会使我们的后代，继续书写无产阶级革命的史诗，迈向共产主义的明天，我们是何等幸福啊！”

建华喝水吞药，幸福地抹抹嘴巴。

突然，一阵“必必剥剥”的水声。

建华伸手：“啊，冰雹！”她提起马灯，转身急奔。

深墨色的旷野里，一团灯火在通往鸭子背的陡峭山路上移动——建华抠着岩缝，登攀；抓住野藤，攀登。

冰雹袭击中的鸭子背上。一个人影在秧母田边挥锄放水。

夹着冰雹的“必剥”声，随着锄头的起落，依稀可闻咬牙切齿的咒骂：“……好个三季稻，呸！水涡轮给我丢了，到嘴的肥肉给我扔了！哼，人不报应天报应……”

旋即，挥锄的人影迎面奔来。

突然，“咣”地一声——锄头碰在黑墙上。

黑墙上写着：“氨水池”。

锄头朝黑墙砸来。一块砖头松动，锄板伸在砖缝中撬。随着一种金属断裂的声音，一股氨水涌出刚撬开的窟窿。

远处，一团灯火爬上鸭子背，朝这边移来。

黑墙边的锄头拖走了。

氨水往外急涌。

建华跑过来，忙用泥巴堵洞。

泥巴被冲走。

她用手堵。氨水从指缝间射出。

她用肩膀堵。氨水驯服了。

手在地上捡起一块明晃晃的东西——是三角形小铁块。

建华在呼喊。

冰雹在倾泻。

十 七

清冷的早晨。鸭子背上。

干晾着的秧母田里，三季稻秧苗萎缩地搭拉着脑袋。

四周田坎上，无声的人们心痛地弯着腰，察看灾情。

风，凛冽的风啊！

人群外，张翔匆匆奔来，气愤地把“毕业论文”塞在衣兜里。敖光宗跟在屁股后面，口沫飞溅：“……温水塘怪你和工匠组老是不去，他们已经另请高明了！我尽量解释……”

“算了算了!”张翔不耐烦地一挥手,钻进了人群。

人们的眼睛从这位脸色冰冷的主任,移到了秧母田里那位弓着腰的“短辫子”身上。此时,她正轻轻地拔起一棵秧苗。

张翔把腰一叉:“这,嗨……”

“短辫子”直起了腰,抬起了头——建华呵,眼,熬红了;脸,憔悴了;肩头的衣服,被氨水咬烂了。她的声音有些沙哑,但似乎更深沉坚定:

“小张,事故一定会查清的!我想先设法抢救秧苗……”

“还抢救?”张翔极力使自己冷静,“建华,你真是到了黄河心还不死哇!”

建华跳上田坎:“你们看——叶烂根不烂!”她把手中的秧苗举起。

秧苗被人们争传着。热烈地议论:

达亚:“对,只要及时采取回升温度的措施,还能抢救!”

黄英:“反正有根就有苗!”

奶孩子大嫂:“我就不信,打昏了就不兴醒过来!”

“……”

敖光宗从张翔的背后钻出:“张主任,建华同志的心情我们要理解哇!这苗苗能转过颜色,那是最好不过!怕就怕到头来偷鸡不着,倒蚀把米!”

建华久久盯着这位从背后杀出来的角色。

张翔被敖光宗一番话打醒,把心一横:“算了,别救了,这田糝了,想别的办法挽回损失!”

建华目光炽灼:“我不同意这样作!”

群众轰动:

“张翔,你这是烂罐子烂甩!”

“不准破坏三季稻!”

“秧母田不准粜！”

“……………”

张翔被这愤怒的吼声震住了。他手背拍手心，正要发怒，方吉焦急地冲进人群，指着手中的“水轮泵简图”请教：“张主任，水轮泵的黄油被冰雹冻住了，这个部位的故障你看怎样排除，要不然，今后的第三季稻就……”

火冲脑门的张翔呼地一把将图纸揉成一团，甩在地上。

老实憨厚的方吉，此时脸上的肌肉愤怒地抽动着。

铁塔似的肖军青着脸冲过来：“捡起来！”

张翔颈项鼓青筋：“你要干啥！”

肖军指着他的鼻子：“捡起来！”

不知咋办的刘雅可吓得两边劝：“算了嘛！算了嘛！”

见机行事的敖光宗长马脸一拉，惊风火扯吼起来：“哎哎哎，不要动手动脚嘛！哎哎哎……”

就在这眨眼之间，建华迅速地扫视了一圈，把各类人物的神态尽收眼底，突然喊道：

“肖军——”

肖军停止了争吵。这个铁疙瘩头一次哭了。

沉默，难忍的沉默啊！

奔利和事佬似地摇着头，说出了他最近一直思考的问题：“建华哇，过去我不了解你，现在清楚了，你是为大家好，可为啥偏偏还‘棍棍棒棒’的嘛？”

“阿叔，既然是革命，就必然有斗争，别说‘棍棍棒棒’，还可能‘真刀真枪’呢！”建华慢慢蹲下身去，捡起揉碎了的简图，沉痛地对张翔，“小张，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我们可不能忘记了毛主席的教导，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哇！”

“建华！”张翔焦燥地说，“我苦口婆心地劝你、劝你，你连半

个字都听不进去。我还是大队长，还得当这个家吧！先把三季稻的工作都停下来，再商量补救办法。老敖，这秧母田，你马上叫使牛匠来秒！”

敖光宗转身要走，建华迎面拦住，斩钉截铁：“不准秒田！”

张翔冲过来，在建华面前摆开架势，刚要来个“总爆发”，突然响起“戴副书记来了”的喊声。

张翔一喜：“他来了？”

建华一疑：“他来了？”

张翔扭头冲出人群去迎接稀客。

奶孩子大嫂心直口快：“哼，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建华，别理他！”

黄英胳膊一挥：“反正给他条冷板凳！”

“……………”

建华止住大家，胸有成竹：“不，来得正好。我和达亚去迎接他！”

在通往鸭子背的陡峭山路上，戴顺古用手中的草帽当扇子，边爬边扇。尽管他衣着朴素、脚穿草鞋，一副深入基层的样子，但从他那拉风箱似的喘气声中，却能得到另一番启示。

张翔在旁边扶着客人：“请您在大队部谈您偏不，离鸭子背还远着呢！”

戴顺古扇着草帽：“经过文化大革命了，哪还能当官做老爷，成天蹲在办公室里……”正说着，他猛地一抬头——

建华含笑站在面前：“达亚，拉他一把！”

戴顺古先惊后笑：“你……就爱话中有话！”

建华朗朗一笑：“你，就爱神经过敏！”

达亚哈哈大笑，拍手称快。

张翔厌烦地吐了口气。

戴顺古坐在旁边的石头上：“好，就在这儿扯扯吧！”他解开衣领，“建华哇，你们种三季稻的争论，我已经听说了。至于到底咋办，还可以商量。我只是希望你们团结起来，正确处理，啊？”

达亚不解地听着。

建华静静地听着。

“我今天来，是说另一件事：这次的外出工，轮到你们青年点了，是不是叫同志们准备一下，等会儿甲方就来汽车接你们……”

达亚急了：“戴副书记，你这不是活坑人，还没上楼就抽梯子！”

戴顺古高姿态地摆着手：“达亚同志，你看问题就片面喽。领导对知识青年各方面包括收入问题，生活问题，都要关心，和社员不一样。这不怪你，今天不懂往后就懂了嘛……”

“老戴同志，”建华一字一句地说着，“你算说对了，过去我不懂，现在我懂了，今后还会更懂：走资派思想路线上的错误，靠一两把火是不能完全烧掉的！”

张翔挥手干涉：“建华，你怎么这么放肆！”

建华寸步不让：“在严酷的阶级斗争面前，革命者就应该进攻！”

戴顺古坐不住了，把刚点上的纸烟甩掉：“建华同志，你这是什么意思？”

建华看着戴顺古突然的冲动，反而意味深长地笑了。好半天，才慢慢说道：“看来，我刚才那句话点中要害了！老戴同志，我想请教你：这外出工一走，青年点一散，三季稻还怎么抢救？偷换稻种、放水破坏的事还查不查？你好象对知识青年的生活、收入很关心，但是为什么对青年参加阶级斗争却这样漠不关心？”

而且，非得把根子拔出攀枝花大队才解决生活、收入问题吗？老戴同志，我们每一个党员都要做上山下乡的促进派，不要倒退啊！”

“好好好，”戴顺古拍着屁股站起来，“我倒退，我又变成走资派啰！攀枝花大队的事我管不了，你们自己作主吧！”说完扬长要走。

张翔一把拦住：“戴副书记，你……”

“我受点委屈没啥了不起，可是，张翔，我提醒你，你是主任，不能这样目无组织，目无领导！”

看着戴顺古独自冷冷清清地下坡了，张翔一头扑在坚硬嶙峋的岩石壁上，压低嗓门：“秧母田必须秒！”

建华挺起胸：“不能秒！”

张翔呼地转过身，抱起路边的一块大石头，高高举起，咆哮起来：“必须秒！！”

沉重的石头摔下，沉重的音乐骤起。

建华的目光似两把利剑，如两盆烈火：“没有党支部的决定，谁也不准秒！”

汹涌的金沙江卷着漩涡，撞着礁石，浪花溅满银幕……

十 八

沉重的音乐响在冷秋秋的鸭子背上。

建华沉重地蹲下身子，慢慢从秧母田里拔起一棵临近死亡的秧苗。

建华缓步走到鸭子背的边缘，那蜿蜒的大江、熟悉的村庄都出现在脚下。

鸟瞰下的饲养场。镜头用大焦距变幻摄出敖光宗肩扛犁

头，挥着树条，发疯似地赶着牛朝外跑。

建华冷静地看着，咬着嘴唇。

鸟瞰下的村街。三五个手艺人挎着工具袋，急急忙忙朝村外涌。走在中间的奔利从屁股上抽出曾经差点“大拍卖”的瓦刀，脸上又浮现出那种贪利的笑容。

建华把嘴唇咬着，咬着。

鸟瞰下的青年点门前。张翔把一张卡片塞给刘雅可手中，又夺过他打好的行李，正要朝停在旁边的汽车上甩，黄英冲上来一把抓住，两人争抢着行李。不知咋办的刘雅可带着哭相夺回行李，往地上一放，一屁股坐在上边，呆呆地看着手中的卡片：“外出工证明”。

建华看着，看着，一丝股红的血慢慢从她嘴角渗出。山风吹着她的浓发，飘呀，飘呀……

建华一扭头，看见了那条蜿蜒的金沙江。

涛声越来越响，金沙江越来越近，最后，涛声雷动，大浪拍天。

建华刚毅的面庞上叠印着片头出现过的画面：

她手捧金色的稻种，激动地抚摸着那闪光的山洞石柱。

建华深情的画外音：“毛主席啊，您曾在这里指挥千军万马，战风斗浪，在长征的路上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今天，我们知识青年也誓作革命的种子，在缩小三大差别的长征路上，战风斗浪，永不回头！”……

迸出高亢的主题歌：

啊……………

翱翔在高高的蓝天，

扎根在巍巍的群山；

肩负着时代的重任，

敲起那进军的鼓点；

战斗！战斗！

向前！向前！

毛主席送咱光荣称号，

我们是革命的知识青年！……

歌声中：

蓝天高远。

大江奔涌。

鸭子背上的建华拳头一挥，疾步走去。

迎面走来肖军、达亚和方吉。

建华：“马上通知所有党员，邀请全体贫下中农参加，召开紧急会议！”

肖军：“我赞成！”

达亚：“我马上去通知！”

方吉：“阿婆出了个主意：在秧母田边生火，回升温度！”

建华：“这是个好办法！不过，这好比一个人，冻僵了，光烤火还不行，还得给他穿衣服、盖被子！”她看看手中临近死亡的秧苗，“别说几滴冰雹，就是高天滚滚的寒流我们也要顶住！我们有毛主席撑腰，有群众支持，这秧苗一定会在这沃土里深深扎根！”

正说着，李月玲着急地跑来：“建华姐……刚才县医院来电话，说普阿爹的腿还很危险，人却不见了！”

建华一惊。

正在这时，一个亲切的呼喊在温暖的春风中传送：

“孩子——”

在通往鸭子背的陡峭山路上，一个人影正跌跌撞撞地奔来！

建华猛醒，飞奔下山：“阿爹——”

普宏阿爹往上奔：“孩子——”

建华往下奔：“阿爹——”

大江在呼喊：“孩子——”

群山在回荡：“阿爹——”

建华一头扑向亲人，热泪夺眶而出。

老人抚摸着孩子的头，万分激动。

老人举起他的小粪筐：“孩子，你看！”

粪筐里，是一坨拳头般大的牛马粪，上边长着几株翠生生的嫩秧苗。

建华明白了，她激动地捧起牛马粪，心头滚过热浪：“阿爹，您给‘秧苗’送来了温暖的‘被子’啊！”

捧起的牛马粪撒向了天空——这是在鸭子背的秧母田里，建华、阿爹、肖军等人在顽强地撒粪。他们撒啊撒。

黄英、月玲等知识青年跑来了，她们撒啊撒。

奶孩子大嫂带领社员们跑来了，他们撒啊撒。

鸭子背啊，又唱起了沸腾的战歌！

秧母田啊，终于盖上了温暖的“棉被”！

准备抄田的敖光宗赶着水牛跑来，一惊。

准备平田的张翔扛着耙子跑来，一愣。

张翔甩下耙子，颤抖着掏出支烟，敖光宗忙过来划火柴。第一根，断了；第二根，着了；张翔刚一埋头，一阵风，又灭了。

十 九

“呼”地一声，火柴划燃，随即“轰”地一下，变成熊熊大火——夜色浓重的鸭子背秧母田边，一堆，两堆，三堆……

篝火，燃了，燃了！

深情的彝家弦子音乐，响了，响了！

篝火边，老阿婆戴着老花镜，一针针、一线线，为建华缝补肩头的破口子。

火光映出老人的笑脸，象盛开的金丝菊。

火光映出建华的笑脸，似怒放的攀枝花。

刘雅可从秧母田里取出温度计看看，兴奋而内疚地递给建华。

李月玲从秧母田里小心地拔出一棵秧苗，惊喜地递给建华。

小秧苗嫩叶翠绿，姿态挺拔。

人们围了过来，张张笑脸都对着这正在苏醒的秧苗。

一种幻觉出现：

一片秧苗瞬息间拔节、扬花、吐穗。

无边的穗海微风送浪：吹过去一片金波，送过来一层绿浪；吹过去一层金浪，送过来一片绿波；
第三季稻丰收啦！

层层“波浪”化为层层彩绸。欢乐的人们载歌载舞：

“金色的月琴金色的歌，
飞过山林哟飞过河。
这不是彝家欢乐的火把节，
是向毛主席献上广阔天地丰收果……”

怀抱月琴正在伴奏的方吉突然拨断了弦，他低头一看，才发现手中拿的不是骨头拨子，而是个三角形的小铁块，便气愤地奔来。

方吉气愤地奔来：“建华！”

人们从幻境中猛醒。

方吉手中拿着三角形小铁块：“你猜准了，刚才我去他家一对，这正是他锄头上的缺口！”

愤怒的人们。

正在这时，达亚跑来：“建华姐，三三给你反映的情况一点不假。我发动妇女查了一遍，这种火虾锁谁家都没有！”

建华：“看来，我开门进去检查稻种，他就把他自己的锁挂在门上；我出来锁门，实际上锁的是他的锁！他干完坏事，才重新挂上队里的锁！”

肖军：“这么说，去年偷谷子，这小子也是这么干的！害三三就是想杀人灭口！”

三三和羊角辫小伙伴高喊着“建华阿姨”跑进大队办公室。
屋里，敖光宗正站在报架旁翻报纸。

三三一见，转身要出门。

羊角辫朝敖光宗一扁嘴：“哼，贼娃子！”

已经懂事的三三急忙拦住伙伴：“没有根据别乱说！”

敖光宗眼珠发直，孩子们的话，似乎抓走了他的魂，撕裂了他的肝。

桌上的电话铃直响。

敖光宗颤抖地拿起话筒。

话筒里传来公鸭般的声音：“……老敖哇，卖给水利局的两百斤花生怎么还没运去？这可是大协作哇，特别是设计科的魏技师，我们还得求他兴修水利呀！……”

敖光宗刷白的脸上渐渐泛起了猪肝红：“好，好，戴副书记，我马上就运！……”

敖光宗压着电话，深深地吸了口气：“只要你建华抓不住物证，光靠五岁娃娃一句话，顶屁用！”

鸭子背的篝火旁。

建华对肖军：“要对他加强监视，等向公社党委汇报后，再采取具体步骤！”

达亚口气一变，十分难过：“建华姐，另外还有件事，张翔他……”

“我知道了，你们先送阿婆回去吃晚饭吧，我和月玲等会儿再回来！”建华说着，又往火堆扔下几根树枝。

篝火“霍霍霍”地燃烧。

建华感情沉重地拉着月玲的手：“……他虽说揣着水利局的‘邀请信’，夹着‘毕业论文’，骑着‘飞鸽’车跑了，可是不管他去水利局还是什么局……”

“建华姐，你别安慰了，这些我都懂！我感到奇怪的是，水利局这‘邀请信’不早不晚，偏偏来得这么巧？”

“是啊，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上一些人，包

括我们党内的极少数走资派，容不得上山下乡这个新生事物，千方百计地反对，或者扭转它的正确方向。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资产阶级、对三大差别是进攻，是革命！”

“那……”

“我已经打电话给支书了，请他趁读书班的机会，把情况向县委汇报；另外，对水利局这‘邀请信’也调查调查！”

“建华姐！”李月玲激动地抱着这位比自己成熟好多的亲姐姐。

隐隐约约几声狗叫。

建华敏锐地眨眼。

李月玲判断着：“这怕是达亚她们在监视那条狗！”

“不象！这狗叫是从江边传来的！月玲，你留在这儿！”

“你去哪儿？”

“谨防狗急跳墙！”

二 十

江边公路上。一个人影在晃动。

远处，闷雷滚滚；近处，狗吠不断。

马车上放着七八包麻袋。敖光宗手忙脚乱地绊好绳子。他把长长的铁刹把一松，举起鞭子得意地一甩，马车晃动了。

几颗谷子从马车上晃下。

撒在地上的谷子——建华一抬头，听见马蹄声越来越远。她一咬牙，朝江边奔去。

马蹄翻飞——车上，敖光宗安然地打火点烟，一个炸雷，他肩膀一耸。

浪花飞溅——原木上，建华横握竹杆，左右点水。暴雨打湿了她的浓发和衣衫。一道闪电在背后撕裂，英武的身影活象搏击风浪的海燕。

闪电打出自行车杠子前的“飞鸽”图案——公路边，落汤鸡似的张翔抹抹脸上的雨水，懊恼地看看那已摔成多边形的车轮子。突然，马蹄声越来越近，他绝路逢生，喜滋滋地扛起烂“飞鸽”，等在路边。

一个大浪劈头扑来——建华巍然屹立，入浪谷，破浪峰。

烂“飞鸽”在麻袋包上颠簸——张翔坐在敖光宗身旁，庆幸地用袖管抹脸：“要不是你来得巧，天黑雨大，我这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就麻烦了！”

敖光宗心里在骂“倒霉”，嘴上却笑咪咪地支吾着：“呃，这就叫山不转水转嘛！”

张翔开始闲扯了：“老敖，拉的啥呀？”

“呃……一点花生，给水利局送去！”

“明天去多好，你看都淋湿了！你哇，白天黑夜地干，还有人对你满肚子意见，哼……给我支烟！”

车轮在飞转。

拖拉机的胶轮子在飞转——车上，手持火把的民兵们心急如燎。达亚急切地催着司机肖军。肖军猛踩油门，轮子转得更快了。

张翔回身把往下颠的烂“飞鸽”拉一拉，突然发现麻袋缝里

在掉谷子。他摸摸另外几包麻袋，感到奇怪了。

敖光宗回头看看张翔的动作，狠狠地咬着牙巴骨。

张翔回过头，看着敖光宗很不自然的脸：“老敖，怎么还有几袋谷子？”

“呃，给我丈母娘家捎的。”

“你丈母娘家在东头，这不反着运啦？”

“呃……”

“你这是……”

敖光宗灵机一动：“给你摊牌吧，我这个队长自作主张，拿了集体这么点谷子，正准备送给你的救命恩人！”

“谁？”

“谁给你写来的这封‘邀请信’？”

“啊？水利局的魏技师！”

敖光宗得意地打“哈哈”：“光求佛不烧香还行？”

“怎么，他主动找你要……”

“他主动要为你的前途着想，我们就不主动为他的生活操心？”

“不行，调头回去，证实了再运！”

“我这个抬轿子的咋都好说！”敖光宗不软不硬地说着，准备调转马头，“话说回来，你这‘邀请信’，恐怕魏技师就……”

“别忙！”张翔一伸手，主动把快要调转的马头拨正。

马车轮子在飞旋。

张翔的思想在飞旋。

他的眼前，先后出现着曾经出现过的镜头：

建华：“……敖光宗自从当上队长，群众有不少反映，特别是在经济上，说是老面蒸馒头，发得快！”

阿婆：“我少过问点，可有人作梦都想多过问点，打你的算盘

哩！”

建华：“……小张，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

一道闪电，打出公路边的醒目的路标：“前面危险！”

张翔把长长的铁刹把一按，马车停住了。

敖光宗狡诈的马脸。

张翔终于下定决心，跳下车，拉着马缰绳往回拐。

敖光宗慢慢取下刹把上长长的铁套筒，高高举起，对着张翔的后脑勺——

“哗！——”一个炸雷。

炸雷在建华头顶轰响，她咬牙击浪。

敖光宗把铁筒重新套在刹把上，跳下车，拖起倒在地下张翔，往公路边的悬崖走去。

陡壁下，黑浪汹涌。

峭崖上，敖光宗抓起昏迷的张翔的胳膊，刚要扔下深渊，一只大手抓住了他的衣领——建华怒目圆睁。

敖光宗惊恐地倒退几步。片刻，又凶恶地挽着袖子，朝前逼来：一步、两步……

手无寸铁的建华面对野兽扑来，往后退着，机智、急速地思考对策：一秒、两秒……

手表上的秒针在飞速旋转——拖拉机上，达亚看看手表，再次催促肖军。民兵们手中的钢枪如绷在弦上的箭。

彻底的革命者是无所畏惧的。面对凶恶的野兽，建华干脆拉开脚步，两手在腰间一叉——就是这一“叉”，建华急中生智，



只听得军便衣下“哗啦啦”作响。

敖光宗还不知咋回事，宽宽的牛皮带便劈头盖脑地打来。

“叭——”敖光宗捂住左脸。

“叭——”敖光宗按着右腮。

“叭——”敖光宗遮着……

手持火把的民兵似潮水涌来。

奔腾的金沙江，澎湃、汹涌。

雨后的攀枝花，血红、挺拔。

树下，张翔躺在建华的胳膊里，慢慢睁开了眼。

建华亲切的面孔由模糊渐渐清晰。

人们一张张亲切的面孔缓缓移过。

张翔突然直起腰：“快！抓敖光宗！”

建华把他按住：“小张，敖光宗已经抓住了！”

张翔无限惭愧：“建华，这一棒算把我打醒了，快去报告戴副书记！”

“不，你还没全醒！”

“你……”

“先回去，包包伤再说吧！”

张翔话带哭音：“建华，你快告诉我吧！我，我……”

建华饱含感情：“同志哇，敖光宗这么猖狂，是因为我们党内有走资派给他做靠山！”

肖军：“张翔，刚才敖光宗已经交代：你那封‘邀请信’就是戴顺古这家伙叫姓魏的写的！”

达亚：“张翔同志，支书从县里来电话说了：县委已经调查清楚了，这个姓魏的自己也承认，说戴顺古这样作，是为了打开上山下乡的缺口！”

张翔惊诧地看着建华：“这……”

建华语重心长：“小张，一小撮走资派和阶级敌人利用了你对上山下乡的动摇，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怀疑……”

大浪拍岸：哗——；哗——

建华深情地望着江边：“每当我听见这哗哗的江涛，我总是忘不了那难忘的时刻！那是在毛主席战斗过的地方啊！……”

（化出）

一只紧握的拳头出现在庄严的镰刀斧头旗上——建华曾经手捧稻种、抚摸石柱的山洞前，一片红光。建华、张翔等新党员在向党宣誓。

朝霞辉映着建华端庄的脸庞、张翔昂扬的面孔。

高举的拳头的背景是滔滔的金沙江，正在练武的民兵们踩在原木上飞波走浪。

奔腾的涛声伴随着新党员钢铁的誓言：“……敬爱的毛主席啊，战斗在金沙江畔的革命青年，永远牢记您的教导，誓做和工农相结合的先锋，甘当缩小差别的铺路石，继承老红军的光辉业绩，牺牲个人，永不叛党，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化入）

百感交集的张翔紧紧握住建华的手，泪如泉涌：“建华哇……”

建华含着热泪，缓缓掏出手帕，为战友揩额前的血痕。

刚到额前的“红手帕”停住了——是那面袖珍红旗。

张翔珍惜地拦住，从自己衣兜里掏手帕。

刚到额前的“白手帕”停住了——是那份“毕业论文”。

建华深情寄语：“同志，对于一个革命者，在和工农相结合的长征路上，永远没有‘毕业’的一天啊！”

二十一

高亢的主题歌：

理想在斗争中闪光，
青春在风雨中锤炼；
胸怀着四海的波涛，
心向着共产主义的明天；
战斗！战斗！
向前！向前！
毛主席送咱光荣称号，
我们是革命的知识青年！

歌声中——

新盖的水轮泵机房里，系着工具套的张翔汗流满面地装上传送带，含笑向方吉点头。方吉把闸子一合，电灯亮了。

抽水机喷出水龙。

蓄水坝碧波荡漾。

“发酵”水翻上鸭子背，滋润着层层梯田。

秧田里，建华和她的战友们拖着插秧机，满面春风。

刘雅可跑来：“建华姐，戴顺古准备来我们大队检查错误了。”

建华朝正大步走来的张翔：“呃，你看呢？”

张翔擦着手上的油腻：“光写在纸上没用……”

“谁说没用！”挑着秧头的奶孩子大嫂走来，“把它整理成‘典型’，推广出去，教育大家嘛！”

建华：“对！欢迎他检查。不改正错误，我们再跟他斗！”

正说着，挑着秧头从后面追来的奔利趁机赶在奶孩子大嫂

前面去了。奶孩子大嫂奋勇直追。

在田边送水的三三拍手称快：“大家看哇，两个‘亲家’在赛跑罗！”

满田的笑声。

满天的朝霞。

雄伟的金沙江大铁桥上，列车引来了又一批奔赴农村的知识青年。他们胸佩大红花，豪情满怀地向窗外招手。

普宏在招手。

阿婆在招手。

建华和她的战友们在招手。

在毛主席战斗过的山涧前，更多的知识青年在庄严的党旗下举起了拳头。

建华刚毅、健美的脸庞背后，是永世奔腾的金沙江。

大江东去。

浪拍字幕：

“再见”

（题图：李成泰 插图：陆成法）



朝霞异彩

邯郸市《朝霞异彩》创作组
赵 瀚 执 笔

人 物

- 榔 头——朝霞村小气象员，男，十五岁。
虎 子——朝霞村小气象员，男，十五岁。
志 军——朝霞小学红小兵，男，十三岁。
俊 姑——榔头的妹妹，十一岁。
小 红——朝霞小学红小兵，十三岁。
胖 旦——朝霞小学红小兵，十岁。
小精豆(金锁)——朝霞小学学生，十二岁。
山 柱——朝霞村党支书，男，廿六岁。
奶 奶——小榔头的奶奶，朝霞村支委，六十岁。
春 霞——民办教师兼民兵排长，女，十九岁。
铁 山——朝霞村大队长，男，四十六岁。
刘茂才——朝霞大队副业组长，男，五十二岁。
刘歪脖——朝霞村地主分子，男，六十五岁。

第 一 章

一

初夏，青山葱郁，绿水长流，一座秀丽的山庄沐浴在五彩缤纷的朝霞中。

村东一大片杏树林，红杏满枝，果香扑鼻。

一个头戴绿军帽，腰扎皮带，十分虎气的小男孩，骑在林边一棵老杏树杈上，手握望远镜，密切注视着眼前这一片金浪翻滚的麦田。

果林深处，一个瘦肩窄骨的小调皮刚要伸手摘一颗红了半边脸的圆杏，突然树上挂的铜铃响了，吓得他赶忙跳下树一溜烟地跑了……

不远的树下，俊姑、小红一边扛着拉绳一边嚷着：“小精豆馋嘴猴，馋嘴猴小精豆！”

飞来几只麻雀，贪婪地啄食熟透的杏子，志军连忙跑到树下，敛气屏息拉开弹弓，“嗖”的一声，射中了一只，惊飞了一群。

在树上了望的虎子自言自语地说了声“来啦！”放下望远镜，把手指伸进嘴里使劲打了个又长又响的唿哨。

俊姑、小红、志军、胖旦、小华听见哨声从林子里飞快地向这里跑来……

虎子矫健地一纵身从树杈上跳下来，把手一挥，喊了声“跟我来！”领着小突击队向东边大道上跑去。

朝霞村年轻的党支书李山柱是个剑眉广额英气勃勃的壮小伙子。他身着褪色绿军衣，手握红缨鞭杆，赶着辆胶轮大车轻快地驶来。突然瞥见斜刺里跑来一队人拦在路中央，他赶忙扳手闸，急促地喊了声“吁——”勒住了牲口。

山柱笑着说：“虎子，你们想打我的伏击战啊！”

虎子向挺着小胸脯排成一字形的队伍扫了一眼，响亮地回答道：“报告山柱哥，小突击队要求新的战斗任务！”

“新的战斗任务！？”山柱跳下车饶有兴味地注视着大伙，笑着说，“你们护果林的任务完成得咋样？”说着他拍了拍胖旦的木头手枪，从胖旦的挎包里抽出一大串带着血迹的死麻雀，乐呵呵地说，“战果还不小哇！”又摸了下虎子胸前的望远镜，打趣地：“嚯，真象个小指挥官啊！”

虎子憨笑着点点头说：“有了这家伙，谁也甭想动这里的一棵庄稼！”

俊姑摇着头上两根小短辫，把手中带钩的拉绳一扬，说：“瞧，志军发明的，贪嘴的小雀最怕这个！”

“知道知道。”山柱爱抚地拍了下志军的脑袋。

小红笑着插嘴道：“贪嘴的‘大雀’也怕这个。”

山柱疑惑地：“大雀？”

俊姑眨着一双调皮的大眼睛，忍住笑说：“这个大雀得有六七十斤重！”孩子们“哈哈”大笑，山柱也会意地笑了。

“好，任务完成的不错！”山柱高兴地，“这样吧，护麦的任务也有你们一份！”

一听这话，小突击队员都咧着小嘴“咯咯”地乐了。

志军忙用胳膊肘捅了下虎子，给他使了个眼色。

虎子立刻会意，连忙摆摆手让大伙安静，他上前一步，郑重地说道：“山柱哥，你常说办啥事都得象吃炒豆似的，‘咯崩’脆，是吧？”

志军赶忙帮腔：“山柱哥，你常说学大寨得流大汗，是吧？”

山柱情知这些小机灵鬼又在套他的话呢，就笑咪咪地反问道：“对呀，可你们指的是啥呢？”

“办气象哨的事呗，”俊姑噘着嘴说，“提了多少次了，总是‘研究研究’！”

“噢，意见还不小哩！”山柱扫了大伙一眼，问道，“好，说说你们的想法。”

“俺们早核计过啦！”虎子往西南一指，“观天台就设在卧虎岗！”

小红兴奋地：“咱村的‘老愚公’就是俺们的观天顾问！”

小华、胖旦拍手称快。

“还有个有利的条件。”志军兴奋地说，“小榔头就要从县气象短训班回来啦，让他挑头干好不好？”

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喊：“好！”

山柱故意摇摇头，说：“他太小呀……”

一句话捅了马蜂窝，孩子们七嘴八舌抗议起来。

小红：“人小志气大，队里交给他的啥任务没完成？”

“可不，”胖旦整整腰间的木头手枪，边说边比划，“让他当小饲养员，哪头猪不是喂得滚瓜流油？”

小华抢着说：“让他当护林员，谁也甭想动根树枝！”

虎子大拇指一翘，说：“榔头哥，就是象个榔头。”

俊姑：“俊哥小学时就是个小小气象迷，这会又专门学了好几个月，咋不中？”

山柱微笑不答……

虎子着急地：“秤砣小四两压千斤，麻杆长一绺就断！眼下队里活这么重，人力又紧，我们……”

山柱刮了下虎子的鼻子，笑说：“瞧，急的直流油……”

聪明的志军看出了真情，高兴地喊道：“山柱哥，你同意啦！”

“不同意，你们这些小老虎还不把我吃喽！”山柱突然放声大笑，孩子们亲热地拉住山柱的胳膊，欢呼起来。

山柱摆摆手，笑着说：“好了好了，这场伏击战打我个措手不及，现在该释放‘俘虏’了吧！”

小突击队员“呼喇”一声让开道，山柱跳上车，鞭杆一摇，车轮转动。

孩子们高兴地挥着手。

二

朝霞村南口，一排排青砖瓦房。平整的墙壁上用白石灰刷着两条醒目的大标语：“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

一条机耕路蜿蜒伸向远方，两旁是长势喜人的庄稼。

路东是一大方稻田，嫩绿的秧苗随风摆动。几个蒙着花头巾的姑娘穿行在稻田里，撒着化肥。

路西坡地上，大队长铁山和几个队干部在麦田里检查小麦的生长情况。铁山揪了根麦穗，细数着上面的麦粒。

田边小道走来几个身背喷雾器的姑娘，后边跟着一个矮小精瘦的小老头，他就是副业组长刘茂才。不远处传来铁山喊他的声音，他慌忙转过身来大声答应道：“就——来！”便把拎着的几瓶农药递给前边的一个姑娘说道：“大队长找我有事，你们先去果林喷药吧。”

茂才刚走，姑娘们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哼，一到干活他就溜，一年到头他这个副业组长统共干几天活！”

“摔碎的茶壶就剩下那张嘴了。”

茂才对铁山说：“少见的好收成，多亏你这个当家人啊！”

“也有你一份功啊！”铁山乐呵呵地，“茂才，你给咱估估这一亩地能打多少？”

茂才五指一张说：“下不了这个数！”

铁山高兴地：“这么说粮食过长江没问题了！”

茂才点点头，说：“就怕这老天不作美，今年是个龙年，五龙戏水，弄不好……”

铁山严肃地说：“你这个观天能手还得多上心，到时候早给我报个信。”

茂才慌忙摆手说：“嗨，那是老皇历了！如今咱是麻绳拎豆腐，提不起来啦。咱村不是出了个通天人么！”

铁山：“谁？”

“小榔头啊！”茂才冷笑道，“又年轻、又能干、又会写、又会算，你们不是送他受训去了么，还用得着我！”

“嗨，那是山柱……”铁山发现自己说走了嘴，慌忙改口道，“观天的事就靠你了！”

三

夕阳晚照，丘陵起伏。

通往山区的机耕路上健步走来一老一少。老人须眉皆白，精神矍铄。他是过虎庄有名的观天老人洪泰。少年是一个浓眉大眼十四五岁的小男孩。他身着绿裤白衫，淳朴稚气中透出几分英武气概，他就是小榔头。榔头担着两个行李包。

洪泰停住脚步道：“快把包袱给我。”

榔头：“不，我挑得动！”

洪泰一把拉住榔头，从扁担上解下包袱，抽出块塑料布裹在榔头背包上，又从伞套里抽出雨伞。

榔头仰脸看看天空，自言自语道：“早晨气象台还广播晴呢！”

洪泰笑笑说：“十里不通风，隔道不下雨。气象台报的是大

片，对咱山区小气候就不一定合适。你看……”

道旁一个水塘里，鱼儿“泼拉泼拉”地往上直窜，亮晶晶的水花四溅。

“河鱼跳，大雨到。”洪泰把手向天空一指，“你再看看偏西北角那块黑云彩。”

榔头顺着老人手指的方向观察良久，赞同地说：“对，那是块积雨云。”

洪泰：“看见跑马云，必定大雨淋！”

刹时间，这块簸箕般的云彩越变越大，越奔越急，狂风乍起，铜钱大的雨点猛烈地砸了下来。

洪泰急忙掌起雨伞遮住榔头，两人顶风冒雨前行。

道旁一片梨树林，挂满幼果的枝桠在风雨中摇曳。

洪泰、榔头躲在树下避雨。

榔头天真地：“爷爷，俺啥时候才能学成您那样的观天本领呀？”

洪泰亲切地：“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当一名优秀的农村气象员可不易啊，要寒冬热暑、风里雨里不辞辛苦，还得多动脑筋搞好调查研究，才能摸准老天的脾气。”

榔头诚挚地：“爷爷，俺保证做到不怕苦不怕累，虚心学习老农的观天经验。”

洪泰笑着点头说：“好，不过对老辈子的经验也要分析，不能囫囵吞枣，有些灵有些就不灵。象‘正月初一刮南风，虾兵蟹将出龙宫’，我观察多少次也不灵。”

榔头思索道：“我看这条还有点封建迷信。”

“对，学这些观天经就象打麦扬场似的，得把那些麦糠、秕子去掉才能入仓。”洪泰习惯地看看天说，“风向变了，这两下不多会了。”

雨过天晴。天际飞起一道彩虹，宛如美丽的花环镶嵌在透明的碧玉上。山道两旁繁花盛开，禽鸟欢鸣。洪泰领着榔头疾步登到山梁上，举目远眺，夕阳透过云隙，如万支金箭射在他俩的脚下。

洪泰指着绵亘不绝、层峦迭嶂说：“你们那是两省交界三县接头的山区，地形复杂，小气候变化大，就得靠气象哨了。孩子，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榔头直视着洪泰，神色坚定地：“爷爷，我挑！”

“有志气！”洪泰亲热地拍了拍榔头的肩膀说，“过些日子我一定去看你！”

榔头恋恋不舍地目送洪泰的背影。

榔头下山岗，上大道，疾步前行。

迎面驶来一辆拉着山货的胶轮大车，“咯噔”一声左轮陷进泥洼中。赶车人使劲吆喝着牲口往外拉，车轮打着滑，越陷越深。

榔头放下背包，跑上前去，奋力地用肩膀扛车轮。

又是一双大手猛力地推着车轮。原来是山柱驾车从这里过。重载大车晃着笨重的身体，仍然爬不上去。

满身泥污的榔头拿来背包垫在车轮前。

赶车人鞭花一抖，榔头、山柱猛力一推，大车跳出了水洼。

赶车人热情地握住榔头的手。

山柱从泥坑中拎起那个压瘪了的背包，抖了抖上边的泥水，直起腰来才认出是榔头，他高兴地叫了声：“榔头！”

“山柱哥！”榔头上前抓住山柱的胳膊道，“你咋赶起车来了？”

山柱：“车把式病了，我替他赶一趟！我在三道口接你来着。

咋没见？”

榔头：“嘻，洪爷爷领我上了翠云岗了！”

机耕道上，山柱扬鞭赶车，辕马摇晃着铜铃欢快地跑着。

山柱：“唔，洪爷爷真不简单！”

榔头：“可不，要不县气象站请他当观天顾问呢！”

山柱：“是啊，可真是个好参谋啊！咱村农业学大寨的运动搞得热火朝天，今年又闯出不少科学种田的新路子，咱们村再办起气象哨，就能管天、管地，为社会主义多作贡献啊！”

榔头看了山柱一眼说：“山柱哥，俺们决心大着哩！”

山柱赞赏地：“噢！可真象吃崩豆似的，‘咯崩’脆啊！不过这里头的困难想过没有？可不能只看到自然界的风风雨雨。”

榔头坚决地：“不管碰到什么拦路虎都要跟他斗，斗到底！”

“好，真是个好榔头！”山柱“叭”地甩了个响鞭，策马前行。

四

“我就是不同意！”铁山把刚修好的铁锨往院墙上“嘭”的一靠说，“管地啊、管天啊，人还没锄把子高呢！”

春霞把小饭桌放在院中，说道：“爹，我看你就是看不惯新生事物，瞧不起儿童团！”

铁山：“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这观天的事还得靠茂才这老经验！”

春霞不满地说：“我看他是个老滑头！就凭他那‘一招鲜’拉拢人呢。我看应当靠榔头这样的革命小将！”

“榔头？”铁山摇摇头说，“光有股子楞头劲不行，这里边学问大着哩。”

“茂才有啥学问？”虎子一脚踏进门，学着茂才的腔调，“‘七

晴八不晴，九晴挂天灯’，净用他那套老道经骗人哩！”

“胡说，还没三块豆腐干高，轮着你们逞能！”

虎子不服地：“为贫下中农观天，这不叫逞能！”

铁山恼火地：“好啊，你要管天管地的，你爹今天就要管管你！”

虎子娘从屋里走出来，把汤盆放下，慌忙劝道：“算啦，甭叮咛了！虎子，爹也是为你好，要是报错了，影响粮食生产还得了！”

铁山怒容稍解地：“小毛孩子不知天高地厚，要是出了事放了空炮，我这脸往哪搁！”

虎子娘看虎子那委屈样又有点心疼，转脸批评老伴道：“要说你这脑筋也是有点跟不上趟，如今这些小年轻也不是不能干大事！”

春霞笑着说：“娘，您又和起稀泥来了，他俩这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这丫头，一家人可有个啥矛盾！”虎子娘把一张油饼递给儿子，逗趣地说，“来，先解决解决肚子的矛盾！”

一句话逗得全家都乐了。

虎子咬一口饼说：“爹，说真的，您挡不住……”

“虎子哥！”胖旦从墙头上探出头来，兴冲冲地说道，“小榔头回来啦！”

“真的！”虎子撂下饭碗拔腿就跑。

“虎子！”铁山叹口气道，“瞧，又把魂给钩走了！”

春霞“噗哧”笑出了声。

五

卧虎岗上，榔头正拿着皮尺和俊姑一起丈量地基。他举起

铁镐刨了个小坑，又狠狠地把一根木橛砸在地里当标记。他直起腰擦擦脸上的汗水，正要继续干，俊姑抬起头来说：“哥，有人喊你！”

榔头回转身，只见岗下两个人影边跑边喊：“小榔头！”

“哎——”榔头扔下铁镐飞快地迎了上去。

三个亲密的小战友亲密地抱在一起。

虎子亲热地搥了下榔头：“你可回来啦！”

志军：“真想你呀！”

榔头亲昵地：“我也是！”

虎子把拳头一挥道：“这回就不怕他们吹冷风了！”

榔头：“有人说风凉话？”

“可不！”志军气愤地，“一篓油笑咱们是人小心大，想吃天，可没门，你说可气不！”

榔头轻蔑地一摆手说：“屁话，还想让咱们靠天吃饭？没门！”

俊姑：“一篓油和他那个地主堂哥刘歪脖是柳条穿泥鳅，一路货！”

虎子生气地：“不光这号人，连俺爹也反对！”

榔头：“噢？……”

俊姑：“可不，今天上午还和奶奶争得脸红脖子粗呢！”

榔头瞅着虎子，试探地：“咋，你怕啦？”

虎子眼睛一瞪，叫道：“谁怕啦，为革命管天，理直气壮！甭说俺爹，就是三头黄牛也甭想拉动俺的后腿！”

“好大的虎劲！”榔头吐了下舌头，大笑起来。

虎子吐口唾沫，抓起大镐说道：“咱们说干就干！”

俊姑、志军齐声响应。

榔头：“好，先清理场地！”

小精豆家。饭桌上已是杯盘狼藉，茂才眉飞色舞地：“……我站在葡萄架下往上一看……”端起酒杯呷了口酒，金锁娘赶忙端起酒杯又给倒上，笑着问道：“都看见啥了？”

茂才夹了鸡蛋塞到嘴里，一边嚼一边眨眨眼，神秘地说道：“只见‘哗啦啦’天河倒流，‘劈哩哩’金龙摆尾！主凶，并有灾异。结果咋样，水漫狼山脚吧！”

金锁娘称赞道：“哎呀，我看您可真是赛过刘歪脖啦。去年俺那几棵自留柿子树多亏听您的话早点卖了，要不早烂成一堆泥啦！”

“可别这么说，都是乡亲嘛，鱼帮水、水帮鱼，哈哈……”茂才又讨好地，“我看金锁这孩子，聪明伶俐，是个贵相，等有空我好好点拨点拨他……”说着把残酒一饮而尽，抹了抹油嘴，打了个饱嗝下了炕。金锁娘慌忙把一盒金纸香烟塞到茂才手里，送出门外。

金锁娘摸住门框小声问道：“您看今年大秋是个啥年景？”

茂才诡秘地：“天机不可早泄，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金锁娘殷勤地：“慢走慢走！”

酒足饭饱的茂才哼着小曲，晃晃悠悠地走着，他一抬头看见卧虎岗上几个小人影，自言自语地冷笑道：“妈的，跟老子唱对台戏，有你们咧嘴哭鼻子的时候！”

六

晚风习习，月光如水。银辉透过李家院落那棵老槐树，在窗上筛下斑斑细碎的树影。

东屋炕上，榔头正和俊姑围在红漆小方桌上吃晚饭。奶奶倚在一边爱抚地看着他俩，脸上挂着慈祥的微笑。

俊姑把筷子一放，催促道：“快吃，吃完给俺讲讲金训华的故事。”

榔头摇摇头道：“不行，一会还得和虎子做毛发湿度计呢！”

俊姑：“做那干啥？”

榔头：“测量空气湿度大小呀，这玩意能测出晴雨。”

“有那么大用处！”俊姑天真地揪住自己头上的小短辫说，“哥，就用俺的头发做吧！”

榔头笑着说：“不行，你那小刷子太短，要用春霞姐的！”

奶奶笑笑道：“管天是件大事，可不能三天兴头，一碰钉子就回头啊！”

榔头：“奶奶放心吧，俺们小突击队谁也不是稀泥软蛋。”

“有决心就行！”奶奶鼓励道，“党支部也研究过这事，打算三夏大忙后抓一抓，谁知你们却跑到前头！”

榔头兴奋地：“奶奶，俺们打算不抽队上一个主要劳力，自力更生，土法上马，自制观测仪器。一定要管好天，当好农业学大寨的小参谋！”

七

“姐！”虎子一脚踏进西屋，拉开灯见春霞躺在炕上，睡得香甜，旁边放着一个白纸本，他拿起一看见封皮上端正地写着“开门办学经验汇编”的字样。这时，从东屋传来娘的话音：“虎子，你姐参加民兵训练，一宿没合眼了，可别惊醒她。”

虎子吐了下舌头，拉灭灯，走出屋。琢磨了一会，又悄悄地回来了。

皎洁的月光从窗孔流进屋子。

虎子从针线筐里找出来剪刀，蹑手蹑脚地爬到炕上，一把抓住春霞的辫子，“嚓”的一声剪了下来。他刚想溜下炕，发现半根辫

子压在春霞身底下。虎子轻轻拽了下没拽动，又用双手使劲一拽，用力过猛，身子往后一仰，“噗通”一声从炕上摔了下来……

春霞猛然被惊醒，她翻身坐起，厉声问道：“谁?!”并顺手拉开了电灯。

虎子从地上爬起来，慌乱地把辫子藏在身后。

虎子娘听见动静，赶忙过来戳了下虎子的前额：“就是不听话——啊，辫子呢?”

春霞往头上一摸，也不禁“啊”了一声。

虎子一看大事不好，夺门要走，不巧一头撞在刚进门的铁山身上。虎子娘一把抓住他，斥责道：“这个混小子，咋剪姐的辫子玩!”

虎子赶忙分辩：“俺是做毛发湿度计哩!”

虎子娘轻轻拍了虎子一巴掌说：“做啥也不能剪你姐的辫子呀!”

春霞笑着劝解道：“娘，虎子干的是正经事!”

铁山从虎子手中一把夺过辫子厉声问道：“啥正经事，你净护他!”

春霞：“是真的，观天用的!”

“用大姑娘的辫子观天?没见过!”铁山摇着手中的辫子道，“这不是瞎胡闹吗!”

“哼，没见过的事多着哩!”虎子嘟囔着。

“好个小崽子，三天不打就上房揭瓦!”铁山暴怒地吼着脱鞋要打，虎子娘赶忙劝阻，铁山一鞋底误打在老伴胳膊上，虎子却跑出了门……

虎子娘又气又急地：“这死老头子咋打起我来啦!”

铁山顾不得回答，光着一只脚追出门外，猛一窜抓住虎子脖颈，扬起鞋底就要往下拍，突然两只有力的小手紧紧地抓住

他的腕子……

榔头大声道：“大叔，有话慢慢说，不兴打人！”

虎子娘、春霞也追了出来，夺下铁山的鞋，把他拉向一边。

虎子抹着眼泪抗议道：“俺犯啥错误了，张口就骂、举手就打，当爹的就兴随便压人！”

铁山气呼呼地：“今天剪你姐的辫子，明天该剪我的胡子啦！你走邪道我就叫你吃一脖子！”

榔头问道：“大叔，您说虎子走啥邪道，办啥坏事了？”

春霞：“爹，榔头他们搞气象，为农业服务，走的是正道嘛！”

铁山叹口气道：“不是我枣木疙瘩不开窍。人家说今年是个龙年，有灾情，你们还在这里边搅，我能不着急！”

虎子道：“准是老坏蛋刘歪脖造的谣！”

铁山不屑地：“他不敢，老王八壳子没啥可跳蹦的了！”

榔头：“不，我看刘歪脖是腊月的葱，皮干肉枯心不死！”

“嘻，个把跳蚤顶不起炕席！”铁山摇摇头说，“咱这里老天太难捉摸，你们是初生的犊儿不怕虎，将来捅了马蜂窝，你们哭鼻子事小，可就该我当队长的坐蜡啦！”

榔头：“大叔，老天是难管，要是怕字当头，咱村还学不学大寨？”

铁山语塞，门外有人喊：“铁山叔，大队部接电话！”

铁山：“就来！”

虎子：“爹，你光瞧不起俺们，党支部交给的任务哪样没完成？”

春霞：“还没干就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这就是先验论！娘您说呢！”

虎子娘：“我看啊，人家榔头说的句句在理，碰见困难就是不能当草鸡毛！”

铁山生气地说：“你们别总一个鼻孔出气围攻我，这么大的事靠你们不沾！就是不沾！”说罢出门。

榔头向虎子娘说：“行，这回大帅旗帜鲜明，没和稀泥！”

虎子跳上前亲热地拉住娘，虎子娘装作生气地：“去去，为了你，还挨了你爹一鞋底。”

大伙一听都乐了。

虎子从母亲手里拿过辫子要走，被春霞叫住。

春霞进屋拿了把剪刀：“来，把这根也剪掉！”

榔头笑着摆手道：“就这一根都用不了！”

春霞又好气又好笑地：“给我剩下这根当幌子呀！”说着“嚓”的一声剪了下来递给虎子。

虎子一手拿着一根辫子，尴尬地憨笑。

榔头“叭”地一立正，敬了个军礼，调皮地：“谢谢春霞姐姐。”拉着虎子笑着跑出栅栏门外。

一出院门，榔头指着虎子的鼻子，笑得前仰后合：“你呀真够楞的！”

虎子莫名其妙地问：“咋了？”

榔头：“你可真大方，一剪就是一整根辫子！”

虎子纳闷地：“你不是说一根吗？”

榔头：“我是说要一根头发！”

虎子抓抓脑袋：“我还当……不要紧，留着慢慢使吧！”

“那得使到猴年啊！”榔头想了想道，“这么办，咱们留下一根，剩下的给宣传队送去。”

虎子：“好主意！”

八

晨光熹微，朝霞满天，卧虎岗上一面红旗迎风招展。

榔头领着小突击队正在修建观天台。有的挥锹平地，有的举镐开沟，有的在沟里埋酸枣刺做篱障，还有的抬筐运碎石乱草。

榔头一手扶镐，一手抹去脸上的汗水，面对初升的朝阳，纵情歌唱：

狼山脚下红旗展，
一轮红日升心间。
是谁敢把天来管？

小突击队员自豪地：“我们，毛主席的红小兵！”

不畏风暴冰雪，
哪怕烈日严寒，
擦亮我们眼睛，
注视风云变幻。
向大地要粮，
向老天宣战，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心红胆壮，革命志气大如天。

歌声中：

春霞带领一队肩扛工具的红小兵登上卧虎岗，榔头领着小突击队迎上前去热烈欢迎。

翠岗上，一棵棵挂着露珠的幼松，在晨风中摇曳，生气盎然。起伏的山峦，平整的梯田，一座座水库灿若明星，一个个扬

水站吐着银练。

蜜蜂嗡嗡，彩蝶飞舞。村西一片果树林，山柱站在看林人住的小房外，正兴致勃勃地漆百叶箱。奶奶来了，山柱放下油漆桶和奶奶一起钻出果林，向卧虎岗上走来。

卧虎岗上，榔头使劲吹了两声口哨，喊道：“休息喽！”

孩子们放下工具，有的喝水擦汗，有的跳皮筋摆石子。

虎子连连向榔头招手：“来玩蛤蟆跳呀！”

“好！”榔头兴冲冲地跑来，虎子赶忙挺胸弓腰，榔头飞快地跃起，双手一按虎子的背，分腿跳了过去，又赶忙双腿立定，把背弯下，虎子也一纵身劈腿跳了过去，两个人欢快地笑着跳着。胖旦、志军也跑来参加。胖旦腿短跳不过去，一下子骑在榔头的脖梗上，榔头一挺腰，把胖旦拱了起来……周围看热闹的孩子拍手大笑。忽然榔头把胖旦放下，两眼凝视岗下……

山道口，刘歪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仇视地盯着岗上嬉戏的孩子们，忽然与榔头锐利的目光相遇。山柱和奶奶登上岗来，刘歪脖慌忙溜走。

山柱领着奶奶登上卧虎岗，孩子们围拢来。

山柱亲热地扫了大伙一眼，说：“我给你们请来个政治辅导员，猜是谁？”

榔头第一个喊道：“奶奶！”跑上前偎在奶奶身边。

春霞和红小兵热烈鼓掌，小突击队员高兴得跳了起来。

九

一个明朗的早晨。

榔头家西屋里，传出阵阵细微的“嚓嚓”声。

榔头用细麻绳缚在一个玻璃瓶颈上使劲来回搓磨，然后放在冷水盆里一浸，瓶颈“乓”的一声剥落下来。

他把瓶口倒转过去，正好是个喇叭形的漏斗，瓶身成了圆筒。

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小精豆进来，睁着一双小圆眼问：“哎，你把瓶子切开干啥？”

榔头用玻璃刀在一个细瓶筒上轻轻地刻着度数，回答说：“做雨量器。”

小精豆不屑地“噉”了一声，趴在长条凳上的花瓷盆边观看。见几条花纹泥鳅钻在盆底的小石子堆里，晃动着小尾巴。便笑着说：“人家都养小金鱼，你咋养这？”

榔头：“养这是为了观天。”

小精豆又“噉”了一声，瞥了一下毛发湿度计、棉球晴雨计等土仪器，笑着说：“就凭这些土玩意观天？”

俊姑一脚跨进门，不满地瞪着小精豆。

小精豆摇摇头，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忽然他灵机一动，从背兜里拿出一只半导体收音机，夸耀地：“俺叔帮我装的。”他打开后盖，凑近榔头说：“这白的是电容，绿的是电阻，这几个高帽子样的是三级管。榔头，咱们搞这个多有意思！”

榔头放下自制的量杯，反问道：“小精豆，你搞半导体就是为了有意思？”

小精豆眨眨眼说：“当然不是。茂才大爷说学这个有出息，不不，他说半导体‘叭’地一拧就能管天，用不着……”

榔头问道：“茂才还同你说了些啥？”

小精豆慌忙掩饰道：“没说啥，我是想……”

俊姑大声呵责道：“你还想上天！”

小精豆气恼地：“用不着你管！俺这玩意儿总比你们气象哨那些破罐罐破瓶子强！”

“俺气象哨还不要你这号尖头呢！”俊姑用手向门外一指，厉

声道：“出去，往后少上俺家来！”

小精豆边往外走边嘟囔：“你们这又不是戏院子，不来就不来！”

俊姑气急了，赶上一步，双手猛力一推，小精豆一个趔趄，差点摔到门外，半导体也滚落到地上。

小精豆赶忙拾起心爱的宝贝，左瞧右看，使劲用袖子擦去上边沾的土，回转身虚张声势地叫嚷着：“摔坏了要你赔好的！”他见俊姑瞪着眼又要追出来，知道自己不是对手，慌忙退到院中，边往外走边嚷嚷：“好，咱们走着瞧，就凭你们……”

俊姑气得握住拳头，一脚踏出门外要追上前，被榔头一把拉住。

小精豆一溜烟跑出栅栏门外，回头看看俊姑没追上来，才喊道：“就凭你们几个小蒜瓣想管天？管个屁吧！”

路过这里的茂才拉住小精豆说：“好男不跟女斗！走，上大爷家吃大白杏去！”

屋里，榔头把妹妹拉在身边耐心地：“坏思想用手推能推出去吗？你是红小兵干部，应当耐心帮助他。”

俊姑把嘴一撇，道：“他不学好，净跟着刘茂才吹喇叭，精得浑身冒油，看见他就烦气！”

榔头严肃地：“不理他，他就越发往邪道上溜。应当想法把他拉过来才是啊！”

十

红日东升，晴空万里。

系在沙木杆上的高音喇叭开始送出儿歌：《火车向着韶山跑》。

观天台上，榔头打开百叶箱检查测温度湿度的土仪器，并在

气象日志上作着记录。

农技组的一个小伙子送来一套曲管地温表，并热情地帮助虎子、志军把地温表埋入土层中。

俊姑、小红、胖旦、小华站在风标高杆下，喜得合不上嘴。胸前的红领巾在朝阳下显得更加鲜艳夺目。

奶奶手拿一个绸布卷，健步登上观天台，俊姑迎上前接过布卷，展开一看，原来是一杆黄色的信号旗，上面绣着一个红色的“晴”字，俊姑一阵风似地跑回来，挂在沙木杆的拉绳上。

榔头用力挥了一下手。

俊姑、小红同时抓住绳子轻快地拉了上去。

信号旗冉冉上升，在微风中欢快地抖动着。

高音喇叭传来春霞富于感情的声音：“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在党支部和广大群众大力支持下，咱村气象哨建成了！这些革命小将立下雄心壮志，要管住老天，为农业学大寨贡献一份力量！现在就播送他们的天气预报……”

信号旗升起来了，多少双眼睛在注视着它。

观天台南边的棉花地里，几个浇水看畦的姑娘，指着信号旗拍手叫好。

梯田上担粪的小伙子，跑到地头兴高彩烈地议论着。

村头孩子们爬树上房，登高望远，拍手欢呼。

高台上几个抱小孩的妇女也在观望。

一篓油扭动着肥胖的身躯走来，对金锁娘说：“可惜咱村这一景给糟踏了！”

金锁娘忙讨好地：“嗐，别看几个孩子闹得欢，到时候还得老将出马！”

小精豆家院里围着群小孩，“叽叽喳喳”象群小山雀。

小精豆举着半导体让大伙听天气预报：“……十五号至十七号多云转阴……”小精豆关了半导体，神气十足地站在石阶上大声说：“这是省气象台发布的，榔头他们报的那不顶事！”

这时高音喇叭里传来山柱洪亮的声音：“……气象哨这是咱村一件新生事物，咱们应当关心它、爱护它，可别当摇头派……”

孩子们笑闹着，指着小精豆喊道：“摇头派，摇头派！”一哄而散。

广播室里，山柱继续播送着：“……当然，要管好天困难是不小的，但只要决心大、方向明，边干边学，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观天台上，小气象们神采奕奕地听着山柱的话音。

一对白鸽带着悦耳的哨音滑翔过信号旗，又飞向蔚蓝的天空。小气象们抬起头，眼里充满喜悦和热望。

第 二 章

十 一

夜晚，繁星满天。

西屋。榔头、虎子、志军正俯在桌上学习气象知识。

榔头一面翻阅着《农业气象》，一面专心地作着笔记。

虎子问榔头：“啥叫冷平流？”

榔头回答：“指的是本地空气将被冷空气代替。”

虎子说道：“这玩意真不好学。”

俊姑把一个用黍秸莲做的小风旋在榔头面前一晃：“看俺造的风速器咋样？”

榔头不解地：“嗯？”

俊姑对着顶在竹篾子上的小风旋吹了口气，小风旋飞快地旋转起来。她兴致勃勃地解释道：“这中间安上个线轴，风吹一转看看轴上的线缠多少，不就测出风速来了么！”

虎子说：“嘿，有门！”

榔头：“那几张云图都弄清了？”

俊姑稚气地拉着榔头说：“不信你考我！”

三人说笑着进了东屋。

榔头拣了一张图片递给俊姑。

俊姑仔细辨认说：“这是卷云，又叫钩钩云。天上钩钩云，地下雨淋淋！”

虎子又挑了张递给俊姑。

俊姑看了看说：“这叫高积云，也叫瓦片云，瓦片云，晒死人！”

榔头虎子赞赏地：“噍——”

俊姑笑着说：“都是奶奶教我的！”

榔头拉着奶奶：“奶奶，您有这么多观天经，咋不早点说！”

奶奶笑着道：“我那点算啥稀奇货，要是去问问老农，三车五车也装不完。”

榔头：“对，我们还得出去向老农学习。”

十 二

河水蜿蜒东流，一只木船在激流中行进。

银髯飘拂的老船工站立船头，一边摇橹，一边讲着观天经。榔头作着记录。几只水鸟从他们头顶掠过，老船工手指水鸟，风趣地讲着，榔头放怀大笑……

清凉的月夜，榔头、虎子在树林深处找到看林员，求教“树竿测影”的观天方法。看林员挥刀砍了根长树枝，截成长棍，栽在地上，掏出皮尺一边量树影一边讲解。榔头、虎子频频点头。

绿草如茵的山坡上，羊群似朵朵白云。

老羊工热情地接待榔头、虎子。他从石缝里拔了棵蒺藜，指着天讲测天方法。

榔头、虎子从山上下来。

崎岖的路上，榔头忽然停步，凝视着天空说道：“天色不对，怕是有风！”

虎子：“可不，放羊爷爷说人黄有病，天黄有风啊！”

“得马上赶回去！”榔头拉着虎子在山道上疾跑……

十 三

晚上，大队革委会办公室里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小气象们趴在窗口旁听，小声地咬着耳朵。

榔头站在办公桌旁：“……老农的观天经验里有‘东风雨头大，西风腰里粗’，就是这个道理。俺们观察天空的云状能见度，检查了风向风速和空气的温度湿度，预测明天上午有四级西南风，过午风力就会超过六级！”

山柱给他倒了碗水，又扫了大伙一眼说：“有啥意见都发表发表！”

人们纷纷议论起来。

门旁靠近铁山坐着的两个队干部小声议论着：

“明晃晃的月亮地那来的大风！”

“瞎，农活紧，人力又少，再这么折腾……”

茂才点点头，接过话茬，瞅着铁山说：“只怕这出过‘江’戏就不好唱喽！”

铁山有些着急地：“茂才，你站起来说说嘛！”

茂才摇摇头冷笑道：“咱那是老黄历喽！”

一个队干部站起来大声道：“我看靠不准，这么大的事不能光听孩子的！”

山柱微微一笑说：“如今的孩子也不是不能办大事，你还是说说靠不准的理由吧！”

那个队干部道：“省台没报有大风。”

趴在窗口的小气象们不满地窃窃私语。

一队老队长站起来不慌不忙地说道：“依我说省气象台的当然要听，可咱这里是两省交界的山区，又有个特殊性。俗话说‘六月六分龙兵，道东无雨道西泞’嘛！”

一个青年干部站起来说道：“榔头他们是经过调查研究的，我看咱快点埋防风障，拉防风绳。”

这番话得到不少人的赞同，小气象们在窗口鼓起掌来。

铁山狠狠地朝小气象们瞪了一眼。

茂才嘴一撇：“抓住鸡毛当令箭！”

奶奶：“茂才，你有啥话就当着大伙的面说吧！”

茂才站起来笑道：“看老嫂子说的，咱可有啥背人的话呢！我寻思着，要是报准了，那可是立了一大功，可要是报不准，耽误了农活不说，这粮食受损失谁敢负责？”

榔头站起来坚定地说道：“俺们报的俺们负责！”

在窗口的小气象们兴奋地鼓起掌来。

榔头质问茂才道：“你敢肯定今天没风？”

茂才打肿脸充胖子道：“我夜观天象不象有风，不过……”

榔头打断他道：“要是听你的，今晚上都睡大觉，风刮了麦子

你敢不敢负责？”

“我……”茂才张口结舌，一阵哄堂大笑声。

山柱说：“我看榔头他们是经过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我们应当相信这个预报。现在各队回去组织人力物力，作好防风准备。”

十 四

“咣咣咣”，急促的钟声响彻夜空。风口夺粮的战斗打响了。

村街口，人声喧嚷。有的推着小车，载着油毡木桩，有的扛着铁锨大镐，也有的背着一捆捆的草绳、黍秸，提着马灯，打着电棒，点着火把，向村外奔去……

山柱领着一群壮小伙子在地头架防风障。榔头、虎子等在埋好的木架上钉油毡。

麦地里又扎起一道道的防风篱，奶奶领着妇女们正紧张地在用细绳编篱。

春霞带着俊姑、小红、胖旦和一些红小兵在一行行的麦垄中揽起了草绳。

十 五

茂才坐在炕桌前，以酒浇愁。他边喝边哼了句河北梆子：“无奈何我只得以酒买醉……”

“哎呀！”一篓油撩帘子进来，厌烦地，“就别哼唧啦！还不够烦人的！”

茂才斜睨了老婆一眼，道：“烦啥！”

一篓油翻着一双肉眼泡：“你这芝麻粒大的官，让几个孩子给顶了，往后呀，别说酒，我看你连西北风也喝不上了！”

茂才笑道：“放心，这朝霞村的观天大印是咱喂熟的鸽子，别

看眼时飞跑了，早晚还得乖乖地给我飞回来！”

一篓油说：“美的你，尽会吹牛！”

茂才道：“就凭几个毛孩子，加上那点土玩意，就能管住天了？做梦去吧！只要一出错，咱就抓住把柄了。让铁山一蹦三尺高，到那时候，嘿嘿嘿……”

“你鬼点子还不少哩！”一篓油殷勤地倒上一盅酒，递给茂才，悄声道，“可你也别小瞧了榔头那小子，长大真要上了台，我看比山柱还蝎虎。他领头搞的那个气象哨可真碍眼了，不管白天黑夜的到处串，对咱们这几家可注意啦！”

茂才猛然一惊：“真的？”

一篓油点头说：“前天歇晌我去给大表舅送瓶核桃油，刚走到路口就见榔头、志军在那盯着呢，吓得我赶忙躲开。”

“混蛋！那小子眼贼着呢！”茂才把酒盅往桌上一放，斥责道，“一再嘱咐你不到节骨眼上别来往，咋就不听话。现在人家还说‘茂才和刘歪脖坐一条板凳’呢，你咋这么缺心少肺的！”

一篓油忙陪笑道：“得了，这回算是记住了！”

茂才忽然想起一事，小声道：“上小精豆那里去趟，别忘了带点好吃的，懂吗？”

一篓油会意地点点头。

十 六

天色微明。观天台上，虎子打开百叶箱检查仪器，志军作着记录。

榔头站在高处观测水平能见度。

虎子走过来担心地问：“能见度多少？”

榔头：“顶多有五级。”

“哥哥！”俊姑和小红飞快地跑来，胖旦、小华在后边紧

跟……

俊姑喘着气说：“这风咋还连点影也没有呀！有人讲怪话呢！”

一篓油站在家门口，冲着几个妇女挖苦道：“才脱开裆裤，就想管天管地，也不尿泡尿照照！”说着进了院门。

茂才从屋里走来，幸灾乐祸地：“这回让他们摔个脆棒的！”说着一甩袖子出了院门。

观天台上空气异常紧张。小气象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小红着急地：“到底有没有风呀？”

虎子使劲瞪她一眼：“着啥急呀！”

俊姑：“还不着急，要是真报错了咋办？”

小华：“哼，还不叫人把鼻子笑歪了！”

胖旦急得一屁股坐在石墩上，鼓着小嘴巴使劲朝天空吹气：“风呀，刮呀，快刮呀……”

志军“嘘”了一声，指着正在紧张观测的榔头，让大家安静。榔头望着西边天，忽然把手一指道：“看！”

小气象们顺着他的手指看去，只见高空中出现无数的黑点，越来越显，原来是一群鸟。

虎子、志军嚷道：“鸟飞高，大风抄！”

“真的！”俊姑、胖旦等高兴得叫了起来。

“嗨，还有脸笑哩？”背后传来一阵嘲笑声，原来是小精豆。

小精豆腰挎半导体收音机，走到榔头身边突然打开开关，广播声：“……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山区部份地区……”小精豆“叭”地关了收音机，嘲讽道：“气象员同志们，这六级大风在哪呢？……”

榔头打断道：“你咋关上了，下面还有半句‘山区部分地区有六级以上大风’，对吧？”

小精豆不服地一摆脑袋：“那不一定指的是咱这里！”

虎子气恼地：“去去，你捣啥乱？”

榔头忙拉开虎子，不慌不忙地问道：“那你说指的是哪？”

“那……”小精豆支支吾吾地：“甭管指哪，咱这没风！你们肯定报错了！”

西大洼的麦地里，山柱带着几个队干部在检查防风障。

铁山不满地：“山柱，我早说靠他们不行！茂才，你也有责任，你是老手了，昨晚上为啥不坚持？”

茂才慌忙自我批评：“是怨我。榔头一口死咬住有风，我是怕打击他们的情绪呀！……”

山柱不动声色地问道：“茂才，你说肯定没风？”

茂才说：“这红火大日头的哪来的风啊！”说着他抓起一大把土往上一扔，不料这把土刚一出手，突然一阵强劲的西南风迎面扑来，细碎的土块狠狠地打在他脸上。茂才吐着唾沫，揉着眼睛，使劲地打起喷嚏来……

观天台上。小精豆起劲地嚷着：“要是风，我把脑袋割了！……”话没完，草帽“呼”的一下被风刮掉，滴溜溜地滚跑了。

小气象们笑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

十 七

正午，狂风吼叫，黄尘蔽日。村边几棵小树被大风刮得弯腰低头，高压线“呼呼”作响。

村街口的合作社门前人来人往。

一篓油进了供销社，几个买东西的姑娘小声在议论她。一篓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到柜台前把瓶子一放说：“打一斤酱油，一包五料面。”

售货员一边打酱油一边打趣地：“还要五料面，今儿个你们家那位赛半仙还没吃够！”

周围群众发出阵阵嘻笑声。

一篓油拿起瓶子想走，一个小伙子调皮地说道：“别走啊，给你们当家的捎个信，往后给玉皇大帝多磕响头就灵了，啊哈哈……”

“没功夫跟你们闲嗑牙”，一篓油瞪了他一眼，拔腿就走，背后传来阵阵戏谑声。

观天台上。榔头、虎子、志军坚守岗位。榔头指着天空给他俩讲着云状变幻的类型。

山柱和几个队干部穿行在麦田中，检查防风障，不时用锤子敲打没有钉牢的地方。

山柱两手在嘴边搭成话筒，使劲地喊着：“你们快回去休息吧！”

远远看见观天台上三个小人影使劲地摆着小手。

一队长笑笑大声说：“你不说大风大浪出息人吗！”

山柱点头回答：“好，那就叫他们锻炼锻炼吧！”

十 八

村口北墙上，一块黑板旁围着一些人，正在看“气象简报”。志军、俊姑分头拿着记录本抄写。

一个老大娘乐呵呵地说道：“闺女！念两条俺听听。”

俊姑指着黑板念道：“这条是：‘狗咬草，天气变坏远不了’。

这条是：‘蜘蛛网上多加工，不是下雨便刮风！’”

老大娘高兴地直点头。

一个中年汉子对志军说：“雹子是俺们这里的一大害，‘雹打一条线，不能一大片’，这一点你们可要记住呀。”

志军：“大叔您提的太好了，俺们一定记住。”

十 九

清晨，观天台南边一块插着“丰产试验田”木牌的棉花地里，铁山着急地：“快点喷吧！”

一个姑娘说道：“别急，咱气象哨还没表态呢。要是下雨不把药都冲了！”

铁山扭头朝观天台看看，又仰头看看天，生气地：“搞的啥名堂！你们等着，我去找茂才。”

观天台上，志军把百叶箱一关，说道：“温度、湿度都不够啊！”

虎子指着西南方说：“看那边黑糊糊的，要是风吹过来咋办？”

俊姑站在旗杆下着急地问道：“到底升啥旗呀？”

虎子：“着啥急呀？”

一个姑娘气喘吁吁地跑上观天台，“棉花地里要打农药，等着你们表态呢！到底有雨没雨？”

虎子：“别忙，让俺商量商量。”

茂才正躺在炕上吞云吐雾地抽烟，忽听窗口传来一篓油的话音：“表舅把鸟笼子拿进屋了！”

茂才：“这么说是冇雨。你再看看卧虎岗口升的啥旗？”

房顶上一篓油踮着脚朝西南方的观天台看了看，又蹲下来说道：“光秃秃的啥也没升。”

“好！”茂才把半截烟屁股使劲一甩，一骨碌从炕上折起撩帘出门，对着正从梯子上下来的一篓油说，“快！多找几把伞。草帽、塑料布也行。有用！”

茂才来到观天台下。见小精豆背个钓鱼竿走来，连忙喊道：“小精豆，上哪去呀？”

小精豆晃着手中的鱼杆说：“到金鸡河边钓鱼去。”

“唔，”茂才笑嘻嘻地说，“我跟你讲，那边有一窝鹧鸪……”

小精豆有兴趣地停住脚步。

茂才：“一学老鹧鸪叫就能引逗来小的，咱们一逮就是好几只。”

小精豆惊讶地：“真的？”

茂才热心地：“大爷啥时候胡弄过你！”

“学鹧鸪叫这是咱的拿手好戏！”小精豆立刻撮着嘴清脆地叫了一声。

“真有你的！好，一会你再学几声。我到上边听听象不象。”

茂才一上观天台就冲着虎子、志军喊道：“到底有雨没雨？等着打农药呢！”

虎子、志军说：“你看呢？”

“咱可不沾喽！”茂才支着耳朵又说，“喂，你们听——”

岗下传来几声鹧鸪叫。

茂才笑咪咪地：“猫头鹰叫雨……”

小红慌忙接着说道：“鹧鸪叫晴。”

茂才点着头笑道：“可不是！”

正说着，胖旦捧着小玻璃罐走来，指着罐里的蚂蚱说：“看，

三条在上边，五条沉底不动。到底是晴是雨？”

俊姑天真地：“少数服从多数，干脆报晴！”

茂才说：“对，要是连个晴都不敢报，人家就会说你们上次大风报准是放屁踢响瓜——赶对点了！”

“用不着你管！”虎子瞪了茂才一眼，把手一挥，“升信号旗！”

“是！”俊姑、小红赶忙跑到升旗杆下，挂上黄色信号旗，轻快拉上杆头。

棉花地里，铁山正同几个社员争执着。一个姑娘说道：“大叔别着急，再等等！”

“再等连棉花杆也让虫子啃光了！”铁山忽然看见观天台上升起了报晴的信号旗，忙指着道，“你们看！”

大家一看，观天台上果真升起了报晴信号旗。

铁山抱过一个喷雾器立刻往棉花棵上喷药。

姑娘们穿行在棉田里。

一块棉田很快就要喷完了。铁山乐呵呵地擦擦汗。

茂才头戴一顶草帽，肩披数件雨衣，手里还拎着几块塑料布，喘着粗气边跑边喊：“哎呀呀，你们咋打起药来了，今个有雨，有雨……”

铁山一惊：“有雨？”

正说着，只见风乍起，雨欲来。

喷农药的社员们跑过来了，茂才关心地给这个披塑料布，给那个往头上扣草帽……

铁山急得团团转，指着观天台暴跳如雷地：“这不是胡闹吗？”

茂才假惺惺地劝解道：“别急么，都是些孩子。就是这‘学费’交不起呀，这么多人工，这么贵的农药……”

话没说完，响起一声炸雷，瓢泼般的雨“哗喇喇”泻了下来

……

铁山摊着双手：“完了，十几瓶农药全完了！”

茂才火上泼油地故意问道：“是不是有的队晒麦种啊！”

铁山“啞！”地一声使劲一跺脚，飞起的泥水溅了茂才一身。

二十

大雨初霁。一缕阳光冲过密集的阴云射向田野。机耕路边，两排嫩绿的小白杨经过风雨的袭击，更显得挺拔秀丽。

浑身湿漉漉的榔头向朝霞村走来。

朝霞村口，“气象简报”被雨淋得字迹模糊不清。

小精豆用粉笔在“晴”的下边写上“被雨淋”三字，又把“象”字上边擦掉，改成一个伸出长腿的“人”字，成了“气人简报”，正得意地观赏着自己的“杰作”，忽然看见水淋淋的榔头走了过来，他冲榔头作了个鬼脸笑着跑了。

榔头注视着“气象简报”，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二十一

观天台上，湿漉漉的信号旗猛地往下落。

旗杆下，虎子使劲地往下拽绳。

小气象们站在旁边不时偷眼看看围上来的群众。

铁山厉声问道：“晴、晴，打上的农药全让雨水冲了，这责任你们负得起吗？！”

志军娘上前拉住志军喝道：“走，不许你再鼓捣这个！”

“俺不！”志军犟着不走。

志军娘顺手打了志军一脖拐说道：“你是属驴的，一脖子犟劲！”

胖旦娘也忙过来拽胖旦，胖旦紧抱住旗杆不松手。胖旦娘气得直拧他脸蛋子，胖旦“呜呜”哭着嚷道：“就不走，就不走！”

俊姑、小红、小华急得直打转，拉住虎子小声问：“咋办呀？”

铁山暴怒地：“虎子，滚回去。”

虎子不服地：“有错就有对，谁也不是天生就会！”

“好小子，犯了大错误你还嘴硬！”铁山上前抓住虎子胳膊向外拖……

虎子一把抓住百叶箱不撒手……

铁山跳到百叶箱前抓住支架吼道：“来人哪，给我拆喽！”

“不许动！”

小气象们异口同声惊喜地喊道：“榔头！”

榔头跑上前问道：“队长，你要干啥？”

“干啥？”铁山恼怒地，“让你们散摊子！”

榔头镇静地：“党支部同意了？”

铁山粗声粗气地：“会同意的！”

榔头：“贫下中农讨论啦？”

铁山把胳膊一甩说：“你睁眼看看大伙肺都快气炸了！”

榔头对大伙说：“气象报错了，影响了生产，我们一定找出原因。可要叫我们散摊子，办不到！”

小气象们“呼啦”一声围到他身旁，榔头深情地看了看身旁的小战友，更加坚定地說道：“俺们是为革命观天管天，啥样的困难也能克服！”

奶奶挺身道：“对，这个摊子不能拆！”

铁山忿懑地：“大婶，您是党支委，可不能净护住自己的孩子！”

虎子气恼地一顿脚：“爹，你……”

奶奶克制住自己说道：“铁山，只要榔头走的是正道，我就要

护，护到底！”

铁山暴跳如雷地：“你护到底，俺就要为全村社员负责干到底！来人哪，拆！”

小气象们挺胸护住了百叶箱，怒视着铁山。

奶奶斩钉截铁地：“没有党支部的决定。你一个人说了不算。”

铁山看周围的群众没有谁听他的，更加火上泼油地咆哮着：“我当队长的说了不算，就你们说了算！”一甩胳膊气呼呼地走了。

奶奶沉痛地：“唉！解放前，刘歪脖借着看天坑害咱们，他都忘得一干二净啦！”

榔头拉住奶奶道：“奶奶，您就给俺们说说吧！”

奶奶忿慨地：“四二年咱这遇上大旱，从开春到立夏就没下过一场透雨，庄稼旱死了，可黑心的刘歪脖却大放高利贷，买房地发了笔横财。他硬逼着咱穷人买香裱供品，还要一对童男童女祭天求雨。”

榔头怒声地：“跟他斗！”

“当然要斗！”奶奶看了榔头一眼说，“你爷爷对刘歪脖说，‘求神、拜佛那是你们财主的事，俺穷人靠的是一双手。’说完就领着一伙穷哥们到葫芦沟挖泉去了……”

（化出）葫芦沟底，一股清凉的泉水翻涌浪花，十几个庄稼汉欢呼。榔头的爷爷李智勇，高兴地扑在翻涌的泉水里……

卧虎岗上，一片吹打声。刘歪脖在阔佬们陪同下，下了卧虎岗。一个胖乡绅向他大肆恭维，刘歪脖摇头晃脑。一个狗腿子指着西山葫芦沟，刘歪脖气得暴跳如雷，命令马上封泉断水。几

个狗腿子跑步下岗……

水突然断了。棒子地里，李智勇拿着铁锨愤怒离去。

刘歪脖家，摆着香炉、供桌。桌上摆满银元、地契和金首饰。刘歪脖打开红漆盒，狂喜大笑。

“哐当”一声，门被推开，智勇和几个穷哥们闯了进来。刘歪脖惊惶失措，两只手忙不迭地把桌上的银元、地契往桌斗里扫……李智勇两目圆睁，怒斥歪脖，大步向前。一挥手里的铁锨，把刘歪脖屋里的佛龛神像砸得稀巴烂……

(化入)观天台上，小气象们倾听着奶奶字字血泪的控诉。

奶奶对周围群众说：“咱们想想，小将们把刘歪脖利用观天残害劳动人民的罪行批臭，这有多好呀，咱们要支持才对呢。”

周围群众受到教育。

金锁娘木然呆立，仔细思考。

胖旦娘把胖旦拉在怀里，用手抚摸儿子那被拧红的脸蛋……

二十二

气象室，小气象员们正在开会。

虎子痛心地说：“没报准都怨我，是我值班……”

榔头：“先甭说怨谁，要找找原因。”

小红：“我看咱这土仪器不太顶事！”

志军：“不对，上次测大风不就准了么！我看是咱这山区地形复杂，不好掌握！”

山柱走进来，悄悄地坐在一边，饶有兴味地听着。

虎子：“地形复杂可以调查嘛，调查清楚了，就能掌握咱山区

天气变化的规律!”

俊姑：“我同意！要说今个报错也怪我，我不该说少数服从多数！”

榔头不解地：“啥少数服从多数？”

胖旦插嘴道：“三条蚂蚱窜上来还有五条没动静，俊姑就来个少数服从多数。”

大伙都被逗笑了。

榔头说：“我倒琢磨一件事。今儿茂才上观天台干啥来了？”

胖旦：“俺娘说，茂才说咱们闯了大祸了。”

小红：“对！俺娘也是她叫的！”

榔头思索道：“这里边有问题呀！虎子，茂才今早上观天台都说些啥？”

虎子眨巴着一双大眼睛道：“他催俺快报，还叫俺听鹧鸪叫，说是晴。我心里也犯疑，可是一着急就……”

榔头气忿地一捶桌子：“我看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咱们警惕性可要提高呀！”

“讲得好！”山柱摆摆手，叫给他让座的小气象们都坐下，然后尖锐地指出，“看来小小的观天台不但是观自然风云的哨所，也是观阶级斗争的哨所！”

春霞推门进屋道：“山柱哥，查清楚了。几个打农药的姑娘都说，快下雨时，茂才跑来大喊有雨。还给这个披雨衣，那个戴草帽的……”

“嗨！茂才倒真是个好心人呀！”山柱又对小气象们说道，“看来在办气象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榔头目光炯炯地：“我建议对咱村的四类分子进行严密监视。要象咱们写气象日志一样把他们的活动都记录下来，掌握

敌情，向阶级敌人猛烈开火。”

春霞和小气象异口同声叫好。

山柱满意地点着头。

第 三 章

二十三

正午，十字街口，刚刚下工的社员在那儿看黑板报。

气象简报已改为大批判专栏。报头画着几个威武的红小兵，手握红笔投向阶级敌人。旁边写着“为革命管天，大破气象神秘论”。

一篇篇短小精悍的批判文章博得群众的好评。

一群刚放学的小学生也“叽叽喳喳”拥了上来。

茂才强装笑脸。

一队长对茂才说：“‘征途上处处有阶级斗争’。你看榔头这篇文章咋样？”

“哦哦……”茂才正打算敷衍几句，忽见铁山从这儿路过，便大声笑着说，“这回可把铁山批成烂蒜啦！”

铁山生气地走了。

小精豆钻出人群，刚要躲开，却被小红唤住。

小红打趣地：“小精豆，俺这气人简报又把你给气着了呗！”

小精豆白了小红一眼。俊姑埋怨小红：“别这么说。”又诚恳地对小精豆：“过去我对你态度不好，还骂过你。”

小精豆有些感动地：“我也不好……”

俊姑：“咱们谈谈好吗？”

小精豆点点头，三人一块走了。

二十四

大队办公室里，山柱、奶奶正在耐心帮助铁山。

山柱说：“大叔，咱们应当为小将这种敢于斗争的精神高兴啊！”

铁山叹口气道：“我是怕这么下去，别说粮食过‘江’了，恐怕‘河’也过不去！”

奶奶语重心长地：“铁山，不能光低头拉车，还得抬头看路呀！在靠谁观天这个问题上不能把屁股坐歪了！这几天的事你不觉得蹊跷？”

铁山不以为然地说道：“茂才？不会吧……”

“咋不会？”山柱严肃地指出，“他过去是个云游道士。平时就仗着观雨看风来迷惑人，给那些倒腾山货的人说天道地，大捞油水……”

“瞎！”铁山一摆手道，“这人是好占个小便宜，可他在观天上确实有一套……”

奶奶尖锐地：“有一套也不能靠这号人！这次事故就是他两头捣鬼，对虎子说晴，跑到你那又说有雨！”

“真的？”铁山又惊又气地，“他想要干啥？”

奶奶气恼地：“干啥？干他那老一套！铁山你想想，咱气象哨要真在群众中扎了根，谁还听他云山雾罩胡吹！”

山柱说道：“这并不奇怪，你办气象堵了他搞邪门歪道的路，比割他的心头肉还疼呢！另外，这个人的政治面目很不清楚，我们要注意。”

铁山仔细思索，心里很不平静。

这时进来一个人，把一张纸递给山柱，说：“气象站发的防雷通知！榔头他们要求参加制土火药！”

山柱把通知递给铁山道：“你看呢？”

铁山沉吟了下道：“行！早做好准备！”

二十五

朝霞村里，一台台石碾在压硫磺块、木炭，赶制土火药。每台石碾旁都有五、六个红小兵在紧张地工作，有的在筛箩，有的在倒料。

山柱领着洪泰从旁经过，洪泰不住点头称赞。

一头毛驴拉着碌碡围着石碾盘转圈。

虎子端着簸箕用小扫帚扫着灰末，倒在铜丝箩里。

胖旦和一个小姑娘一边筛着一边问道：“就这些黑面面渗上硫磺、火硝能行？”

虎子说：“等着瞧吧，嗷一嘞，连飞机也能打下来！”

胖旦笑着欢快地筛起铜丝箩。

大队办公室成了制土火药的小工厂。长凳上架着两个大藤箩，一个里面装的是亮晶晶的火硝，一个里面装的是黄灿灿的硫磺末。地下铺了几领席，红小兵们把压碎的炭粉一筐筐倒在上面。

春霞、榔头手拿铁勺忙着按比例配土火药。

山柱领着洪泰老人走进来。

山柱喊了声：“榔头，看谁来了？”

榔头惊喜地叫了声“洪爷爷”，扔下铁勺，跑上前拉着洪泰的手高兴地握着，说：“可把您盼来了！”

小红、俊姑、小华和一些红小兵都围了上来。

山柱笑着说：“大伯，有您当他们的观天顾问，我就放心了。”

洪泰爽朗地说：“你们这儿真是热气腾腾，防疫工作走在了

前头，俺还得好好向小将们学习哩！”

俊姑稚气地：“洪爷爷，您不是跟俺哥说，连底都倒给俺吗？可不兴留一丁点！”

洪泰抚摸着俊姑的脑袋说：“嘎，小嘴真厉害！哈哈……山柱，你忙去吧，我跟他们聊聊！”

春霞笑着说：“榔头，你们跟洪爷爷去吧，这里有俺们呢。”

榔头亲热地拉着洪泰的手说：“爷爷，咱们上观天台吧！”

虎子、胖旦正在碾炭块，小华跑来兴奋地：“好消息，洪爷爷来了！”

“真的？”虎子高兴得簸箕一撂，拔腿就跑，胖旦也扔下铜丝箩跟着跑了。

茂才心神不定地走过来，在箩筐里抓了把炭末，一边看一边打主意，一扭脸看见洪泰走了过来。猛然一惊，赶忙把脸扭向一边。

洪泰看见茂才，觉得这人似曾相识，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见过。正在思索的当口，眼中忽然闪现一个老道的幻影。他眨了眨眼，老道又变成现在的茂才。洪泰心事重重地回转身来。

茂才猛然打了个寒战，瞅着洪泰的背影，惊惶万状地噉喘着：“他……还活着？！”

观天台上，小气象们围在洪泰身旁。

洪泰：“……五龙戏水，二龙戏珠，全是老迷信瞎胡扯。这里雨水多，主要是四周环山，山下河沟纵横，林木茂密，空气湿润，潮气上升，与云彩汇合，就会出现低云压顶的雨势，要再遇见山风，就会下雨！”

榔头道：“洪爷爷，麦收前，俺们想跟您去深山调查雷线，行

呗？”

洪泰乐呵呵地说：“好哇！”

气象室里，洪泰很感兴趣地观赏着小气象们自制的土仪器，又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块白硬纸片说：“哎！这是啥？”

志军：“这上面用盐水和白矾水写的两个‘雨’字，逢到要下雨就显出来了。”

“是动了不少脑筋呀！”洪泰走到条几旁，看看上面摆的大小小小的盆盆罐罐，里面养着不少小生物。

榔头说：“俺们经过观察，发现这些小生物对天气的反映不一样。青蛙测暴风雨准，王八报洪水准，鸡报晴天准……”

“是啊，要仔细观察才能弄明白。我在玻璃罐养了两条泥鳅，开始对天气反映很灵，日子一长就不沾了，换了两条又灵了！”

胖旦、小红问道：“那是咋回事？”

洪泰笑着反问道：“你们说呢？”

榔头寻思了下说：“是不是原来那两条对环境习惯了，反映也就迟钝了？”

“对！”

俊姑“唔”了声道：“我那个少数服从多数原来错在这！”

小气象们都哈哈大笑。

洪泰摘下墙上挂的气象日记，一页一页翻阅。

志军打开办公桌的抽屉，拿出个本子递给洪泰。

洪泰看了一阵，惊异地念道：“刘歪脖二十三号到跑马坡一带——刘歪脖是谁？”

榔头：“老地主，靠看风水，骗穷人，发的家。”

洪泰称赞道：“上观风云的变化，下观豺狼的踪迹，不错呀！”

俊姑从后墙上摘下那块记事的小黑板，抽出两块活动的砖说：“爷爷，这是俺们的了望孔！”又指着小红说：“她住在刘歪脖对门，也有个了望孔！”

胖旦小胸脯一挺说：“哼，还有那个刘茂才也挺坏的！”

洪泰：“他总想给你们拔气门芯，是吧！”

虎子气愤地：“可不，这家伙是个笑面虎，嘴里甜似蜜，下边使小绊！”

榔头：“过去当过老道……”

洪泰惊疑地：“当过老道？”

洪泰深深地陷入沉思中……

二十六

重峦叠嶂。

山腰处，洪泰、榔头、虎子顺着一条羊肠小道走向谷底。

峡谷间，溪水潺潺，树木葱葱。

洪泰往前边指了指，三人沿溪而上，不时惊起两旁灌木丛中的山鸟。

眼前出现一个乱石滩。

洪泰指着不远的几棵树，这些树的枝叶稀疏卷起，好象鸡爪似地伸向天空，树干仿佛是一个醉汉，扭曲着身子倒向一边。

榔头摸着树身这边看看，那边瞧瞧，一阵山风吹来，榔头忽然迎着山风疾跑，虎子在后边紧跟。

跑啊跑啊！猛然前边被万仞高山堵塞，从断裂的深谷中喷出强劲的山风。

榔头、虎子冲了进去，往上一看，两旁峭壁之间只有一线天。

榔头取出测风仪进行观测，吃惊地叫道：“风速每秒十点四

米！”

虎子惊呼道：“好家伙！这地方简直成了个大鼓风机了！”

榔头把手一挥：“前进！”

两旁的山势象喇叭般的向外扩展，风力渐缓，榔头顺着左边的山坡向上攀。忽见洪泰已经出了峡谷，向这里攀来。

虎子兴冲冲地：“爷爷，大风口！”

洪泰捋着胡子乐呵呵地：“知道，朝鱼儿背那边走！”

三人攀到鱼儿背。洪泰指着北边一座险峻的黑黝黝高山说：“那就是狮首山！榔头，你说说这雹线的走向。”

榔头说：“雹子云过来后，顺着狮首山往东走，通过深涧，被这个大鼓风机一吹，就会扑向俺们那的狼山……”

“对，对！”洪泰兴奋地接着说，“你们打雹子的炮位，必须设在狼山口下，要是炮位弄错了，放过雹子，就误了大事！”

山柱、虎子同时点点头。

二十七

夜幕拉下，一轮新月升起。清凉的月辉洒向鸡冠峰崖下的石洞中。

洞前，怪石林立，洞上块块险石。

石洞里燃起了篝火，火苗映照着洪泰激动的脸膛。树杈上架着一口小锅，冒着热气。

洪泰：“……那是在一九四六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打猎回来，忽听见几声枪响，几个国民党匪兵正在追捕咱八路军一个侦察员。这位侦察员身负重伤，倒在小树林边，我上前把他背回石洞，想给他找点草药，谁知让一个云游的老道看见了，一天下午，我打猎回来，只见……”

· (化出)

山坡上，一队匪兵向鸡冠峰急进。一个老道东张西望。

洪泰慌忙扔掉手中的猎物，向斜刺里一条山路狂奔。

匪连长命令匪兵跑步前进。

洪泰绕过山嘴从侧面向鸡冠峰猛攀。那个老道已经接近石洞。洪泰机警地大声喊：“遭殃军来了！”边喊边鸣枪报警……

老道跳到树林中转身窥伺。

匪连长对着洪泰开了两枪。

洪泰捂着胸口倒下。

老道向石洞里走去。

老道进了石洞，石洞中空无一人，他摸了摸石床上的皮褥尚余温未寒，赶忙折身跳出洞口……

险石后露出侦察员仇恨的眼睛，老道走出通道口，侦察员当胸猛砍两刀，老道倒伏在地。

侦察员攀向鸡冠峰顶……

匪兵们乱枪齐发。侦察员身中数弹，他拔出手榴弹“叭”的一声拉断弹弦，“轰”的一声巨响，鸡冠峰硝烟弥漫……

(化入)

硝烟随风飘散，在当年侦察员壮烈牺牲的地方站着小榔头。他凝视着险峰顶上那棵青松，心潮澎湃。

二十八

一本打开的毛主席著作占据整个银幕。

一只小手握着红铅笔，在下列一段文字下画着红线：“……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

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他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灯下，榔头伏在桌前学习主席著作。他咬着红铅笔陷入沉思中……

（叠印）

茂才说：“这老天爷的脾气暴得很，小心他跟你吹胡子瞪眼睛，哈哈……”

茂才瞅着铁山道：“抓住鸡毛当令箭！”铁山跳起来说：“我有意见……”

奶奶理直气壮地：“为革命观天管天，把权从刘歪脖手里夺回来有啥不对！”

山柱尖锐地：“……小小的观天台不但是观自然风云的哨所，也是观阶级斗争风云的哨所呀！”

碾盘旁，茂才和洪泰的眼光相遇，茂才脸上显出惊恐万状的神色。

（化入）

奶奶停住了手里的针线活，微笑着问道：“还在琢磨那事吗？”

榔头：“我看茂才没准就是给遭殃军带路的吴老道！”

奶奶悄声道：“孩子，你提供的线索很重要。你老亮伯已经调查去了，可是他身上是不是有刀砍的伤疤，这点谁也没有看见过。”

榔头说：“狐狸尾巴藏不了！”

第四章

二十九

日出三竿，茂才倒在炕上长吁短叹。

一篓油端了一盘脂油饼，一碗挂面汤，放在桌上：“油饼挂面汤，快起来吃点吧！”

茂才厌烦地把脸扭向墙里。

“哟，平时馋猫似的，这两天咋了，真的病了？到底哪里不舒服？”

茂才有气无力地：“哎，心里疼！”

“心疼病犯啦！请大夫去。”一篓油边说边起身往外走。

“滚回来！”茂才骂道，“你是想催我早死呀！”

“又咋了？哼，好心当作驴肝肺！”

茂才长叹一口气：“行了，别吵吵啦，没看我心烦么！”

一篓油说：“你呀，胆子还没芝麻粒大呢，就因为那几个小崽子，愁成这样！”

“你知道啥，小崽子后边还有牵线的呢！你快到花果峪找金富贵送封信。”

一篓油惊讶地：“找那个兵痞子干啥？你不说不跟他来往？”

茂才：“你没见有个老不死的洪泰到村里来催命啊！哎，事到如今，只要金富贵不招，他们就死无对证！快去！”

一篓油想了想，献计道：“我去也扎眼，还不如让那个小精豆去呢！”

茂才寻思了下，点点头说：“也好，你先去剥棵葱，捣烂了给我。”

三 十

午后，天气闷热。村街上静悄悄的。

一篓油从门楼里探出头来张望，又把头缩了回去。

老槐树后露出榔头警惕的眼睛。

不一会，一篓油送小精豆出门，把几个熟鸡蛋给小精豆说：“路上吃，走快点！”

小精豆快步走了。

小精豆经过十字街口，看了眼气象简报，只见上面写着：“今日午后有雷阵雨”，小精豆犹豫了下，看看天空，向村外走去。

大风骤起，沉雷滚滚，大雨滂沱。

山道上，小精豆看到前面山岗上有棵参天大树，赶忙跑去避雨。

一声巨响，大树的一杈被炸雷劈断，树杈把小精豆砸在地上。小精豆挣扎着呼喊。

暴风雨中，榔头跑了过来，迅速搬开树杈，紧抱着小精豆，滚落在石坎下的麦地里。

榔头坐起来，小精豆已经昏迷。他猛力地把小精豆背了起来。

气象室的门被推开了，榔头把小精豆放在椅子上，虎子倒了杯开水，榔头找来个勺往小精豆嘴里灌。

小精豆慢慢地苏醒过来，他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一张张亲切的笑脸……他瞅着满身泥水的榔头，激动地叫了声“榔头哥！”扑到榔头怀里。

榔头亲切地把他扶在椅子上，递给他一杯热水，志军拿毛巾给他擦掉脸上的汗。

榔头和蔼地问道：“茂才让你上哪去？”

小精豆：“让我去花果峪找金富贵送信。”

虎子：“信呢？”

小精豆往口袋里摸出那封油纸包着的信给榔头。

信上写着：“富贵兄，近因工作劳累，身体欠佳，旧病复发，望兄把土药捎来，不胜感激。弟茂才上。”

志军问：“写这么几个字咋用这么大一张纸？”

榔头抬起头来，看到墙上挂的纸片晴雨计，忙把信纸空白处凑到鼻尖上一闻，骂道：“真是条老狐狸！”说着，拿火柴在信上一烤，突然空白处显出密密麻麻的字迹。

榔头越看越气，不禁念道：“‘……吾弟兄休戚相关，祸福与共，咬牙度过难关，定有拨云雾见青天之时……’这家伙真反动！”

虎子怒气冲冲地说：“一条披着人皮的狼！”

志军责备小精豆道：“你呀，都快成了坏蛋的通信员啦！”

小精豆哽咽地：“我……错了！”

榔头拉着小精豆的手，感情地说道：“别难过，把脚跟转过来，咱们一块和他斗！”

三十一

金锁家，小气象们关切地来探望小精豆。

小精豆额上贴着纱布，腿上裹着绷带，噙着眼泪说：“气象简报是他让我改的，学鹧鸪叫也是受他的骗……”

小华：“这家伙真坏！”

小红拳头用劲一握：“非狠狠斗斗他不可！”

虎子：“甭着急，山柱哥说他问题大着哪！早晚得给他算总账！”

榔头诚挚地：“多危险呀，脑子里要是没有阶级斗争这根弦，

就会上大当，受人骗呀！大婶，别看茂才他脸上乐呵呵，心里可是个毒蛇窝呀！”

金锁娘痛心地说：“这条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可把俺娘俩坑苦了。”

窗外传来一声轻轻的响动，志军警惕地指了指窗外……

榔头轻轻地跑出门外。

一个人影慌忙闪出栅栏门外。

榔头快步走到院中心。

俊姑跑来，神色紧张地往外指了指：“茂才。”

榔头压低声喊道：“快出来！”

屋里小精豆也慌着要下地……

茂才拄着个拐棍出村。他拐过一道山梁，突然折向一条蜿蜒小路。

前边是道深谷，树丛，他四周察看，见无动静，便钻了进去。

山石后露出榔头、志军的身影。

茂才在一棵老槐树下停步，又鬼鬼祟祟地向四周察看动静。

榔头、志军贴到一棵大树后。

茂才从兜里掏出个鸡蛋大的东西，塞进树洞里。

志军脚步一滑，弄出声响，茂才紧张地一个急转身，眼睛露出惊恐的目光。

榔头急中生智，“喳喳”地学山雀打架。

茂才吁了口气，拄着拐棍走了。

老槐树下，志军踩在榔头的肩膀上，从树洞里掏出个东西，原来是个陈核桃，榔头拿过来仔细察看，不得要领。

从背后伸出一只大手，他俩急忙转过身看，原来是山柱。榔头忙道：“茂才……”

“都看见啦。”山柱拿着核桃左观右看，又放在耳边摇摇，掏出小刀在核桃缝里一撬，核桃里边掉出个小纸蛋。

山柱打开一看，只见上面用毛笔写着一行小字：“中窗有洞，夜用火攻；破釜沉舟，大事将成。”

榔头咬牙道：“狗东西，想烧咱的火药库。”

山柱激动地：“好，狗急跳墙啦！咱们给他来个关门打狗！”

三十二

黄昏，俊姑从气象室后墙的了望孔里窥望着，只见刘歪脖背着一筐青草往村里走去。

俊姑：“取核桃的果真是这条老狼。”

胖旦跨进门喘着气说：“榔头哥，茂才把一篓油送走啦。”

榔头咬牙说：“这家伙真的要‘破釜沉舟’了，你和小华严密监视他的活动！”

胖旦把小腿一并说：“是！”转身就跑。

打麦场上，灯火辉煌一派繁忙景象。

社员们在脱粒。

一民兵跑来小声报告：“山柱，毒蛇出洞啦！”

山柱：“好！我照顾麦场，铁山，你到仓库！”

铁山匆匆地跟民兵走了。

狼山上，狂风嗥叫，霹雳轰响。

狼山口，一个黑影从岩石下鬼鬼祟祟地探出头来，在闪电中，显出他狰狞的面孔，这人正是茂才。他紧紧盯着十几米外的榔头、虎子，凶狠地掏出匕首……

春霞等民兵身背步枪，疾行在狼山险道上……

库房后不远的草棵里，刘歪脖窥伺动静，他燃着打火机向棉球一点，腾起一团火。突然一声断喝：“不许动！”两只枪口对准他的脑袋。

刘歪脖吓的成了一摊烂泥，双手高举，摇尾乞怜。

狼山尖口。

茂才飞起一脚踢倒了榔头，手握匕首恶狠狠地扑了过来。

虎子抓起一块石头，猛力向茂才头上掷去。

茂才一偏头躲过这一石，趁势扑在榔头身上。

榔头临危不惧，抓住了茂才握刀的右手。

虎子跳上来抡起拳头猛击茂才的脑袋。榔头趁机屈腿使劲一蹬，把茂才蹬倒在地。“呛啷”一声，刀子掉在了地上。

“不许动！”春霞等民兵举枪对准茂才的前胸。

榔头上前扒开茂才的衣服，露出两条刀砍的伤疤……

三十三

“气象简报”上醒目地写着：“午后跑马坡一带有冰雹。”

铁山正领着青年突击队抬着弹药箱从这儿经过。

春霞带着红小兵，扛着土火箭兴冲冲地走来，小精豆一个人扛了一大捆。

跑马坡两边的山丘上，一排排土炮、火箭，对着天空，防雹大军严阵以待。

跑马坡下，临时搭起一个台子，台前扯起一条横幅，上写“炮轰瘟神”几个大字。



山柱主持会场，群众斗争情绪正酣。

刘歪脖低头弯腰，浑身战栗，面无人色。

刘茂才狡猾抵赖，妄图蒙混过关。

榔头一个箭步，跃上台去，他把手向下一指，怒斥刘歪脖、茂才。洪泰也上台揭发，他眼喷怒火，步步逼近，挥舞着拳头，戳穿茂才的画皮。

虎子在台下举起小拳头，带领群众高呼口号，红小兵们和朝霞村的广大群众义愤填膺，奋臂高呼。

铁山、小精豆等都争先恐后地上台揭发刘歪脖、刘茂才的罪行。

台下人群中，洪泰老人看看天，领着榔头离开会场向跑马坡奔去。

榔头手执红旗，站在一块岩石上，注视着西边天空的云状，洪泰在一旁边指边讲。

密集的冰雹云呈红黄色，急驰而来。

榔头挥动着小红旗。

跑马坡两边的山丘上，烟雾腾腾，一股股冒着浓烟的土火箭钻向天空，一团团灼热的炮弹猛烈轰击着空中的冰雹。炮声轰鸣，红黄的冰雹云逐渐消散，化成点点甘霖落了下来。山坡上一片欢腾。……

会场上群众仰首看天。

山柱大踏步走到台中央，左手抓起刘歪脖，右手拎起茂才的衣领。他俩刚一翘头，被隆隆炮声，震得浑身发抖。

轰！轰！炮声响成一片，山摇地动。……

尾 声

雨后彩虹。

歌声起：

俺是公社的气象员，
风口浪尖学管天。
万里长空摆战场，
五洲风雷装心间。
观流云，追闪电，不怕酷热和严寒。
攀悬崖，跨险洞，山山水水都踏遍。
上观风云变幻，下观豺狼踪迹。
热汗挥洒百花妍，志在全球艳阳天。

歌声中：

观天台上，虎子在百叶箱前作观测记录。

志军、俊姑正在放测云的氢气球，一松手，气球腾空而起，钻入彩云间。

小红、胖旦、小华、小精豆，拍手欢跳，小气象员们，扭转身来频频向刚走到西山坡上的榔头招手致意。

身背观测仪器的榔头回转身来，频频地挥手作答。

一轮红彤彤的朝阳飞腾升起，金光四射，万物生辉。

榔头又掉转身去，抖擞精神，向着前面那座插入云霄的剑峰攀去……（上海电影制片厂供稿）

（题图：邓泰和 插图：施大畏）



矿山的春天

《矿山的春天》创作组
焦 祖 尧

第 一 章

一

俯瞰：喧腾的山沟，井架林立，选煤楼高耸。一条运煤铁路专用线，一条柏油马路，平行蜿蜒在山沟里，消失在重峦叠嶂中。天轮飞转。

在飞转的天轮上面，高高的井架顶上，一面鲜艳的红旗在春风中猎猎飘动。“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一条巨幅标语，从井架上直泻而下。井口，机电车拉着原木支柱、水泥、料石和井下的矸石来来往往；选煤楼下，乌黑闪亮的原煤，象瀑布一样奔泻到运煤列车里……

五月的矿山，井口一片抓革命促生产的繁忙景象。

井架上一只高音喇叭，播送着热烈的音乐。忽然，响起了播

音员高昂的声音：“现在，转播矿务局三级干部会议上各路英雄的发言实况……”

井下大巷里，一列矿车在飞速奔驰。采煤三队的团支部书记朱向军，青年工人程强，女技术员刘芳等，正在热烈地议论着什么。

井口高音喇叭里，响起一个洪亮的声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

走过喇叭底下的工人甲抬头：“常东海！”

喇叭里声音在继续：“……全年拿下四十万吨，打出工人阶级的威风来！……”

工人乙：“一个队拿四十万吨，好家伙！”

选煤楼顶上的一个喇叭里，声音在继续：“……靠啥？靠‘鞍钢宪法’，要抓住根本学习大庆……”

许多工人抬头在听。

“常东海！”

“是老常！”

……

罐笼从井下上来，朱向军等青年人朝气蓬勃地走出井口，立即听到了常东海豪壮的声音：“……风卷红旗过大关，顶板试验坚持千，一年拿下四十万……”

青年们高兴得跳了起来。

朱向军宣布：“常师傅说出了我心里的话！”

程强紧接着一拍胸口喊道：“是我心里的话！”转身问刘芳，“技术员同志，怎么样？”

刘芳神气地：“当然也是我心里的话。”

通往井口的一条路上，走着两个人。

“哈哈哈哈哈！”采煤三队副大队长、金刚力士般的汉子庞大洪，对一个四十来岁干部模样的人放声大笑，“我说老莫，你还真他妈的有点水平，到底是调度室主任出身。”

莫晓中：“文化大革命对我的教育深啊！”

庞大洪：“这生产就得往上赶，要不，显不出文化大革命的优越性儿。你这话在理，伙计！”

莫晓中：“可也不能忘了阶级斗争哪！”露出一种异样的表情。

庞大洪：“清队刚完，阶级敌人，他敢！”看看莫晓中，“好好干吧，会给你落实政策的。”

一辆越野车从他们身后开来。停车，从车里走出革委会主任于成章，手里抱了个皮包。

于成章红光满面：“老庞，东海在局里给你们队端出了四十万吨，知道吗？”

庞大洪：“队里讨论过。”

于成章：“怎么样？”

庞大洪憨直地：“当时数我保守；怕咱这个先进队，弄不好，放空炮，菜没拣回来，篮子也丢了。”

于成章哈哈大笑，亲切地拍着庞大洪的肩：“说实话，老常端出这个数目，开始我也觉得他胃口太大；可一想，对，要干，就要干出个样子来，让人家看看，咱这些老矿山，吃几碗干饭！”神秘地压低声音，“我想到你们队蹲点，抓出点经验。”

庞大洪眼睛一亮：“你有办法了？”

朱向军等青年人过来了。程强手里拿了一卷红纸。

于成章：“我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个采煤工作面，煤层高，

顶板好，把你们这个队一下子拉上去，充分发挥作用……”

庞大洪犹豫地：“你是说，停止顶板试验，从现在采的工作面撤走？”

朱向军忍不住，急步上前：“于主任，顶板试验说啥也不能停，我们也不撤！”

于成章一愣：“……”

“工人们要从顶板压力下解放出来！”朱向军很激动，“控制住了顶板，咱就能放长采煤工作面，充分发挥机械的作用，大大缩短辅助时间，减少煤炭资源的丢失，做到安全生产，稳产高产……”

刘芳：“这对旧的采煤方法是一场革命！”

于成章微笑着：“国家需要煤炭啊，咱要讲究实打实的。”

莫晓中插了一句：“小将们也是为了多出煤炭着急。”

于成章动了感情：“可是全矿任务压在我肩上。”

朱向军：“不对，每个工人肩上都有份量。”

“话是这样说的。”于成章看了一眼程强手里的红纸，“试验的事儿，决心书上写了？”

朱向军点点头。

于成章：“先别提吧。”

程强拉了一下刘芳：“常师傅怎么还不回来？”

二

长长的运煤列车，急速飞驰。

采煤三队党支部书记、老矿工常东海，手扶深孔钻，高高地站在煤车上。旁边还蹲着几个人，热烈地议论着什么。

机车拉着长龙般的车皮，车上堆满闪闪发光的乌金墨玉。列车以雷霆万钧之势，一往无前。

常东海在煤车上巍然屹立。山风吹动他的矿工服。一座座

选煤楼，一座座高接云天的井架，从他眼前掠过；和铁路平行的马路上，运煤汽车，来往如织……

（歌声起）

天轮飞转，井架高接天，
百里煤海，快马又加鞭；
乌金滚滚流不尽，
历史的火车头里把煤添……

背煤下窑才十岁，
大战煤海四十年。
四十年啊风雨急，
铁铮铮汉子火中炼……

老矿工啊，如今你在想什么？
你不见，硝烟处处，处处硝烟，

战斗正未有穷期，
岂能鼓息旗偃？

矿工的大手
掌矿山的乾坤，
要春天长驻矿山，
让矿山永远是春天！

歌声中，常东海看着亲爱的矿山，激动，深思……

同行的一个人叫他：“东海，坐下吧，风太大！”

常东海：“嘿，这风，吹着舒服！”

铁道旁边的马路上，迎面开来几辆卡车，车上都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车厢上贴着鲜艳的标语：“热烈欢送一九七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

红旗，青年人朝气蓬勃的脸。热情的歌声……

常东海高兴了：“看，又是到广阔天地里去的！”

一个同行的：“你呀，一看见这些青年人，就亲得不行！”
常东海：“你不亲？明天，这世界，就要交给他们！”

三

常东海扛着深孔钻，过铁道。

退休老工人、于成章的父亲于老石迎了上来：“东海，我的学习材料？”

常东海放下深孔钻，从口袋里掏出两本学习材料递给他。

于老石翻了翻：“还短一期。”

常东海从另一个口袋里又掏出了一本。

旁边有人问：“您老人家那么大年纪了，眼睛还——”

于老石掏出一个眼镜匣，取出一副用线代替缺腿的老花镜，戴上，深沉地：“过去，我是睁眼睛，毛主席让我识了几个字。学一点，明白了，可以宣传宣传，咱矿山，咋样才能办好！”

常东海从怀里掏出一副新眼镜，深情地：“师傅！”

于老石激动地戴上新眼镜：“合适！这一下，看得越发清楚了。”抓住常东海的手，“东海——”

常东海十分尊敬地看着眼前的矿山老人：“您老，要经常敲打敲打我们！”

于老石的花白眉毛抖动着：“东海——”

刘芳急急忙忙跑来：“常师傅，于主任要停止顶板试验，撤到新工作面去。”走过去要帮他拿深孔钻。

常东海稍为楞了一下，一把推开刘芳：“不用。”扛起深孔钻，两脚生风，步子震得地皮发颤，回头问刘芳，“他们在哪儿？”

四

矿俱乐部门口。上挂横标：“夺煤会战誓师大会”。两旁墙

上，贴满了大红纸写的决心书，挑战应战书，喜报……锣鼓喧天。

在大门右边，不少人正在围看贴着的一封“上海来信”，一个青年工人在高声朗读：“……由于你们的大力支援，使我们一季度的发电任务超额完成，全市钢铁、机械、纺织、化工等产品，比去年同期有大幅度增长，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上海工人阶级感谢你们……”

人们反映热烈。

朱向军、程强、于成章、庞大洪等也在人群中。

朱向军对于成章：“于主任，你看，咱们的试验，还得抓紧！”

程强一回头：“常师傅！”

常东海扛着深孔钻大步走来，后面跟着刘芳。

于成章和青年等迎上去。

于成章：“老常，那四十万吨，你准备怎么拿上来？”

常东海站住，“咚”的一声，把深孔钻拄在地上：“哈哈，靠群众嘛，我又没有三头六臂！”

于成章正色地：“咱俩先商量商量。”

常东海笑着问：“怎么，你们没商量好？”

于成章看看青年人，不知从何说起。

“不听话，顶你了？”常东海哈哈大笑起来，“老于，咱二十大几，那时候，也不听话，把头叫咱往东，咱偏往西。”

于成章：“那是和窑主把头作斗争——”

“如今，也是一个道理：听啥话，先看看，这话在哪条线上。正确线上的，顶，就错了；错误线上的，管他天王老子，也要顶！”常东海摸摸深孔钻，诚挚地，“矿山，要依靠工人群众来管。让顶板压力赶着跑，算什么矿山主人？在困难面前撤退，咱队没这个传统！”拍拍深孔钻，“借回这挺‘机关枪’，向顶板开火！怎么样，老于？”

于成章微微皱了皱眉。

一个干部从里边冲出来：“于主任，快进去，开会了。”看见常东海，“老常，你第二个发言。”

刘芳：“常师傅，给你写的发言稿。”

“不用。”常东海把深孔钻交给朱向军，大步走进门去。

台上，常东海在发言，语气豪迈坚定：“……四十万吨，不少？不少！困难小不小？不小！可是，我们是矿山的主人！是我们掌握了矿山的命运！”双手有力地捏起拳头，“我们要想主人想的，干主人干的！……我们面前无困难，困难面前有我们！”

热烈的掌声，表明他说出了大家心里的话。

五

调度室。于成章眼看进度表，手拿电话，喊着：“……我不问你要别的，四百吨，这个班你说啥也要拿上来……”

常东海走进来，玩笑地取过电话：“不当这电话司令，就不指挥生产啦？下井吧，咱俩一路聊聊。”摸出几张折叠好的纸递给他，“这是顶板试验方案，矿上是不是抽时间研究一下？”

于成章随手接过，塞进口袋里，穿好工作服。两人往井口走去。

于成章：“老常，你这个全国劳动模范，要注意影响啊！”

常东海：“什么影响？”

他们来到矿灯房门口，递进去两块灯牌。

于成章：“咱搞煤矿的，靠啥说话，还不是靠煤？四十万吨，你拿不下来，到时候……”看一眼常东海，关切地，“风险太大，伙计！”

常东海：“所以你叫我们丢掉顶板不管，去吃肥肉！”

“大风要刮，顶板要塌，人们有啥办法？”

常东海：“老子，一个企业的领导，不懂得工人的心思可不行啊！你知道工人们在想啥？”

于成章在回避：“反过来说，工人不懂得领导的心思，不懂得领导的难处，这也不行。”

常东海：“说说你的心思吧！”

于成章：“咱搞煤矿的，还不是为了出煤？”

常东海：“这可和工人群众的心思不大一样。”

于成章：“处的地位不同嘛！局里魏副主任每天打电话给我，问的是‘出了多少’？他不会给工人打电话吧？”

“工人就不关心出煤？”常东海浓眉耸了一下，“工人关心出煤，更关心煤矿企业沿着什么方向走，领导领着大伙走什么路……”

于成章反感地：“这话当然不错，我是讲究实打实的。老常，任务可是个硬家伙啊！”

常东海：“别的都是软的啦？老子，当心这儿再出问题！”指指于成章的脑袋。

于成章：“放心吧，老子今年四十八岁，见过世面了。”

突然，灯房窗口冒出一个女孩子的脸，冲着于成章喊：“爸爸，你又搞唯生产力论了！”送出两盏矿灯来。

于成章不屑地：“你懂啥，毛丫头！”拿起灯就走。

常东海追上去：“不要小看他们，他们肯学习，脑子清楚！”

于成章鼻子里哼了一声作为回答。忽然想起了什么：“东海，你们队长调走了，我想应该提拔一个。”

常东海：“朱向军怎么样？”

于成章一怔：“他？”

常东海：“怎么？……文化大革命中的闯将，共产党员，父亲

和咱一起斗争，牺牲了。你说，这不是好苗子？”

于成章：“肩膀太嫩，又咋咋呼呼……”

常东海：“啥叫咋咋呼呼？要说那股闯劲儿，咱俩身上还都少了点。肩膀嫩，给压担子嘛。”

于成章感情地：“东海，这个队一成立，咱俩就在一起，跌打滚爬七八年，成了全局的标兵队。你要让一伙小青年瞎踢腾，咱俩没完！”

常东海：“我看也完不了。”走到电车岔道口，心情沉重地，“咱们想到两股道上了，老子！”

一列长长的满载坑木的电车，将他们分开了。

六

三队采煤工作面。一排排柱子支得笔直，打斜里看，就象一列列接受检阅的战士，威武雄壮地支撑着顶板。煤溜子上，煤象黑色的长河，滚滚向前。

常东海驾驶着庞大的采煤机组在采煤。机组驯服地向煤层挺进。

朱向军正在高凳上支柱。他动作熟练，干劲十足。

程强在工作面一端装浮煤。忽然想起了什么，扔下铁锹，走到朱向军那儿，喊道：“喂，下来！”

朱向军停下锤子。

程强：“试验打眼的角度，可以这样——”他用手比划着。

庞大洪走过程强的工作地点，踩在铁锹上，差点摔倒。
他捡起铁锹，火了。

程强正和朱向军比划着。

“你在这儿转游啥？”庞大洪吼雷似的一声，一把铁锹塞在程强怀里。

程强没有吭气。

庞大洪直着嗓子喊：“就凭你这样干法，能拿下四十万吨？”

朱向军：“庞师傅，我们在研究试验。”

程强嘀咕：“又不是在玩。”

庞大洪使劲咽下了一口唾沫：“可于主任问我要产量……这新鲜点子，靠不住！”

朱向军从高凳上跳下来，吃惊地：“庞师傅，你也——”

“我……我怎么啦？”庞大洪想起了自己的副队长身份，“你们，该为领导想想。”

常东海听到了他们的争吵，叫另一个工人驾驶机组。他走过去，碰见了刚进工作面的于成章。两人在一旁听着。

朱向军：“解决了顶板问题，咱步子才能跨得大。眼光要看远点儿。”

庞大洪：“可眼下……”卡壳了，忽然想起，“咳，生产促不上去，怎么显出文化大革命的优越性儿？”

常东海走过去：“拿啥促呀？”

庞大洪没词了。

于成章：“要说嘛，这话也有道理。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推动生产。”

“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推动生产，”常东海转向于成章，“只有讲路线，揭矛盾，靠革命才能把生产促上去。眼睛只盯着任务，就顾出煤，危险！”

“哈哈哈哈！”于成章放声大笑，来掩盖他的窘态，“老常，你放心，咱吃煤矿这碗饭的，多出了煤，没危险！”

常东海正色地：“咱是要多出煤，出好煤，建设社会主义。可

是出煤有几种出法。文化大革命前不也讲究出煤吗？就连资本家也讲究多出煤！那时候，窑主把头，抽着鞭子，叫咱出煤，你忘啦？”

青年们严肃地听着。

于成章老大不快：“那是什么世道？你总爱瞎比！”

常东海：“文化大革命后就没事啦？叫资本主义复了辟，咱还得在人家鞭子底下多出煤！……”

青年们神情庄严激动。

七

傍晚，火烧云烧红了山头，矿山多么壮美！

宿舍里，朱向军正在读书，思索。他的床头上贴着一幅画：一个黑人把身上的镣铐打成一把剑。

常东海悄悄进来，站在那幅画前，欣赏着。

朱向军回头发现了他：“常师傅！”

常东海：“这幅画很好，再找一张，贴在咱交班室里，让大伙看看。”

朱向军：“行啊！”

常东海：“想啥哩？”

朱向军：“今天井下的事儿。”

常东海：“闻到瓦斯了？”

朱向军：“我在品庞师傅说的那‘优越性儿’。”

常东海：“那不是老庞的点子，这人我了解。”深思地，“说煤矿就是出煤的，这话对不？”

朱向军：“无产阶级专政不要啦？”

常东海：“他们那是挂在嘴上的。”急剧地转过身来，“为啥咱们要在这样坏的条件下，坚持顶板试验？过去修正主义那套管理

方法，借口顶板这个‘老大难’，搞了许多条条框框，把工人手脚捆起来，由他们摆弄；矿山上的大事，咱管不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咱发挥不出来。工人，成了顶板的奴隶……”

朱向军眼睛在放光：“咱试验成了，旧的一套，抬头就难了！”

常东海：“不是全靠这个；可顶板试验不是一般的革新，它关系到企业究竟靠谁来办的大问题。”深沉地，“顶，要在线上顶；线上的事，一步也不后退，要毫不含糊！”

朱向军一把抓住常东海的手：“我明白了，常师傅！”

一老一少，站在窗口，火烧云把他们的脸映得通红。

常东海：“说煤矿就是出煤的，工人成了啥？还不就是出煤的工具！……你看，解决顶板问题，哪儿是一场生产仗，明明是场政治仗嘛！”

朱向军激动而又尊敬地看着老矿工：“我们不会后退的，常师傅！”

“好！”常东海高兴地抱着朱向军的肩，眼光投向远处。面前的景色使他动情了，“你看，这社会主义的天，社会主义的地，社会主义的矿山，多好！多美！斗吧，干吧，小伙子！”他情不自禁地捶了身边的朱向军一拳，接着，轻轻地哼起了他心爱的歌子：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火烧云把连绵的群山镶上了一道金边。朱向军也在哼着；新、老两代人的心以同一节拍跳动着。

常东海忽然想起了什么：“叫刘芳抽时间讲一讲顶板；这场硬仗，要打下去，毫不含糊！”

第二章

八

三队井口交班室，刘芳正指着黑板上的煤层结构图在讲解：“煤层结构是一层石头一层煤。煤层上面的一层顶板，石头很硬，采完煤，撤走了柱子，它不马上塌下来；采的距离远了，顶板都是悬空的，本身压力很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大面积顶板下沉，造成工作面局部顶板塌落，或者被压垮……”

常东海：“老一套的管理方法，采一段留一堵煤墙，靠它支承顶板，资源浪费很大，还是管不住顶板，工人经常受到顶板的威胁……”

刘芳：“对。我们的试验，就是用深孔爆破的办法，强迫顶板冒落，减轻工作面的压力。”

朱向军、程强等全神贯注地听着，记笔记。

常东海：“要叫顶板听咱的，要它啥时塌就啥时塌——”

电话铃急骤地响起来，常东海顺手拿起：“……什么？塌顶了？……好，马上下来！”放下电话，镇定地，“大伙下井！”对朱向军，“你下去和老庞商量处理，我马上去。”

工人们夺门而出，向井口奔去。

井下，垮顶以后的工作面上，塌落的石头顶板象一座小山，把大量的支柱、煤溜子和采煤机组压在底下。工人们在一端议论纷纷：

“顶板提前来压了。”

“多亏撤得快！”

“顶板问题不解决不行了！”

“.....”

在一个横洞里，朱向军、庞大洪、刘芳等正在研究措施，气氛紧张。

庞大洪：“只有搬到新工作面去了，还有啥办法？”

朱向军：“不能叫顶板压力赶着跑。”

庞大洪急了：“老常呢？”

常东海抱几根短细木柱，提两把斧子，急奔井口。

常东海来到工作面。朱、庞还在争论。常在一旁听着。

庞大洪：“按照规定，这样严重的垮顶，只有搬家。”

朱向军：“后退一步，旧办法又要抬头。”

常东海微微颌首，表示赞同。

庞大洪：“你说咋干？”

朱向军：“搬掉塌顶石头，往前采。”

“拿任务闹着玩！”庞大洪火了，“不行，我打电话请示过于主任了，他叫赶快搬到新工作面去。”向外一挥手，“搬家！”

常东海突然出现：“慢！”对庞大洪，“和群众商量过没有？”

庞大洪：“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常东海来到工人中间：“大伙说说，搬不搬家？”

“不能搬家！”

“叫顶板压力撵着跑，咽不下这口气。”

“不搬家，这月任务咋办？”

“于主任要咱撤，顶板赶咱跑，嘿，热闹！”

“越热闹越好，咱和顶板拚上了！”

“.....”

常东海问莫晓中：“老莫，你说说！”

莫晓中：“这家不能搬！”

刘芳：“你刚才还说，不搬没法干。”

莫晓中：“刚才，我一着急，旧思想又冒出来了。”感慨地，“改造，困难哪！”

常东海浓眉一拧，粗线条的嘴角抿了抿，好象使劲吞下了什么东西。他跳上一块大石头，魁梧的身躯象一座铁塔。所有的人都屏气凝神，等待他的决定。工作面十分安静，顶板上“劈劈拍拍”掉下的石片声就更加刺耳。

忽然，常东海侧过脸，期待的眼光落到了朱向军身上。他看见小伙子脸色庄严而又激动，好象前面是敌人的火力点，他抱着炸药马上就要扑上去似的。常东海的眉毛一挑：“向军，怎么干？”

朱向军挺身而出：“为了战胜塌方，也为下一步试验取得岩石资料，请你批准我从石头缝里钻进去，摸摸顶板的情况。”

常东海跳下石头，兴奋地抱住朱向军的双肩，倏地转身：“老庞，马上召开临时支委会！”

于老石带着几个老工人，急匆匆地在大巷走着。

一列电车驶过。刹车。老工人们上车。

于老石和老工人们赶到工作面，只见工人们威武地一字儿排开。许多人争着喊：“我去！”“让我进！”“别争，我进！”

常东海：“根据支委会决定，小朱和我进去。”说着，从旁边拿过几根短细木柱和一把斧子，交给朱向军。

朱向军一看手里的东西，明白了，感动地：“你……你早就考虑好了？”

常东海笑了笑，亲切地：“上！”

朱向军正一正矿灯，雄赳赳地向塌方走去。

于老石过来，扳住朱向军的肩膀，动情地喊道：“好后生！”给朱紧一紧腰里的灯匣带：“过不去的地方，先把石头支起，啊！”

朱向军点点头。

于老石：“孩子，要胆大心细，啊！”

向军扶着老人，频频点头。

于老石转向常东海，抓住常的胳膊：“东海，你——”

“放心吧，师傅！”常东海笑着说。

“放心，放心，我为啥不放心？”于老石笑了，眼睛里却闪动着什么。

常东海豪壮地：“无限风光在险峰！向军，上！”说完，提着斧子，钻进了塌方石缝。朱向军抱着木柱，紧紧跟上。

他们困难地在石缝中爬行。

工作面一端，人们屏气凝神；所有矿灯光都从石缝里照着他们；通过矿灯光，人们的心和他们两人的心一起跳动。

他们困难地在石缝中爬行。

一块石头在移动，常东海迅速支起木柱。

常东海满头大汗的脸。

朱向军满头大汗的脸。

架空的石头发发出“霍隆”一声，常东海扑到向军身上，用木柱顶起了下沉的石头……

常东海：“怎么样？”

朱向军：“上！”

常东海：“上！”

他们继续困难地在石缝中爬行。

他们从垂直的石缝中支起身，探出脑袋，矿灯光射向顶板。向军狂喜地喊道：“垮了一层，上面没事儿。”

常东海：“顶板，也是个纸老虎，吓唬人。”大声地，“同志们，排除塌方，干哪！”

在音乐声中：

庞大洪举起十八磅大锤，砸向一块石头；
常东海举起大锤；
朱向军举起大锤；
程强在搬石头；
刘芳在搬石头；
于老石用撬棍撬石头；……
搬石头的队伍浩浩荡荡。

九

于成章走过竞赛红榜，看见庞大洪正站在那儿发楞。
竞赛红榜上标着各队的煤炭日产量；产量高的，顶端插着一面小红旗。三队的产量曲线，从顶端一跌到底。
庞大洪满腹牢骚：“硬是不搬家，搅下的糊糊，咋喝？”
于成章的眼睛仿佛被那根曲线刺痛了：“老常呢？”

两人走进三队交班室。电话铃就响起来。
庞大洪接电话：“哪里？竞赛办公室？……我姓庞，不姓常！……别问啦，搬它娘的石头哩，出啥煤？”扔下电话，瘫坐在一张大木椅上。

正在里屋打扫的莫晓中走过来，给庞、于倒水。
于成章：“老莫，你下来这一段怎么样？”
莫晓中感慨地：“一言难尽，受教育很深啊！”
庞大洪：“要说老莫，表现还真不错，对过去的错误有认识。”
于成章：“错误，改了就好。我过去当矿长，犯了走资派错误。我改，怕啥？今天叫我出来工作，我就要干好。是对是错，不看嘴上冒泡。你老莫也不要灰心，好好接受大伙帮助，还能出来工作嘛。”

莫晓中感动地：“大伙没少帮助我。就说东海同志吧，谦虚朴实，叫人感动。”说着，打开柜子，“看看，这么多锦旗、奖状，不让拿出挂。”索性一叠叠搬出来，抖开一面红旗：“矿山红旗”；又抖出一面：“煤海先锋”。鼻子贴上去嗅嗅，惊讶地，“啊呀，有霉味啦！”看看窗外，“天气不错，庞队长，拿出去晒晒吧！”

“算啦！”庞大洪烦躁地抓起红旗、奖状，往柜里塞。

于成章踱着步，突然对庞大洪说：“找找东海，这样下去怎么能行？”

庞大洪出去了。

于成章闷头抽烟。莫晓中观察他的神色。

莫晓中：“于主任，你瘦了。”

“能胖吗？”于成章抬起头来，有顷，忽然说，“老莫，抓生产，你还是有经验的。有点啥建议吗？”

莫晓中点起一支烟：“我没有资格建什么议。”

“随便扯扯。”

“教训倒是有。”莫晓中心情沉重地说，“说真的，于主任，何必顶着炮烟上？当心犯‘生产第一’的错误。”

于成章：“我不听那一套。国家要煤炭，咱出煤单位就得拿主意。”

莫晓中：“可是过去——”

于成章：“过去也不能说全错了。就说你这个调度室主任，狠狠抓出煤，不能说全错。问题是你对工人的态度太坏，六五年那次顶板事故又死了人，你有直接责任。好好干，取得大家的谅解。”

“唉！”莫晓中长叹一声，“真正了解我的，恐怕只有于主任你了。”

“不要有这种情绪，老莫，相信党的政策。”于成章接着想自

己的心事：文化大革命以后，这生产到底怎么个抓法？井下乱哄哄，当领导的调动不灵……

莫晓中：“煤是靠人出的，关键在怎样调动人的积极性……”

于成章站住、思索。

“怎样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就从这儿想办法。”

于成章微微点头：“老莫，你有进步呀！”

莫晓中：“批判地参考吧。”

“老莫！”于成章忽然转了话题，“这个队的情况，你清楚，东海听了一伙小年轻的，非要搞这顶板……”

莫晓中：“要是真的攻下了这顶板，可是大功一桩啊！”

“那么容易？拖了生产的后腿，我咋交代？”想心事，看了看莫晓中，犹豫矛盾着，最后还是拿定了主意，“老莫，这个队的队长调走了，你能不能出来帮助抓一抓生产？”

“这不行，于主任！”莫晓中推辞不迭，“我是靠边劳动的，结论还没有给我作；叫我抓生产，名不正，言不顺，算啥？”

于成章：“先别计较这。国家要煤炭，要为国家着想啊！”

莫晓中：“你的信任，我感谢；没作结论，我不能出来。”

于成章：“结论，我催催党委；你还是先——”

莫晓中为难地：“那我……考虑一下吧。”

于成章：“我找找东海去。”边出门边说，“早饭还没吃，看这忙乎劲！”

十

离宿舍区不远的一座峭壁下面，有一个山洞。

常东海和工人们正在山洞里试验钻头，于老石和另外两个退休老工人也在。

常东海和朱向军驾着深孔钻，在山洞石头顶板上打眼，岩粉

飞扬。

常东海取出钻头。人们围上去察看。

常东海：“这钻头不行。”

一个工人：“还不如我牙齿硬。”

另一个工人开玩笑：“你就用牙啃吧。”

第一个工人：“怎么，你寻思我啃不动？他于主任坐在调度室里问下边要煤炭，可咱是成天和顶板打交道啊！我就不信它这个邪！给我！”过去要抱深孔钻。

常东海一把挡住：“硬拚不行，咱们先研究研究这钻头。”从钻机上取下钻头。

程强：“要从根本上解决顶板问题，只有搞无人工作面，用自动化来遥控。”

于老石亲切地拍着程强的背：“一口气吃不成一个胖子。”取过常东海手里的钻头，“我们几个老家伙，想出个主意：把钻头做成空心的……”

常东海略一思索：“好主意！”

“老常！”于成章在洞外喊。

常东海：“进来吧！”

于成章手里捏着两张油饼，一边啃一边走进来。岩粉飞扬，他皱了皱眉头，“还在摆弄这玩意儿？”

常东海：“从这次塌方情况看，顶板完全能放下来。”忽然想起，“那份试验方案看了吗？”

于成章：“顾不上研究。”

常东海：“还要等多久？”

于成章：“你们要是着急，就先拿去。”翻口袋，找那份方案，找不着，“我放哪儿了？”

刘芳一眼看见了他手里包油饼的纸：“这是什么？”

这正是顶板试验方案。

常东海的浓眉耸成两座小山。

于老石气得眉毛在抖动。

工人们愤懑的脸色。

于成章抱歉地：“嘿嘿，今天我没吃早饭，刚才买了两个油饼，真……真糟糕！”把两张沾满油的纸给了刘芳，“还能看清。”

常东海：“老于，你就这样对待工人……”

于老石：“你……你真不象话。”

于成章陪笑：“嘿嘿，我真没注意。”为了摆脱眼前的尴尬局面，他拉了拉常东海，“老常，有点事儿和你说说。”

常东海：“就在这儿说吧。”

于成章：“不，党内的事儿……”

山洞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常东海坐着，于成章站在他面前。

于成章：“顶板垮成这样，煤出不了，工人的积极性受到了挫伤，你还要坚持搞下去，冒这么大风险，这到底为啥？”

常东海目视远方，一言不发。

于成章：“赶快搬到新工作面去，一天拿一千二百吨，没问题。”

常东海毫无反响。

于成章：“我给你考虑好了，一天三班，每班四百吨任务，啥时候完成，啥时候上井。”

常东海霍地站起来：“你这是在干啥，搞小包工？”

于成章：“任务大呀，不调动工人的积极性，能行？”

常东海：“就这样来调动工人的积极性？”

于成章：“我请示过局里魏副主任，说可以试试。”

“又冒出来了！”常东海抬头看看天。天空，瓦蓝瓦蓝，“老

于,你想想,这是啥货色?”

于成章:“还不是为了多出煤?有啥大惊小怪!”

常东海眯着眼盯了一会儿于成章,点头说:“不奇怪,不奇怪!”说罢,转身就走。

于成章追上两步:“还有个事情,东海:……”

常东海头也不回,昂首走向山洞。

十一

深夜。常东海家里。

常东海妻子李淑梅下班回来,推门,拉灯,见常东海半躺在床上,眼睛睁得很大。

李淑梅:“发愁睡不着吧?”

常东海:“我发啥愁?”

李淑梅:“工作面不是塌啦?”

“天塌不下来!”跳下床,去抓电话,“要党委书记办公室。”

李淑梅:“你疯啦,半夜三更的——”

常东海对着话筒喊:“你回来了?……我,我有话要和你说话!……老杨,干脆,咱俩都别睡了,我来!”搁下电话,披上一件外衣,往外走。

“帽子!帽子!”李淑梅追上几步,常东海早没影了。她扶着门自言自语:“怪事……深更半夜的……”

矿山之夜,灯火辉煌。井口和白天一样繁忙。

常东海急步走着。

远远地,他看见矿车道的转弯处蹲着一个人。

他三脚两步走过去,喊了声:“师傅!”

那人回过头来,是于老石。

常东海：“这么晚了，你还不睡？”

“睡不着啊，东海！”于老石掏出烟袋，装烟，“年轻时候，叫生活煎熬，睡不着觉；现在，嘿……”心事重重地，看着灯火通明的井口，“咱这矿山，咋样才能办好？成章是个带头人，可这小子，苗头不对，那老病根……东海，你说，我能闹得上眼？”颤巍巍的手，擦着火，点烟，火熄了。

常东海拿过火柴，擦着火，给他师傅点烟。火光照见那张饱经风霜的矿工的脸。

热血在常东海的胸膛里激荡：“放心吧，师傅！矿山的命运，咱一定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您老，回家睡吧，啊！”

“不。”于老石指着矿车道说，“这拐弯地方，道岔不大好，推车过来，不注意，常会翻车。我在这里，给他们提个醒。”

常东海半晌不言。忽然，脱下外衣，轻轻地披在于老石身上，转身走了。

于老石转身：“东海，你不睡，还去哪里？”

夜空中传来常东海的声音：“我心里有话，要和老杨同志叨叨！”

党委书记杨本健的办公室。

杨本健，五十出头，敦敦实实，质朴无华。把一杯水递给常东海，睿智的目光亲切地看着老矿工：“文化大革命以后，斗争，还是复杂着哪！要不要把煤矿办成大庆式的企业，思想政治路线端正不端正……”

“我就要这个端正！”常东海接过茶杯，“今天端正，明天端正，世世代代端正！”

“要端正就得靠斗争，”杨本健踱着步，“你常东海是有影响的人，你怎么干，很有号召力。有人就说要爱护你这个全国劳动

模范，怕青年人给你捅漏子——”

常东海刚揭起茶盖，忽然“砰”的一声盖上，激动了：“要我盘算这个，就是活一分钟，也没意思！”眼光落到毛主席像上，心潮翻滚了，急速转身，象喷火一样喷出他的心声，“老杨，我这一百多斤，是干什么的？我总琢磨，党带领咱们向资产阶级开火；咱们都是一发发子弹。出膛的枪弹，不回头！活一辈子，斗一辈子；在和资产阶级战斗的阵地上咽气，我会笑着闭上眼睛。”

两个共产党人的心声是完全相通的，杨本健也激动了，他说出了老矿工的意思：“要我们整个阶级，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努力作战；处处都摆开战场，和资产阶级较量，这是最后的斗争！”

“老杨，就是这！”常东海被书记对自己的深刻了解感动了，“有人说，矿山就管出煤，把咱矿山，仅仅看作是个生产单位。只要能出了煤，用啥法子也行。这不成！”

“老常！”杨本健一把抓住常东海的手，“你提出了一个多么重要的问题！有些人所以接受修正主义办企业的那一套观点和方法，就因为他们仅仅把企业看成是个生产单位！”

“不！”常东海眼睛里闪耀着战斗的火花，“咱矿山，应该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咱每一个工作面，每一个岗位，都是向资产阶级开火的火力点。”

杨本健：“老常，你真正摸到了党的心思！……要有思想准备，这一场斗争，决不会轻松。”

常东海豪放地：“要轻松干吗？老杨，我是吃炮烟长大的；矿工，听惯炮声，闻惯硝烟！”喝了口茶，沉思有顷，深沉地：“老杨，我还想，和资产阶级这个仗，要打几十年，几百年，要有合格的子弹，源源不断，沿着党的基本路线，射向资产阶级！我想今天，想明天，想后天，告给你吧，为了这，黑夜我打不成呼噜。……不，不是我一个人，”急步走过去，打开窗子，“你来看！”

远处，于老石蹲在道岔旁的身影。

常东海深情地：“他，六十八岁了，晚上也睡不着，担心矿山的命运，担心矿车在那拐弯的地方落了道……”

于老石象一尊塑像似的背影……

两个共产党人心潮翻滚，并肩站在窗口，凝视着那个背影，良久良久……

十二

于成章急急地往井口走去，遇到井下上来的常东海、朱向军。

“老常！”于成章迎上去，“咱俩商量个事。”看一眼朱向军。

朱向军会意，从常东海手里拿过矿灯，先走了。

于成章：“老常，搬家的问题，你仔细考虑过没有？”

常东海：“不考虑。”

于成章：“那你的四十万吨怎么给我拿上来？”

常东海：“会拿上来的；是给革命，不是给你。”

于成章苦笑着：“一样，一样。”

常东海：“不一样。”

于成章长叹一声：“老常，我们过去一直在一起斗争、流汗，象亲兄弟似的，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有些隔阂……”顿了顿，“那也算为了帮助我；可为啥今天——”

常东海：“你奇怪吗？”

于成章不愿意这样的谈话继续下去，他话归正题：“老常，你是支部书记，抓支部工作，够忙了，我想找个人给你抓生产。”

常东海：“找上人了？”

于成章：“我想叫老莫——”

常东海眼一瞪：“莫晓中？”

于成章：“叫他代理一下；抓生产，他还有点经验。”

“什么经验？过去执行你那一套的经验？”常东海火了。

于成章：“他……改造得不错嘛。”

“不能听他嘴上说的，要看心里；文化大革命前，对工人那么狠；文化大革命中，上窜下跳，唯恐天下不乱……”

于成章：“他认错了还不行？难道非上阶级报复那个纲？”

“老子！”常东海大声喊道，“他是窑主蒋大疤的干儿子，你不知道？”

于成章：“知道。可他解放后揭发斗争蒋大疤，表现不错啊！”

常东海单刀直入：“你当矿长时，他当调度室主任，表现更不错，是吧？”

于成章猛地板起脸：“你这是什么意思？今天的于成章是矿革委主任，可不是过去的矿长！”

常东海：“群众在看你怎么干！”迎着对方的眼光，毫不退缩。

于成章：“好吧，咱先不争这个问题。我提的人，你到底用不用？”

常东海：“人，有了。”

“谁？”

“朱向军！支部准备提他当大队长。”

“开玩笑！”于成章冷笑一声，“他身上长刺，头上出角，这儿顶，那儿闯，能拉得开弓，挑得起担，压得住台？”

“身上长刺，刺资产阶级；头上出角，顶修正主义，好得很！你，要缩羊？”

于成章再也沉不住气了：“我……我反对！”

常东海：“支部已经向党委打了报告。”

于成章气急败坏：“好，党委会上见。”

十三

党委会议室。

杨本健主持会议。于成章、常东海都在座。

会议已接近尾声。会场的气氛肃穆、紧张，可以想象，刚才的战斗是相当激烈的。

杨本健：“……除了个别同志有保留意见，党委通过，支持采煤三队继续进行顶板试验；提拔朱向军为采煤三队大队长。”回头对党委秘书，“告诉政工组，马上下达任命通知。”

秘书点头。

杨本健喝了口水，深沉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我们有许多工人同志，没明没黑地操心，如何牢牢地掌握住矿山的命运，使矿山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阵地。有个老矿工，半夜里跑来找我。他说，党带领我们去消灭资产阶级，我们都是一发子子弹。和资产阶级打仗，这一场长期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他认识到，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矿工特别能战斗，首先表现在特别能和资产阶级斗，和修正主义斗；正是在这种斗争中，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煤炭生产。他想今天，想明天，想着如何打好这一仗，取得这最后斗争的胜利。为了这，他晚上打不成呼噜。”

人们的眼光都转向了常东海。

杨本健亲切地看着常东海：“这个老矿工，在井下钻了四十年；他说，他不是挖煤，是在埋葬资产阶级！”激动得站起来了，“同志们，要时刻想想，我们党是干什么的？……这个老矿工，心跳的节拍，和党完全一样！”沉默有顷，突然，感情爆发了，大声地，“常东海同志，你说话吧！对着大伙，把你的心事，好好抖抖，啊？”

常东海热泪盈眶。

强烈的音乐。

第 三 章

十四

井口交班室，正在开班前会。

常东海：“……大伙要帮助朱向军，把这副担子挑好。”转向莫晓中，“老莫，说说你的想法！”

莫晓中：“提拔新生力量，我完全拥护。”感慨地，“过去，我打击压制过新生力量，犯了错误——”

常东海：“新生力量能压制住？谁能叫地球不自个儿打转转，啊？”

大家笑了。

朱向军领着一队人，雄赳赳地向井口走去。

常东海和庞大洪站在交班室门前的高坡上，目送他们远去。

常东海注意着庞大洪的脸色：“不放心？”

庞大洪尴尬地笑了笑：“回去睡大觉呀。”

常东海哈哈大笑：“我看你睡不着。”

“你才睡不着。”

常东海笑着喊：“开步走，一二一……”

庞大洪：“你呢？”

常东海：“我也回去。”

两个人由高坡下来，往两个方向走了。各走了一段路，常东海转身，发现庞大洪正扭过脸来看他，笑了。

井口办公大楼，于成章的办公室里。

于成章在屋子里踱着，烦躁，不安。踱到窗口，看见朱向军带着一队工人走过。

木然失神的脸色。

忽然，他转身拿起电话：“要矿务局魏副主任……魏主任！……是，我是老于。有个问题我实在想不通，咱干煤矿的抓出煤，是不是错了？”

电话里的声音：“恐怕没错吧，哈哈！”

于成章颇为激动：“我们这里有人说，不能把煤矿当作是生产单位……”

电话里的声音：“那是什么单位呢？国家需要煤炭，你拿不出来，算不算失职呢？当然，也不能忘了抓革命岁，哈哈！”

于成章迟疑地放下电话，拿起工作服。

井下工作面。工人们正在紧张地劳动。看来，朱向军安排得井然有序。他正和程强驾驶着机组在采煤。

工作面一端，几根柱子后面站着常东海，眼前的场景使他很高兴。

他一眼瞥见垛柱后面探出一个脑袋，这是庞大洪。他绕到庞大洪身后，在庞背上拍了一巴掌。

庞大洪吓了一跳，正要说话，被制止了。

常把庞拉到巷道里，挤着眼睛说：“敲锣的碰上打鼓的，巧啊，咱俩在这儿碰上了。”

庞大洪还想来个先发制人：“你来干啥？”

常东海：“你不是回家睡大觉啦？”

庞大洪搔搔后脑勺：“这几天，老睡不好觉。昨儿开了几片睡觉药，忘在井下了。”

“明明是不放心他，还要花马掉嘴。”常东海给了庞一拳，忽

然问，“见老莫没有？”

“在井口碰见他，说胃病犯了，上保健站去。”

“八成是找于大夫去了。”

“于大夫？”庞大洪忽然明白了，“是于主任啊？”乐了。

常东海：“这人身上得操点心。”边说边拉庞走。

“去哪？”

“走吧！”

两人来到一个采空的古塘里。有不少柱子（有原木支柱，也有金属支柱）在很深的积水里。

常东海：“看，只顾抓产量，扔下这么多柱子，不管啦。来！”

庞大洪：“你——”

“工作面柱子不够，捞它几根给送去。”说着要往水里跳。

庞大洪一把拖住：“你的关节不好——”

“啥时候学会这婆婆妈妈的？”常东海挣脱，跳进水里，“快捞！”

两人吃力地在水里捞着柱子。

两人抱着柱子进了巷道。

巷口，已经垒起一堆柱子。

当他再次抱着柱子来到巷口时，发现于成章正和朱向军说话。

于成章：“今天任务不小，想法子把煤都拿上去。”

朱向军：“于主任，你看工作上要注意点啥？”

于成章：“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给每个人分工要明确，干完就上井洗澡。快干吧！”走到一边观察顶板，一边观察朱向军的行动。

朱向军看看工人们，工人们看看朱向军。

朱向军思索着。

“怎么都站着，不干活？”于成章回头催促。

巷口，常东海侧耳倾听。

朱向军：“于主任，这样干，不合适吧！”

“为啥？”于成章老大不快。

“把任务分到个人身上，下完就上井，这不是包工到人吗？”

于成章火了：“多出了煤，对社会主义有好处！”横看竖看不顺眼，“提你当队长，是叫你领着大伙多出煤，不是尽出那新鲜点子。”

巷口，常东海眉峰紧锁。

朱向军毫不后退：“出煤有几种出法。”

“又是捡老常的话。”

“常师傅的话对。”朱向军很坚定。

于成章用异样的眼光看了朱一下：“你看着办吧；反正，煤得给我拿上去。”转身走了。

巷口，常东海眉头舒展。

工作面上传来朱向军的声音：“师傅们，西头顶板不大好，加一排柱子，抡开胳膊，狠狠干！”

有人喊：“小朱，柱子不多了。”

常东海捅了捅抱着柱子过来的庞大洪：“上井睡觉。”

庞大洪：“走！”

常东海俏皮地：“睡觉药拿上啦？”

庞大洪：“我长这么大，没见过那玩意儿是长的，还是扁的。”

十五

风卷着雨，吹打着一排大叶杨。几张黄叶飘落下来了。

常东海家里。

外屋，李淑梅正在缝一条棉裤。

里屋，常东海正抱着膝盖，躺在床上自言自语：“十七、十八，上回是十八号来的，又采了八十米……今天是十五……”

庞大洪走进常家，抖落雨衣上的水：“什么天气，倒缝棉裤了？”

李淑梅：“你没见他那两条腿——”

庞大洪一头闯进里屋：“看看，不叫你下水，你偏——”

“没事儿，它给我闹点儿情绪。”常东海说，“去局里开会，捎带把那批新钻头捎回来。”

“过一阵再试验吧。”

“不，要抓紧。”

庞大洪嘴角动了动，把话咽下去了。“我走啦。”

“嗯。”常东海又抱着腿，想什么了。

庞大洪走了。李淑梅还在低头缝着。

常东海在里屋喊：“今儿是不是十五啦？”

李淑梅：“问过几遍啦！给我老老实实躺着吧。”

“扑通”！里屋什么东西掉到地上。忽然，常东海冲了出来，从墙上取过一件雨衣披上。

李淑梅惊慌地：“你要干啥？”

“顶板，可能会提前来压！”他冲到了风雨里。

井下，工作面发出雷鸣般的“轰隆”声。

朱向军、程强、莫晓中和工人们，挤在巷口。朱向军瞪大眼睛，盯着顶板响动的地方。这样的特殊情况，他是第一次碰到。莫晓中注意着朱向军的脸色。

“快想办法，这样下去要漏顶！”有人喊。

“漏顶就麻烦了！”又有人喊。

莫晓中凑到朱向军耳边：“群众看着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当领导的要拿得稳主意。”

朱向军激动地环视群众。

一个老工人喊：“老莫，咱俩进去处理；小朱，你领着大家准备柱子。”

“同志们，要服从指挥！”莫晓中喊道，“大家要相信小朱队长，千万不能乱了套！”

朱向军看了看莫晓中，在思索眼前的一切。

程强沉不住气了，冲着朱向军喊道：“还等啥？你——”抄起一根撬棍，就往工作面里冲。

朱向军一怔，喊了声：“回来！”紧跟着冲了进去。

“小朱，小程！”工人们着急地喊。

两个人冲进去了。忽然，顶板又是“轰隆”一声，从响动处走出一个人，这是常东海。

常东海一把拦住程强和后面的朱向军：“你们往哪儿去？”

向军和程强激动地看着老支书，不知说啥好。

常东海：“我从那头进去，情况摸清了。”从程强手里夺过撬棍：“准备柱子，听我的命令！”

他提着撬棍，这个无畏的战士，象黄继光扑向敌人碉堡，冲进了顶板发出巨响的工作面。

只听见“卡察”一声，掉下一片石头。

“常师傅！”巷口，大家齐声喊。

“没事儿！”常东海威武地举起撬棍，向顶板裂口处悬空的石头捅去。

又是“卡察”一声，常东海闪身躲过。

“常师傅！”巷口又在齐声喊。

“没事儿。”常东海忍着巨大的关节痛，咬着牙，揉了揉膝盖，又挺起撬棍，往上插去。

巷口，工人们一人抱一根柱子，挨个儿站着，等候命令。他们神情激动。朱向军站在最前面。

“进来！”忽听常东海一声喊，向军、程强和工人们抱起柱子，冲进工作面。

常东海高举矿灯，站在一块大石头上，脸上豆大的汗珠……灯影中，一根根柱子支起来了，顶住了千钧顶板……

十六

于成章的办公室里。

庞火洪穿了工作服，和于成章对面坐着。

于成章递给庞一支烟：“朱向军虽然提了队长，煤，我还是问你老庞要，明白吗？”

庞火洪委屈地：“这糊糊，我咋喝？”

“就你喝吗？我也得跟着喝！”于成章的火气莫名其妙地往面前的老实人身上发泄了，“我真不明白这个常东海……那天，顶板提前来压，多危险！靠那嘴上没毛的……”

窗外高音喇叭响了：“采煤三队，在工作面提前来压，顶板破碎的情况下，超产百分之二十……”

于成章过去关上窗了，反感地：“这么干下去，总有一天，哼……”转身对庞火洪，“再打次招呼：煤，我只问你要。他们这种干法，不行！……”

井下。三队工作面。

工作面一端，庞火洪正带领工人们在出煤。另一端，朱向军和程强、刘芳等，正在于老石的指导下，用深孔钻在顶板上打眼。

岩粉从钻孔里流出来，工作面上岩尘飞扬。

于老石：“岩粉太厉害，钻头里要上水。”

庞大洪急吼吼地过来：“早到点了，你们还不上去？”

朱向军用商量的口气：“庞师傅，我们再试试这钻头。”

庞大洪：“不行，岩粉太大，影响出煤。”

朱向军：“那我们把这个眼打完。”

庞大洪：“我说小朱，于主任问我要产量，你知道不？”

程强憋不住了：“我们上一班没少出煤！好象就你一个人着急，眼光放远点！”

庞大洪找不到词儿了：“我，我是近视眼，该配镜子？”

于老石：“老庞，你不是没吃过顶板的苦头——”

庞大洪：“于师傅，这道理，给你儿子说去。他钉着我要煤！我，他妈的受的是夹板气！”

“谁给你气受啦？”程强又戳了一句。

庞大洪被戳火了：“你，就是你小子！什么时候听过指挥？”

朱向军一把拉过程强，笑嘻嘻地对庞大洪说：“庞师傅，我们先不试验了。”对程强、刘芳等说，“走，咱们和大伙出煤去！”

庞大洪还在生气：“不用，到点你们就上井。”

朱向军还是笑嘻嘻地：“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儿，你还是应该调动的啊！”

十七

宿舍里，程强和刘芳正在议论井下试验的事儿。

程强泄气地：“搞试验，尽受气，一个于主任不够，再加一个庞队长！”

刘芳笑嘻嘻地：“这不是受气，是受锻炼。”

程强：“去你的吧，你算锻炼出来了。”

“锻炼还刚刚开始。”刘芳认真地说，“来矿三年，比我在学校学到的东西，要多得多。高中生，你没有这个感觉？”

程强：“我总觉得，上了年纪的人，思想上难免保守。”

刘芳：“不能这么说，要看一个人如何认识事物。你看常师傅——”忽然想起了什么，看表，“啊呀，一会儿要开批判会，我还要准备准备。你呢？”

程强：“我待会儿就去。”

刘芳走了。程强打开抽屉，拿出几张纸，一张上写着：“无人工作面实施方案”。

他皱着眉头琢磨。

莫晓中推门进来。

莫晓中：“小程，就你一个人？”

程强：“你有啥事？”

莫晓中：“我想请你们小将给提提意见。”

程强：“上次会上不是提了？”

“咱们再个别交换交换。”发现程强桌子上的方案，颇感兴趣地，“无人工作面，顾名思义，是不用人操作的罗？”

程强：“人在巷道里控制，叫遥控。”

莫晓中做作地：“真是有理想的青年。好好干吧，小程！将来，干大事业的，是象你这样的人。看不起青年人，真是没有道理。”

程强：“不谈这个，老莫。你下来这一段，总的说，还不错——”

常东海推门进来：“什么不错？”

莫晓中笑脸相迎：“常师傅，我来请他们给我提提意见。”

“是嘛？”常东海打量着他，“你很虚心啊，老莫！”

莫晓中：“我是个犯了错误的人。”

常东海：“你工作很主动嘛！那天，在井下，你鼓动青年人往里边冲，是吗？”

莫晓中：“当时情况很危急啊！”

常东海：“你是个老矿山，为什么不进去处理？”

莫晓中：“我是想，应该让小朱队长他们锻炼锻炼独立工作能力。”

常东海哈哈大笑：“为咱矿山，你操碎心了。”

莫晓中避开常东海的眼光：“那不能和您比，常师傅。……您有事，我走了。”

常东海：“一会儿参加批判会。”

莫晓中：“批判——”

常东海：“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

莫晓中连连点头：“好，好。”赶紧走了。

常东海转脸，发现了桌子上那份东西：“又在研究你的无人工作面啦？”

程强：“没事，拿出来翻翻。”

“不反对你琢磨这玩意儿。”常东海在对面床上坐下来，亲切地，“干啥，要先看清方向。那天，为啥有人鼓动你们往里冲？你往哪儿冲？看清方向没有？”

程强瞪着大眼睛，在深思。

常东海走过来按着他的肩，无比疼爱地：“孩子，阶级斗争，怎么能乱冲乱撞，当心上当啊！”

程强深思的眼睛。

常东海：“走，开批判会去。”

十八

子成章家里。

于在洗脸，莫晓中一旁抽烟。

莫晓中：“于主任，三队那地方，我不能呆了。”

于成章：“怎么？”

莫晓中：“那天，顶板提前来压，朱向军他们要往里冲，我能说啥？差一点出大漏子。老常说我鼓动他们往里冲，这从何谈起？”

于成章使劲擦着脸：“唔。”

莫晓中委屈地：“那地方，迟早要出漏子；一出漏子，我还能跑了？”

于成章：“东海这个人……怪！”

莫晓中轻轻地叹了口气：“于主任，说句良心话，你这人，单纯得可爱。”

于成章倏地转身：“什么？”

莫晓中：“听说，党委要提个副书记。”

于成章：“你是说，老常，他——”

莫晓中：“如今，干啥都得要有新点子，新道道；象你这样老实巴交，辛辛苦苦干，就是贴上小命，也不行。”说罢，点起一支烟，注意着于的反映。

于成章烦躁地踱起步来。

莫晓中喷出一口烟，感慨地：“这几年，老常可是大有进步，脑子锻炼出来了；这大批判呀，培养青年呀，都是新点子，在行情上啊！”

于成章猛地刹住脚步，两眼直瞪瞪地看着莫晓中。

莫晓中一惊，烟灰抖了一身。

于成章的眼光还是直瞪瞪地盯着他。

莫晓中慌乱了，呐呐地说：“我……我这是随便说说……”

于老石和小茹进家，在外屋听着。

“不要随便乱说！”半晌，于成章才把眼光收了回去，心情沉重地走到窗口。稍停，好象拿定了主意，转身，“你不用走了，我想办法……说啥，也不能这样下去。”

“不走，给人家当靶子？”莫晓中松了口气，现在他多少摸到了于成章的脉搏，脸上却装出难过得要哭的样子，“于主任，你怎么能体会到我的处境，我的难处？”

于成章同情地看了他一眼。

莫晓中惴惴地试探：“我那结论——”

于成章：“我已给党委提了，等杨书记回来。”

莫晓中：“我是全靠你了，于主任……”

于老石和小茹进里屋。

莫晓中连忙上前打招呼：“于师傅身板还挺好？”

于老石：“还能参加几回文化大革命。”

莫晓中：“那敢情！嘿嘿，你们快吃饭吧。”急忙走了。

小茹：“爸爸，他来干啥？”

于成章：“汇报思想。”

于老石大声地：“要你给他翻案？”

于成章反感地：“翻啥案？人家本来就是内部问题。”

“你给下的结论？”于老石火气上来了。

于成章不吭气。

小茹：“他成天象个绿头苍蝇那样围着你，嗡嗡嗡，嗡嗡嗡……”

于老石：“你还要把他抬出来当代理队长，你小子想干啥？啊？”

于成章：“行啦行啦，退休了，就好好养着，矿上的事你少管。”

于老石气得白眉毛在抖动：“叫我成天看蚂蚁上树？不叫我

管矿上的事，办不到。你小子是旧病又发了……”

小茹：“文化大革命，你没有接受教训！你还要跌大跟头！你……”

“你懂个啥，也来唧唧呱呱！”于成章把火气向女儿身上发泄，“一个女孩儿家……啥风气？”

小茹毫不退让：“文化大革命后的风气！革命的风气！你看不惯吗？”

于成章颓然坐在一张凳子上：“开饭！”

十九

常东海走过学校运动场，传来孩子们的嘻笑声。只见秋千架下，一群孩子围着于老石。

于老石戴着花镜，正在修理秋千座子。

常东海走过去，拿过秋千座子：“我来。”

于老石：“莫晓中昨天去家里，给成章捣鼓了半天。”

常东海胸有成竹地：“捣鼓啥，让老于替他说话呗！”敲着座子上的钉子，“是不是催老于给他结论？”

于老石：“就是！……这人野心大。”

常东海：“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他副矿长早当上了。嘿，会心死？”

于老石：“成章这小子，昏了头，看不清他。”

常东海：“不是没看清；要干什么事情，就要用什么样的人。”结结实实敲打了几下，问身边一个孩子：“几岁啦？”

“十岁。”

“长大干啥？”

孩子没有正面回答，却说：“老爷爷领我们参观了万人坑。”半晌，忽然说：“长大，要保卫咱人民江山。”

另一个“光脑袋”说：“和坏人斗！”说着，正一正“军帽”，扶一扶肩上木制的“三八大盖”，挺严肃地，用的完全是大人的语气：“万人坑的悲剧，不许重演！”

常东海激动了：“师傅，咱们的后代，有希望啊！”说着，把“光脑袋”抱上秋千座子，在他屁股上拍了一巴掌，“飞吧！”

“光脑袋”飞起来了。他越荡越高，飞进了身后的蓝天白云。

常东海眯着眼睛看着，笑了。

身边的小女孩仰脸问道：“大爷，你小时候打过悠悠吗？”

常东海没有回答，还在仰脸看着打秋千的孩子，但是眼睛模糊了：蓝天白云变成了沙尘滚滚的荒野，一个三十多岁的逃荒农民，担了两个荆条筐，一头坐着一个小男孩，一头是些破烂。一个憔悴的中年妇女，在后边踉踉跄跄跟着走。野风呼啸，吹得荆条筐晃悠悠……

（画外音）“他是这样开始自己的生活路程的——”

苦风凄雨，阴沉沉的矿山，满面垢黑的背炭工人，背着沉重的炭块，两手着地在爬坡。破土窑洞里，炕上，那个中年妇女两眼含泪，把一个破枕头绑在刚会走路的孩子背上，让他背了走……

（画外音）“在他刚学会走路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教儿子练习他未来的职业。”

十岁的常东海背着比他身体重得多的大炭块，双手着地爬上井来。背炭皮条陷进他瘦骨嶙峋的肩胛，把头的皮鞭在他头上抽动。身上的血痕……

（画外音）“这是在他十岁的时候。”

沉郁悲凉的无言歌声。

晃悠悠的悬桥，桥下湍急的流水。

常东海背着大炭块，走过晃悠悠的悬桥。

晃悠悠的悬桥，化成了半空中的秋千。

常东海的眼角里沁出了泪水。

“大爷，你——”仰脸等待回答的小女孩奇怪了。

常东海擦了擦眼：“大爷眼里，飞进了颗砂子。”

于老石：“东海，你——”

“师傅！”强烈的激动，使常东海的脸部呈现出一种雕塑般的壮美，“咱和咱的后代，一定要，牢牢掌握住矿山的命运！谁要成心糟踏社会主义，让过去的日子重来，咱就扭断他的脑袋！”

“老常！”一个中年干部走过来，“于主任说，把朱向军调到总务科当副科长，我们想先征求一下支部的意见。”

常东海一愣，但立即明白了：“不行。”

干部：“这没降他的职别。”

常东海斩钉截铁地：“要把他放在第一线锻炼。”

“到后勤也一样锻炼嘛。”

“不能让他脱离劳动。井下，火药味儿浓！”常东海诚恳地说：“你们这些搞人事组织工作的同志，要无产阶级用好手里的权啊！盲目执行指示，不行！”

干部感动地：“好，我们再研究一下。……应该相信咱们的青年人。”

“要相信咱们的将来！”常东海说着，眼光落到半空里的秋千上。

“悠呀！悠呀！”孩子们欢乐地叫嚷。

小男孩飞进了蓝天白云……

第四章

二十

井下调度室。

这里一片繁忙景象：载波电话在哇哇叫唤；各种信号灯、指示灯闪闪发亮，许多架电话同时响起急骤的铃声，老调度刚放下这架又拿起那一架，把电话夹在脖子和肩膀之间，急速地记着什么，用特大的嗓门对着话筒说话……

于成章进来，一边看图表一边问：“怎么样，老马？”

老调度顾不上回答，还在对着话筒嚷嚷：“……给……给你们车皮……”拿起另一个话筒，“压风机，压风机，工程大巷风量不足，一定要保证他们使用……”

于成章催问：“出煤情况怎么样？”

老调度回头：“没问题，煤流得哗哗的。”开玩笑地，“只要漏煤眼不堵。”

于成章喜形于色：“那还能堵了？”

旁边一个调度：“堵过，你忘了？”

老调度：“一堵，好比人卡了嗓子。”

于成章：“反正，三季度咱拿下来了。三队怎么样？”

老调度：“劲儿真大。四十万吨，有希望啊！”

于成章：“他们那种干法，持久不了。……见在谁跟班？”

老调度：“上一班朱向军，老庞刚下去。”

于成章：“给我要老庞说话。”

老调度插上插销，把话筒递给于成章。

于成章：“老庞？……伙计，真有你的！……要持久地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儿。给大伙说明白，拿下任务，就上井洗澡，痛痛快

快过国庆节。……不用给老常打招呼了，照我的安排，干吧！”

电话里庞大洪的声音：“这办法，工人有意见哪！”

于成章：“干啥事也短不了有人会有意见。这法子，别处也在用……什么？……这样吧，给那些意见大的，加大工作量……我是在你那儿抓试点，靠你那儿出经验，懂吗？”放下电话，遇到了调度们不解的眼光，对老调度，“老马，以后，三队的生产情况，你给我记两本账，庞大洪带班一本，朱向军带班另一本。”说完，走出调度室。

马调度看着于的背影，喃喃地：“为啥？”

大巷里，于成章自语着：“老常，咱们看看，到底谁对谁错？”

二十一

傍晚，常东海家里。

刘芳正在帮李淑梅包饺子。

李淑梅分出一部分馅，往里边撒辣椒面。

刘芳不解地：“馅里还放辣椒面？”

李淑梅：“你常师傅就喜欢辣，吃啥不放点，说没味。”搅拌着。

常东海和朱向军、程强在家属宿舍区走着。

程强：“一九六五年那次顶板事故，到底怎么回事？”

常东海：“碰到很坏的顶板，工人提出要加强支柱。莫晓中下了调度命令，说坑木消耗指标有规定，多支一根柱子也不行；还骂工人怕死，命令继续往前采。结果出了事故，一人牺牲，一人重伤……”

程强：“这个家伙，总标榜他是穷苦出身。”

常东海：“他十八岁到矿上，一来就找上窑主蒋大疤做

干爹。”

朱向军：“今天他还在找靠山哪！”

常东海：“咱出煤，搞试验，啥时候头脑都要清醒……”

三人进家。

常东海：“嗨，真慰劳咱呀！”

刘芳：“常师傅劳苦功高。”

常东海：“技术员同志，你是叫拉了伏，还是自觉自愿？研究饺子，可不是你的事儿！”对李淑梅，“放辣椒没？”

李淑梅：“还能忘了？”

常东海：“给他们包，也放上点。这家伙，开胃，吃了有热劲。”

朱向军：“给我们放上点。”

刘芳：“别，别，别，我最怕辣。”

常东海：“今几个，我就要辣你一辣。”抓住辣椒瓶，要倒。程强夺过去：“我来。”

李淑梅：“尝尝你的馅儿，淡不淡？”

常东海用筷子夹了点尝了尝：“有点儿淡。”

李淑梅：“柜上有酱油。”

常东海对青年人：“明儿，井下检修，你们都休息，痛痛快快地玩一玩。老庞下井抓检修。我也要休息。”走过去拿酱油瓶，“过了国庆节，咱就试验，狠狠干它一场！”往馅里倒酱油，“煤炭工人说了算，任务，一斤一两也不能短……”

“啊呀，你倒啥？”小茹一头闯进来。

常东海一闻瓶子：“嘿，是醋。”

李淑梅奔过两步，夺过瓶子：“叫你倒酱油，你倒醋！一边站着去。”

小茹扮了个鬼脸：“汽车按喇叭，靠边站！”

常东海摸了摸脑袋，笑了。

青年们哈哈大笑，一片欢乐气氛。

二十二

俱乐部门口，“欢度国庆”的牌楼。

矿区主干道两边，矗立着色彩鲜艳的专栏、墙报；一处地方贴满了大红喜报；标语写的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四周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高音喇叭正在播送全局的联播节目。一个宏亮的声音在说话：“……当前，钢铁需要煤，化肥需要煤，电力需要煤……”

宿舍窗口，朱向军、程强、刘芳、小茹等在聚精会神地倾听，桌子上放着钻头和顶板结构图。

朱向军：“是局党委王书记……”

高音喇叭里：“我们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抓大事，促大干；不能小打小闹，要大干快上……”

青年人激动的脸。

程强一把抓起钻头：“今天井下停产检修——”

刘芳：“你是说抓这个机会搞试验？”

朱向军：“对，找常师傅去。”

常东海家里。

李淑梅对青年们说：“昨天晚上就出去了，到现在没见影儿。”

朱向军：“他一个人？”

李淑梅：“一伙老工人，嘻嘻哈哈，说是要在一起玩个通宵。”

门外，朱向军悄声地：“常师傅说不定下井了。”

程强：“咱赶快下。”

朱向军：“要是常师傅不在，咱和庞师傅商量。”

青年们(又多了几个人)，有的扛了钻杆，有的背了炸药箱，雄赳赳地走向井口。

远处，莫晓中在盯着他们。

工作面上，几个检修工在检修设备，十分安静。

朱向军问一个检修工：“常师傅没下来？”

检修工：“没见。”

朱向军：“庞师傅呢？”

检修工：“上井领料去了。”

程强一旁催促：“快干吧！”

朱向军没吭声，在察看工作面。

程强着急了：“还等啥呢？”

朱向军：“这柱子，很多支得不合规格。”

程强：“今天的机会难得，干吧！”

朱向军和程强，驾着钻机，向岩石顶板挺进……

井下调度室。

老调度在接电话，他压低嗓子向对方喊道：“……你吼什么？轻点行不行？”回头朝墙角看了一眼：墙角的一张长凳上，一个人蒙着件皮大衣，睡得正香。

老调度对电话：“水泥送去了，马上就到。”

一个老工人进来，从怀里拿出纸包着的两张油饼，递给老调度，同时向墙角里的人咧了咧嘴：“昨天干了一晚上？”

老调度点点头，包好油饼，贴胸放在怀里……

三队工作面。

深孔眼已经打好。程强、刘芳、小茹等正在装炸药。

朱向军：“装好也不能放炮。这柱子不行，要重支，我找找庞师傅去。”

庞大洪背了圈电缆，还有些零件，往井口走去。一眼看见了莫晓中：“老莫，转游啥？”

莫晓中跑过去：“听人说，小朱他们下井搞试验了。”

庞大洪急了，转身就走。莫晓中跟上。

工作面，深孔眼里已装好炸药雷管，程强在放炮线。

刘芳：“小朱说了，柱子要重支，不能放炮。”

程强：“没事儿。机会难得，时间宝贵。”手里迅速在动作着，对小茹：“试验成了，叫你爸爸干瞪眼。”

小茹：“对！”过去帮忙。

刘芳犹豫地：“等等朱向军。”

程强：“他回来见试验成了，才高兴呢。”

井下调度室里。电话铃急骤地响起来。

老调度接电话，不满地：“你吼啥，想叫满世界都听见呀？……什么，找常东海？……小伙子们试验开了？……”

突然，好象电话里的声音连着睡觉人的神经，他从长凳上跳起来，一把抢过电话：“老庞！……什么？……”放下电话，往外就奔。

这是常东海。

老调度摸出带着体温的油饼追上去：“老常！”

常东海没影儿了。

朱向军正急匆匆走着，忽然想起了什么，返身就跑。

庞大洪在急奔。

常东海在急奔。

巷道里，炮线接上了放炮器。

巷道口，小茹高喊：“放炮啦，撤吧！”

警戒哨响。

朱向军奔过来喊：“等一等！等一等！”

程强一闭眼睛，扭动了放炮器。

工作面传来天崩地裂似的声响。

朱向军、程强、刘芳、小茹和其他人奔到巷口，只见工作面上炮烟岩尘滚滚，在滚滚岩尘中，那些支得不合规格的柱子被压倒了，顶板发出闷雷般的声音，碎石“劈里叭啦”在掉落……

“不好！”朱向军大喊一声，“工作面顶板震垮了！”

程强、刘芳、小茹同时喊：“糟糕！”

朱向军、程强、刘芳、小茹和其他工人各抱一根柱子，冲进工作面。

正在这时候，庞大洪赶到，一看眼前的情况，喊了声“咳，这糊糊！”抱起一根柱子，冲进了工作面。

庞大洪正要支一根柱子，头顶上一块石头裂开了。朱向军一眼看见，大喊一声“庞师傅！”扑上去推庞大洪。石头“咔嚓”一声，眼看就要下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人窜到工作面，抱起庞大洪那根柱子，顶住了下沉的顶板。灯光一照，这是常东海。

常东海高大的身躯，象千米煤层的顶梁柱，支撑着顶板！

巷道里，莫晓中在给于成章打电话：“……工作面震垮了，差点出了人命……简直是拿工人生命作试验……”

调度室，于成章扔下电话，冲出门去。

于成章冲进罐笼。

常东海、朱向军等正在紧张地支护顶板。

“老常！”霹雳似的一声，于成章扑过来了，“今天是检修，谁批准他们下来试验？”

“我！”常东海坦然地说，“有啥，咱们上井再说。”

于成章爆发了：“简直是拿工人生命作试验！”

“什么？”常东海正要接话，忽然顶板又是“轰隆”一声，他转身抱过一根柱子，对于成章：“有啥，只管冲着我来；眼下，加固工作面要紧！”把柱子递给于成章：“给！”

常东海又抱起一根柱子，冲向顶板响动的地方。

于成章看了一眼手里的柱子，好象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向常东海冲过去的方向走去……

二十三

于成章的办公室。

于成章倒了一杯水，大口大口地喝着。又倒了一杯，一口喝干，把茶杯一扔：“这朱向军怎么还不来？”伸手去拿电话，“要井下调度室。”

朱向军进来了。于成章视若无睹，对着电话里喊道：“老马，马调度！给各采煤队打个招呼，三队顶板震垮了，请大家帮帮忙，多往上拿点，要不，咱光景没法过了……”

朱向军站着，激动。

于成章在发泄：“新生事物，创奇迹呀！”“拍”地搁下电话，往里屋走。

朱向军跟进：“于主任，我们的任务，不用兄弟队承担。”

于成章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小伙子：“还那么大口气？”

朱向军：“三队工人说了算，任务一斤一两也不会短！”

“这话，留着以后说吧！”于成章不耐烦地，“你知道不，我现在请你来干啥？”把“请”字咬得很重。

“……………”

“你这个大队长称职吗？”

“我的工作没做好。”

“你到底要把这个队搞成啥样子？”

朱向军挺前一步：“常师傅带着我们学大庆。”

“常东海的事另外议论，现在就说你，你心目中有领导吗？”

“我们靠党的正确领导。”

“谁是错误的？”

“不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的。”

“你们把井下搞成那样，这就是革命路线？”

“我们要征服顶板，”朱向军坚定地，“一个新事物的成长，不会一帆风顺。”

“青年人，还是谦虚点好！”于成章喊道，“这次试验，是你捣鼓的，还是常东海——”

“是我；常师傅事先不知道。”

“好啊，还要互相包庇！”转身，“我们要追查责任！”

窗外，程强、刘芳、小茹和几个青年十分着急。

小茹：“我找常师傅去。”跑了。

屋里。朱向军：“我承担责任！”

向军的沉着冷静，更加激起于成章的反感：“只怕你承担不起！”讥讽地：“冷静点，小伙子！靠捣鼓新点子，一鸣惊人，不是办法。”

“于主任！”朱向军严正地喊道，“你怎么想都可以，该怎么做，我们还要怎么做。”

“这由不得你！”于成章喊道，“回去，给我写检查，看你的态度！”

朱向军昂首推门出去。

于成章跌落在一张椅子上。

二十四

秋风秋雨。天空灰蒙蒙，铅沉沉。

常东海穿过风雨，走进单身大楼。

常东海推开门，只见窗户大开，朱向军站在窗口；雨点飘到他脸上，身上。

常东海扳过他的肩膀，盯着他的脸：“你难过了？”

朱向军微笑着，但眼睛里闪动着泪花。

“难过什么？”常东海亲切而又严厉地，“共产党员，只有斗争，不许流泪。”

朱向军擦了擦眼角，象个战士站在老矿工面前。

常东海：“试验前，你没有检查过工作面？”

“检查过，有的柱子支得不合规格。”

常东海不说话了，在沉思。喃喃地：“你怎么能离开工作面呢？……程强这孩子，脑子里有些东西……要帮他解决……”眼光透过风雨，看着远处，继续喃喃地，“你们……都要好好捧打啊！……会有一场风雨的。”

窗外，风雨交加，电线“呜呜”叫着。铅沉沉的天空里，一只鹰在风雨中搏击升腾，翱翔自如；运煤列车驭风驾雨，呼啸前进；高高井架上，一面红旗在风雨中猎猎飘动；远处山崖上，青松被秋风秋雨洗涮得更加挺拔……一切都显示出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在前进！

“你看！”常东海指着山崖上一棵被风雨洗涮着的青松说，“哪一棵树，不经过风吹雨涮？哪一条船，不经过浪击潮打？哪一块钢，不经过千锤百炼？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不在斗争中摔打，哪来的钢筋铁骨？”

朱向军的眼睛里闪动着泪花。

常东海：“风浪来了，要顶住！顶的不是你一个人，最主要的，有党……”

朱向军浑身充满了阶级的力量，战斗的激情。

常东海摸出几张戏票：“晚上，你们都看戏去。”

二十五

俱乐部，正在演出《海港》。

朱向军、程强、刘芳、小茹等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戏。

舞台上，方海珍豪情满怀地唱着：

……革命者怕什么风狂雨猛，
风狂红旗舞，
雨猛青松挺，
海燕穿云飞，
征帆破雾行，
暴风雨更增添战斗豪情……

井口交班室，常东海和于成章正在进行一场“激战”。

常东海：“……对习惯势力、错误思想，他们敢顶，敢反。他们把一股新鲜空气，带到井下；咱矿山，兴旺发达，就看这！你，要他检查，检查什么？”

于成章：“你迷信他们，叫我也跟着迷信？……我就是不同意你们乱来！多少年形成的一套管理方法，这是科学！”

常东海：“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多出煤，我相信这科学！”

于成章：“不谈理论，说实际吧，明明乱了套，还不承认！”

常东海：“依我看，这才是正常的革命秩序！不乱丁旧的，新的能出来？”

于成章火了，想说几句刻薄话：“你的革命秩序，就是把顶板震垮，出事故？”

“顶板怎么垮的？”常东海两眼喷火，“庞大洪执行你的指示，只顾出煤，提前上井，洗澡过节；支柱不按操作规程……你搞变相包工，害人！”

“什么？”于成章跳起来了，“你包庇朱向军，往我身上泼脏水……”

常东海十分激动：“你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的东西，又拿出来，使劲推行；你对以前的错误，到底认识了没有？”

于成章语塞，他被戳到了痛处。急促地踱了几步，来个以攻为守：“你尽管翻老帐，开帽子铺。……我承认，这几年你比我进步快。我只知道老实巴交抓出煤；你呢，很懂得紧跟形势，抓新点子，不坐罐笼，也能一步上了井。……”

常东海的眼睛里燃烧着愤怒。

于成章以为刺到了对方的痛处，又加上一句：“不要激动嘛，老常！”

常东海把手里的火柴匣捏碎了，他按下强烈的愤怒，不慌不忙地说：“把你要说的都说出来，我很感兴趣！”

于成章盛气凌人地：“我以党委和革委会的名义，命令三队从现在的工作面撤下来，搬到新工作面去！”

常东海镇定地：“还有？”

于成章：“把朱向军撤下来！”

常东海一字一板地：“党委没有新的决定，我们拒绝执行你的命令。”

“什么？”于成章跨前一步，逼视常东海。

常东海目光如炬，岿然不动。

于成章一拍桌子：“你对抗组织！”

常东海：“组织是党，不是你个人！”

于成章毫无办法了，盯着常东海，空气沉重。

“我要向上级领导告你的状！”说完，转身冲出门去。用力过猛，门反跳出去，被风刮得“砰砰”作响。

常东海伫立窗口，心潮澎湃，不能自己。

路灯光下，雨脚如麻。

朱向军轻轻进了屋，把一件雨衣披在老常肩上。

“回家休息吧，常师傅！”

常东海慢慢回过头来，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笑着说：“戏散了？”

“嗯。”

“好戏呀！写国际主义的。”常东海的目光，停留在墙上那张黑人锻镣为剑的画上。

朱向军：“刚才于主任——”

常东海岔开话题：“这张画，真有意思，你说，我看了，想啥？”

朱向军：“把咱采的煤，加到他的炉子里去，让他尽快把剑打成！”

常东海转过身来，慈蔼的目光，无比欣喜和亲切地看着年轻

人……

第五章

二十六

程强刚刚上井。他情绪低落，垂头丧气地走过选煤楼。

“小程！”常东海追上来了。

两人并排走着。常东海：“怎么，象个跑了气的皮球？”

程强难过地：“常师傅！”

常东海笑着说：“给我检讨呀？我不听！”

选煤楼下，满载原煤的列车正在待发。每节车厢里都象一座小山，乌黑闪亮。

常东海从路基上捡起一小块煤，在旁边坐了下来，招呼程强：“来，坐下！”

程强坐下了。

常东海托着手里的那块煤问小伙子：“这是啥？”

“煤呀！”程强好生奇怪！成天和这东西打交道，还不知道它是啥？

“这煤怎么来的？”

“是树木森林变的。”

“不错。”常东海动情地说，“这一层层石头、一座座大山压着它，不透空气，不见阳光，经过千千万万年，就成了煤。咱矿工把它挖出来，丢进炉子就烧。它自身没有了，只留下了光，留下了热。这就是煤的脾气。”

程强拿过那块煤，就象拿着一团火。大眼睛一眨不眨，他在思索……

常东海深沉地：“咱挖煤的人，应该有煤的脾气。搞试验，图

啥？你搞无人工作面，图啥？不能图个人出气，图脸上光彩……”

程强的眼里闪动着泪花。

常东海：“个人主义，坏东西；苍蝇找缝下蛆，坏人就钻你个人主义的空子……”

“常师傅！”程强的眼泪流下来了。

“明白了就好！”常东海亲切地，“擦掉，我不爱看这东西！”

运煤列车长鸣一声，缓缓起动。

两人站起来。

常东海敞开工作服，自豪地：“几天以后，这煤，就是强大的蒸汽，强大的电力！”从程强手里取过那块煤，扔在车厢里的煤堆上，“去，给社会主义，发光发热！”

列车又一声长鸣，算是对常东海的回答。

列车加速前进……

老、少两代矿工，目送着列车远去。

二十七

庞大洪家里。

庞大洪正在喝酒。他心情烦躁，把一杯酒一口灌下去。

一只猫跳上炕来，到他身边厮缠。庞大洪一把抓住，扔出门外。

他捏着酒壶倒酒，发现酒壶空了。

他伸手去取酒瓶，被一只大手抓住。

常东海：“别灌啦！”

庞大洪拉着常东海：“你……也来喝一点。”

“我不喝，也不许你喝。”

庞大洪怔了一会，突然：“伙计，让我走吧！”

“怎么啦？”

“三队这碗糊糊，我没法喝了。”发红的眼睛看着常东海，“这回，试验出了点事儿，责任追查没完。是闹生产哩？打官司哩？好好一个队，弄成这样，我上吊呀！”

“嘿，好主意！”常东海坐下，严肃地，“国庆节前，老于给你打电话，怎么说的？”

“叫我调动大家积极性，狠狠干，干完上井洗澡。”

“为了早上井，柱子支成那样，顶板能不震垮？”

“这事，说啥我有责任。”庞大洪痛苦了，“推在朱向军他们身上，理不公——再让我喝点！”

常东海按住酒瓶：“现在不是追究谁的责任，要把问题闹清。老于那样抓生产，那样对待青年人，品品滋味儿，对不？”

庞大洪眨着眼睛，在动脑于。

常东海：“你老是怕菜拣不回来，反丢了篮子；一心想保住篮子，就不问拣的是什么菜，这篮子有啥用？”

庞大洪还在眨着眼睛。

常东海：“你那什么‘优越性儿’，是不是从莫晓中那儿来的？”

庞大洪点点头。

常东海：“他给你灌这些，为啥？”

庞大洪在思索：“这人……不好捉摸。”

常东海：“好捉摸，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拉着庞大洪，“走吧，和大伙一起捉摸去……”

常东海和庞大洪一起走进青年的宿舍。

朱向军手里举着一本书：“这就是马克思讲的雇佣劳动的实质。”

小茹：“小包工就是这货色！”

程强忿忿地：“那工人成了啥啦？”

刘芳：“会说话的工具！”

一青年工人：“我爷爷就是让窑上的包工头限定时间去刨一块煤，叫顶板塌下压死的。”

朱向军：“今天，还有人想这样对付工人……”

庞大洪扑过去，一把夺过朱向军手里的书，翻着，转身，鼻子里喘着粗气，对常东海喊道：“于主任……他……要我把人拉到新工作面……去搞小包工……他……他要出经验！我……我真浑！”一拍脑袋，蹲在地上。

常东海一把拉起他：“老庞，你……”

庞大洪瞪着血红的眼睛：“我……我不能跟他干！”

常东海抓住庞大洪的胳膊，大喊一声：“好！”

二十八

几天以后。

傍晚，于成章正在办公室里给矿务局领导写信。

他的画外音：“……常东海同志目无组织，一意孤行。……杨本健同志去了读书班，离矿已久；党委委员意见也不一致，无法形成决议。我认为，责任必须追究，能否请局里派工作组……”

莫晓中进来问：“找我有事？”

于成章：“咱们四季度任务不轻啊！听说还要追加任务……可是，矿上形势不大好。”给莫晓中倒了一杯水。

莫晓中接过茶杯：“我可再不敢提什么建议了。”

“怕啥？”

“将来常东海他们把账算到我头上，什么贩卖黑货呀……”

“神经不要那么脆弱嘛！我还在台上呢！”于成章来回踱着，感慨地，“说句良心话，我是全矿负责生产的，这生产抓不好——”

“见人矮三分！”莫晓中解嘲地。

“那倒不至于……反正干煤矿这一行，就得靠煤说话。”忧心忡忡，“让老常他们这样搞下去，将来会不可收拾。”

莫晓中：“你能跑了？最后还得由你来收拾。”

于成章：“到‘最后’，就晚了！”精神一振，“老莫，我最近常考虑，现在企业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莫晓中：“分配问题。”

于成章：“对呀，说说你的想法。”

莫晓中：“我最近看了点书，作了点研究。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企业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往往和我们没有很好坚持这些原则有关。”

“你这家伙，真能动脑子啊！”于成章喜形于色。忽然，转了话题，“老莫，你和你那干爹蒋大疤的关系到底怎样？”

莫晓中猛的一震，但很快明白了对方的用意，无比委屈地说：“我那时年纪轻，上了他的当；可我确实是他划清界限了啊！后来他死在监狱里，还不是因为在斗争大会上，我当胸给了他一脚……文化大革命前的错误，我检查还不行吗？于主任，你得给我作主啊！”

“行了，行了。”于成章挥挥手，转身，自言自语，“老常他们，真是……”

莫晓中悄声地：“听说，有人给上级写信，告常东海了。”

“是吗？”于成章来了精神，走向桌子，“我得赶快把这封信写完。”他拿起了笔。

莫晓中悄悄地走出去。

二十九

深夜。刘芳从井下上来，去灯房还灯。

窗口露出小茹的脸：“咱俩一起走。”

两个女孩子走过高高的井架旁边，

小茹忽然来了兴致：“走，上去！”

高高的井架平台上，刘芳和小茹凭栏远眺，眼前是一片灯海。

小茹：“你说，我怎么就摊上这么个爸爸？”

刘芳：“好嘛！”

小茹：“还好？”

刘芳：“能叫我们懂得什么是生活。”

小茹想了想说：“对了，马克思说，生活的本质就是斗争……”

“斗争中才会有真正的幸福，”刘芳接着说，“常师傅他们老一辈人，为咱们作出了榜样……”

面对着矿山灯火，两个女孩子在思索人生，眼睛里充满着向往。

于成章家里。

于成章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忽然坐起，从桌上拿起那封“革命群众”告常东海的信，匆匆看了看，便坐在桌前，继续写他的信。

他的画外音：“……三队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矿上的局面不可能得到扭转……群众意见很大……”

小茹悄悄推门进来，站在于成章背后。她看到了那封从局里转来的“群众”来信，发现了爸爸在写什么，惊喊道：“爸爸，你这是干啥？”

于成章：“不用你管闲事，睡觉去！”

小茹：“你们在告常师傅的状！”

于成章：“我是给上级领导反映情况。”拿起那封信，“这是从局里转来的。”

小茹的眼睛里闪动着什么：“一样，一样，你们这样对待常师傅，我们工人不答应！”

于成章站起身，感情复杂地看着女儿：“小茹，爸爸挑着全矿的担子，你怎么一点不理解爸爸？”

小茹不为所动：“你和我们工人想的就不一样！”急步走到窗口，指着远处道岔旁于老石的背影说，“你看爷爷——”

“好了，好了，睡觉去吧！”于成章抱着脑袋，靠在椅子上。

小茹走了几步，回过头来：“你这样下去，还要当走资派！”掩着脸跑出去了。

“都和老常唱的一个调子！”于成章看着女儿的背影，叹了一口气。

三十

清晨，天空阴沉。

小茹急急忙忙地跑着。

常东海干完夜班，刚刚上井。

小茹奔过去，扑到老工人怀里，在爸爸面前没有流的眼泪，现在流出来了。

常东海抚摩着她的头：“怎么回事？”

小茹：“我爸爸他们告你了，说你目无组织，搞独立王国，对抗党委。”

常东海：“嗯。还有啥？”

小茹：“说你拿工人生命来试验，把国家计划当儿戏。”

李淑梅匆匆地跑过来，神情紧张地：“人家把你告到局里

了。”

常东海笑了笑：“你也知道了？”

“食堂、菜铺、街道，都这么说。”

“嗯。”常东海在思索，平静地抬头看看阴霾的天空。

“说你想向上爬，变着法儿整老干。”

“还有啥？”

“说你犯了路线上的错误。……”

“常师傅！”刘芳跑来了，也是一副紧张不安的神情。

常东海用亲切安详的眼光迎接年轻的女技术员。

“听说，局里要派工作组来，彻底追查事故责任。”

“还有啥？”

“生产组通知我回技术科，不让参加试验。”

“你打算——”

“不！”姑娘激动得眼里闪着泪花，“为了这新生事物，我决不后退，也决不离开第一线！”

“好！”常东海高兴了，“该干啥，干啥去！”

“是！”刘芳来了勇气，忽然想起了什么，发愁地：“说要通报朱向军，给他处分——”

“他在哪？”

在不远处的一个席棚里，朱向军和程强正在锻打几个钻头毛坯，一个青年工人拉着风箱。

炉火熊熊，映在他脸上。

“叮当！叮当！”两个小伙子，脸色严肃。

常东海走进去，锤声停了。

常东海扳着朱向军的肩膀，火辣辣地看着对方的眼睛：“都知道了？”

朱向军点点头。平静地夹起铁砧上的钻头毛坯：“上次试验，证明这种钻头能行；咱再做它一批。”

常东海看一眼钻头，又深情地看一眼朱向军，高喊一声：“行！”取过钳子，对拉风箱的说，“使劲，拉！”

炉火更旺了。

常东海从炉火中夹出一个火红的钢料，“嗤嗤”迸射着火花，放在铁砧上：“来！”

朱向军和程强，左右开弓。

常东海：“使劲！”

“叮当！叮当！”火花迸溅。

炉火正红。火光照着新、老两代矿工的臉，庄严肃穆。

庞大洪手里拿了张纸，一头闯进席棚，喊道：“矿上命令停止顶板试验；通报朱向军，叫他停职检查；由莫晓中代理队长！”

“啊！”程强一惊，一锤打偏，打在铁砧边沿上，反跳出去，打在常东海的左手上……

常东海面不改色，拿过那张纸，匆匆看了一遍，递给朱向军，注视着年轻人的脸色。

朱向军愤怒而又坚定的眼神。

常东海的手上，鲜血冒出来。

程强向常东海的手扑去：“常师傅！”

常东海一手挡住程强，流血的手掌起大钳，从炉子里夹出一根锻坯，大喊一声：“打！”

两个年轻人，眼泪夺眶而出。

常东海又高喊一声：“打！”

庞大洪一把推开拉风箱的小伙子，使劲拉起来。

炉火更旺了。

“叮当！叮当！”炽热的火花迸溅。

炉火。充满革命激情的脸。常东海流血的掌钳的大手。火花……

“叮当！叮当！……”

在锤声叮当中，我们仿佛听到了那激动人心的歌声：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三十一

夜深了，井架上的天轮，还在不停地飞转。不眠的矿山啊，你告诉人们：中国煤矿工人，永不疲倦地在为本阶级的事业而战斗着！

斜坡上的宿舍区，远看象几十层大楼的万家灯火，一家家在熄灭：日班工人该休息了。

有一个窗口的灯还亮着。透过窗口，可以看到，常东海正在伏案读书。桌子上有马列的书，有毛主席著作。

屋子里很静，只有李淑梅发出轻微的鼾声。

马蹄表指在十二点上。

远处传来列车的隆隆声，汽笛长鸣，划破夜空。

镜头从窗口推出去，选煤楼灯火通明。楼下，巨型漏斗里，煤象瀑布一样奔泻到矿车里。

选煤楼旁的煤山上，几台推土机在工作着，机灯射出两道白练般的光柱。

运煤列车长鸣一声，起动。

列车加速前进。制动砂裹着车轮，远远看去，象一串火轮在

飞转……

屋里，马蹄表指着两点。常东海还在伏案读书。他激动地在《列宁选集》一篇文章的字行之间用笔划着杠杠。

(雄浑、深沉的画外音)“……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常东海激动地站起来。

他在屋子里踱着，嘴里喃喃地：“政治上……政治上……”

他在墙上一幅画前站住了，这幅画画的是毛主席去安源。

常东海跨前两步，神情庄严激动。他凝视着。在渐趋强烈的音乐声中，他仿佛看到：

煤矿罢工，罢工队伍浩浩荡荡。一人中弹，队伍沿着他手指的方向，勇往直前……

反霸斗争，翻身作主的矿工群情激奋，在龟缩成一团的窑主把头面前，控诉所受的阶级压迫，宣告自己是矿山的主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老两代矿工并肩战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

在强烈的音乐声中，他的面前出现了壮阔的大海，波涛滚滚，后浪推前浪，层层叠叠，无穷无尽……

(还是那个雄浑深沉的画外音)“……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他回到桌边，用他矿工的大手，激动地写着：“从政治上正确处理问题，必须在任何工作中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一切为了战胜资产阶级……企业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这种人手里……”

强烈的音乐还在矿山的夜空里激荡。那飞转的天轮，爆着蓝色火花正在奔驰的矿车，彻夜不眠的选煤楼，急速前进的运煤列车，这一切都使人感觉到，生活在前进，战斗在继续……

山坡上那个窗子里还亮着灯；窗上映出了老矿工凝神读书的剪影。

但是，在东山顶上，却出现了一片鱼肚白；紧接着，在迤迤的群山上面，出现了瑰丽的火一般的朝霞……

三十二

于成章急急忙忙走进调度室，对几个调度员说：“通知各区、队书记、队长，开紧急会议。”

调度员：“怎么——”

“又给咱们加任务了，钢铁、化肥要大上呀！”

调度员拿起电话：“要采煤一队。”

另一个调度员拿起电话：“要采煤二队。”

小会议室里，坐满一屋子人。

于成章：“就短三队啦。”

一个队长：“老常他们一天一夜没上井了。”

于成章：“不调动群众积极性，这种搞法，不行。”

另一个人悄声地：“不是靠群众的积极性，能这样？”

于成章假装没有听见，看表：“不等了，咱开吧！”环视了一下大家：“又给咱加任务了，十万吨……”

常东海和朱向军走出罐笼。

常东海：“国家要的煤炭越多，说明形势越好……”

两人急步走着。

会议室。

于成章：“刚才大家分了分，还有一万吨——”

常东海、朱向军推开会议室的门。

于成章诧异地看着朱向军，旋即把目光投向门外，不见有莫晓中，问道：“就你们两个人？”

常东海：“不是通知书记、队长吗？”

于成章火了：“老常，你们对矿上的决定——”考虑到场合，强压住了火气，“好吧，以后再说。”

与会者挪过身子，给常、朱腾出地方。

于成章：“还有一万吨，大家看——”

朱向军：“给我们加多少？”

“你们还能加？”于成章斜了他一眼。

朱向军：“三队工人的肩膀是软的？”

一个队长：“三队今年拿四十万，扛了大头，不能再给他们加了。我们再拿五千。”

另一个队长：“三队还要搞试验；那五千给我们。”

朱向军感激地看了看战友，豪迈地：“钢在火中炼，刀在石上磨，困难大，我们斗！一万吨，我们拿了。”

“好，就给你们！”于成章看了一眼朱向军：“国家计划就是命令！”又看了一眼常东海：“老常！”

常东海：“放心吧！三队工人好说这句话：‘奔共产主义，出汗当加油，干革命就是要满负荷！’”

于成章冷冷一笑：“豪言壮语。”环视大家，话归了正题，“为了保证任务拿下来，得拿出点措施。”翻开本本，“为了充分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根据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一个班拿下两个班的任务，可以划个双道道。”

一人悄声问：“什么双道道？”

另一个人：“记双工呗。”

于成章：“这真正体现了多劳多得……咱先在一个队里试试。”

与会者热烈地议论起来：

“这不就是过去的……”

“倒可以试试。”

“听说有的地方用上了……”

朱向军激动地转向常东海。

常东海：“又闻到瓦斯了？”鼓励的眼光看着年轻人。

朱向军象炮弹一样蹦出来：“这是变相的物质刺激！”

于成章显得很冷静，微微一笑：“是吗？我知道你们又会借题发挥。”说着便站起来，理直气壮地，“可是它考虑到了工人群众的利益，更主要的，它对社会主义有利。工人多拿的报酬，仅仅是他多创造财富的很小一部分，其余都是国家的，知道吗？”说完坐下去。

朱向军挺身迎战：“我知道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是共产主义，我们要逐步消灭三大差别，消灭阶级；煤矿工人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是什么。你这样做，违背了我们的根本利益，和我们的目标开了倒车！”

常东海一拍大腿：“这才叫从政治上正确处理问题！说下去！”

“唱高调不解决问题！”于成章霍地站起来，“不是为了群众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弄这干啥？”更加理直气壮地拍着自己的口袋，“我于成章口袋里不会因此多装一分一厘钱！”觉得自己太激动了，想到了自己的身份，缓和了些，“灵不灵，可以在一个队里试试嘛！”

常东海不慌不忙地：“行啊，就在我们队里试吧。”

全场愕然。

常东海：“小朱，把这个措施拿回去，叫大家开开眼界，受教育！”突然站起来，激愤地，“你，是没有装一分一厘，可是，照你这么搞下去，让资本主义在矿山复了辟，他们口袋里装的，就不是一分一厘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你又要搞什么‘双道道’，小包工，到底想把企业往哪儿引？”宣战地，“你要调动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把我们工人从矿山主人的地位上拉下来，变成金钱的奴隶，办不到！”

高昂的音乐。全场激动，议论纷纷。

三十三

交班室里。

桌子上，一张大字报的标题：“不许走回头路——坚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

常东海把笔递给朱向军：“往下写！”

朱向军紧握笔，充满战斗激情。

常东海口授：“矿上某些领导，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东西，又捡起来，继续推行，这是为什么？……”

朱向军的笔飞速地写着。

程强、刘芳和其他工人深思的脸。

常东海夹着一卷大字报，后面是提着浆糊桶的朱向军，再后面是拿着扫帚的程强、刘芳，还有其他工人。一行人庄严地走着，象出征的战士。后面跟了不少人。

音乐也在召唤人们去战斗。在音乐声中，朱向军激动地看着走在前头的常东海，眼前仿佛出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情景：

朱向军等一群青年正在贴大字报。大字报的醒目标题是：

“批判走资派于成章，彻底摧毁资反路线！”

一些受蒙蔽的人在和造反派辩论。

辩论难解难分，渐趋激烈。

这时，一只大手推开众人，将一张大字报贴在朱向军他们大字报的旁边，上写：“坚决支持小将的革命行动！”

这是常东海，后面还跟着一群老工人。

青年们扑向常东海……

常东海还在前面走着，又在领着他们去战斗。他的脚步坚定，一往无前。

朱向军、程强、刘芳，还有一大群工人，跟着常东海前进，充满了阶级的战斗力量……

三十四

一拳打在桌子上，于成章暴跳如雷：“太不象话了！”

这是在他办公室里。

于成章急速地踱着，不时按按太阳穴。

他打开抽屉，取出几粒药片，一口吞下。

莫晓中穿着工作服进来，他好象刚刚上井。

“于主任，看大字报了吗？”用的是一种异样的声调。

于成章直喘粗气。

莫晓中：“哼，还当成是文化大革命开始那阵子……”

于成章没有答话，倏地转过身，拿起电话：“要矿务局魏主任办公室……我是于成章……矿上翻了天啦！……工作组什么时候来？……动身了？好！”放下电话，转身，“老莫，走，正式去接朱向军的工作。”

莫晓中故作迟疑地：“这合适吗？”

于成章：“杨书记不在家，我作主！”

莫晓中觉得时机来了：“我请求党委先给我落实政策。”

于成章：“给你安排工作，就是落实政策。”

莫晓中：“那我的结论——”

“等杨书记回来。”

莫晓中试探地：“他不回来就不能办？”

于成章不耐烦地：“你这人，真别扭！要相信党。走吧！我不能不说话了！”

莫晓中推托：“我换换衣服，就来。”转身走了。

三队交班室。里屋，工人们正在开会。

常东海：“……这个措施，到底是啥货色？大伙议议……”

“老常，你出来！”于成章来了，在外屋叫他。

常东海对朱向军：“你掌握，继续开。”大步走到外屋。

于成章：“叫朱向军出来！”

常东海：“有啥，给我说。”

“他在干啥？”

“掌握会议。”

“让他交代工作。”

“交代给谁？莫晓中？”

“你明知故问——给我叫他出来！”

常东海猛地把门推开：“两个班的工人都在这儿，你问问他们！”

于成章咆哮地：“你叫大伙围攻我？还当是文化大革命开始那阵子？”

常东海正气凛然：“共产党员，哪有怕群众的？”

这时，朱向军和工人们“呼”的一下涌到了外屋。

工人们义正词严地责问：

“我们信得过小朱，你为啥停他的职？”

“你凭啥叫莫晓中代理队长？”

“你想把我们往哪儿引？”

“你路线上错了，我们就是要轰你！”

“……………”

于成章气急败坏地：“常东海，你带头对抗领导，煽动工人闹事，你要负全部责任！”正转身要走，局工作组的三个人来了。

于成章如遇救星：“好啊，工作组来了。”迎上去。

工作组组长和于成章握手，又和常东海点点头：“老于，出了什么事儿？”

“一言难尽！”于成章对常东海，“老常，走，去办公室，当着局工作组，好好摆一摆！”

常东海：“有啥，就当着大伙摆出来。”

工作组长点点头。

于成章激动地：“采煤三队，是全局的一面红旗。常东海同志，为了自己的某种目的，想抓出点什么经验，姑息纵容一个目无组织领导的青年人，坚持毫无成效的顶板试验，处处对抗领导，大搞独立王国，不仅毁了这面红旗，还严重地干扰了矿上的工作，造成了混乱。”

工作组长：“这是不是问题的实质呢？”

“是的！”于成章看一眼工作组的同志，似乎来了勇气。

“不对！”常东海目光炯炯，直射于成章，“问题是，你老道走惯了，一抬腿就上旧辙口。你那一套，在我们队推不开，大伙顶你，小青年，顶得凶，成了你眼中钉，肉中刺，说啥也要拔掉！”

工作组组长脸上是一副本然的表情。

于成章：“我那一套怎么啦？我是共产党员，我要对群众负

责，对国家负责！”

常东海：“你不让我们去征服顶板，逼着我们搬家，把工人当作出煤工具；你搞什么小包工，‘双道道’，……这样搞下去，路线搞错，方向搞偏，人心搞散，资本主义抬了头，矿山名义上是社会主义的，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的。这算对谁负责？你说！”说到这里，常东海的眼光，犀利地扫视了一下工作组组长。

工作组组长转过身去，踱开了方步。

这也是一种表态，于成章觉得有了力量，他强词夺理了：“你尽管无限上纲，我不怕！我出身苦，解放前和敌人斗争坚决，我不是特务、叛徒！许多年来，辛辛苦苦工作，抓出煤，为了什么？你说，我为了什么？”

“问得好！”常东海斗志旺盛，开始了冲锋，“你常说，‘有了煤就有了一切’，是有了无产阶级的一切，有了广大煤矿工人的一切，还是有了你的一切？”

于成章：“……”

常东海：“你常说，‘抓煤的靠煤说话’，要说什么话？说你于成章能干，干的都是对的，可以拿大权，你是矿山当然的主人？”

于成章：“……”

常东海：“这种思想，到底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灵魂里藏着这些脏东西，你说话、办事，能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难道你过去和窑主把头作斗争，就为了今天自己来代替他们的地位吗？”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眼睛盯着于成章，子弹般的语言继续喷射，“你身份上不是叛徒，但你是我们事业上的叛徒！”

于成章猛的一震：“什么？你……”他环视群众，看到的是一双双愤怒的眼睛。他扑向工作组组长：“老纪，你怎么不说话？”

老纪皱了皱眉，不得不说话了：“常东海同志，要平心静气谈问题，不要人身攻击嘛！用这种态度，对待一个领导，恐怕不大

妥当吧！”

常东海微微一笑：“纪处长，说说你的意见吧！”

老纪为了给自己壮胆，俨然摆出了一副钦差大人的架势：“局里看了于成章同志的报告，同意他对问题的分析，和处置办法。”

常东海岿然不动，利剑般的目光直射老纪：“这到底是局党委的意见，还是某个领导的看法？”

老纪：“这就不用你问了。领导，是个整体。不要在领导中间钻缝子了吧！”

常东海两眼喷火：“不，要问！哪个个人也代表不了党！长着耳朵，是为了听党的声音！……”

群众被激怒了，他们跟着老支书冲锋：

“这不是党委的决定，把它带回去给魏副主任！”

“矿上的事我们最清楚，最有发言权！”

“常师傅说的，就是我们想说的话！”

“我们支部研究过好多次了！”

群情激愤。

常东海横眉冷对，他身后站着群众，站着整个阶级！

老纪慌了：“干什么？这是干什么？我不过是——”眼睛搜索，找电话。

他拿起电话：“要局里 3789 号电话……是我！意图……贯彻不下去……嗯，好！好！”放下电话，摸出手绢擦汗。喘了几下，宣布，“我请示了局里。局里的意图不变；贯彻不下去，你常东海负责。”回头对其他两个成员：“回局！”

常东海走前一步拦住，正气凛然地：“请你告诉派你来的领导，我们煤矿工人，知道该负什么责任！我们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把企业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

众手中！矿山的命运，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在我们手里！要让矿山永远是春天！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在工人阶级威力的震慑下，工作组和于成章先后走了。

三十五

庞大洪在奔跑，脸上是豆大的汗珠。

他奔进交班室，上气不接下气：“工作面停产了！”

常东海：“怎么回事？”

庞大洪：“井口有人说，朱向军带班，只顾琢磨试验，柱子进了煤仓，把漏煤眼堵了。”

常东海在思索：“怪事！……又是冲着咱来的！”转身一挥手，“下井！”

井下。上层，煤仓满了。

运煤巷里，溜子不转。

工作面上，悄然无声。

下层，漏斗底下，矿车空着。

常东海和工人们正在分析着。莫晓中也在。

常东海：“这样长的柱子，根本进不了溜子，能进了煤仓？”问莫晓中，“你是个老矿山了，你说呢？”

莫晓中慌乱地：“照理，不可能……过去好象也有过。”

常东海：“是有过。一九五八年，有个反革命，破坏以煤保钢，在这儿扔下几根柱子。”锋利的目光射在莫晓中身上，“你的记性不错嘛！”

莫晓中紧张了：“那……今天……”

“今天是冲着我们的年轻人来的。有人怕年轻人接好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掌了权，他们复辟就没了指望。”常东海向莫

晓中逼近一步，“是不是？”

莫晓中后退一步，声音发颤：“也……也有可能。”

“他们的算盘，打不成！”常东海大喊一声：“小朱，拿绳子来！”从旁边工人手里拿过一根撬棍，要上漏斗。

朱向军等青年人、庞大洪、于老石等一下扑过去。

朱向军：“常师傅，让我上！”

庞大洪：“伙计，你不能上！”

于老石：“东海，再研究研究。”

常东海：“你们干啥？……人家堵个漏煤眼，想堵住青年人前进的路，我就要把这路给捅开！”情急，大声地，“闪开！”

“老常！”“老常！”巷道里急急走过来几个人。

有人喊起来：

“局党委书记老王！”

“老杨也回来了！”

老王走过去，一把抱住常东海的肩膀：“东海同志，我们来晚了。”

常东海眼里闪着泪花，亲切地凝视着局党委书记：“不晚，老王同志！”

杨本健：“学习班一结束，我就赶回局里。矿上的情况，局党委都知道了。”

老王：“党委内部，看法不完全一致。多数同志，否定了老于的报告。个别领导，没等党委研究，就急急忙忙派来了工作组……老常，党委派我来支持你们！”紧紧地握住常东海的右手，深情地，“我们党，所以有战斗力，就因为你们这样的战士！”

常东海热泪夺眶而出。

老王面向大家：“从今天这一场斗争，可以看出，我们社会主义企业和各级机关的领导权，究竟掌握在什么样的人手里，这

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将会长期存在下去，今天有，明天有，后天还会有！”

常东海充满信心地：“我们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愁斗不倒资产阶级！”

老王点着头，又一次握住常东海的手，指指漏斗：“现在，你要上去？”

常东海：“不会有事儿，老王同志！”

朱向军一把夺过常东海手里的撬棍，激动地喊道：“今天，说啥也不能让您上，我们——”

常东海亲切地看着青年人：“你们，是要上的；往后，要你们上的时候很多；眼下，还该我——”从朱向军手里拿过撬棍，“要是我躺下，你们就从我身上冲过去！”

“老杨！”青年们和庞大洪等人，看着杨本健，要他说话。

杨本健走到常东海面前，给他系紧了矿工帽，抓起他两只手握紧着。这一握，发现了他受伤的左手。

杨本健托起常东海受伤的手，轻轻地摘下防水套，套子里滴下来的血已变成了黑色……

杨本健的眉毛抖动着。

青年们和庞大洪等人又一次把眼光转向杨本健：“老杨！”

常东海微笑着，轻声对杨本健说：“老杨，你不是最了解我的吗？”

杨本健凝视着常东海的眼睛，半晌，点了点头，把脸转向青年人：“他说，以后要你们上的时候，很多。上，就是逆着错误的潮流，向资产阶级冲锋！”回头：“老常，我没把你的意思说错吧？”

常东海感激地握着党委书记的手。杨本健给他的左手戴上防水套，深情地捏着常东海的胳膊：“现在，你上吧！”

常东海提着绳子，举着撬棍，在激动人心的音乐声中，威严

地走向漏煤眼漏斗。

他从漏斗口往上爬去。

他艰难地往上爬着。

煤仓中部，煤块岌岌嶙嶙。矿灯光下，隐约可见，有两根柱子，架着大块煤，卡住了煤仓。

常东海蹬着煤仓凸起的棱边，继续向上攀登……

漏斗旁边，朱向军、杨本健、老王、庞大洪和其他工人紧张的脸色，焦灼不安……

常东海艰难地继续向上攀登，豆大的汗珠。

终于接近了木柱子。

他用绳子缚住了木柱的一端。

准备下来，还不放心；又检查一下绳结，确实是打结实了，才艰难地往下移动。

漏斗旁边，众人屏气凝神，听着上面的响动。

常东海继续下移。

一失足，往下跌。

从漏斗口跌下来，落在杨本健的怀里。众人围过来。

他睁开眼：“现在，拉吧！”

人们排着队拉绳子，老王也在里边。

庞大洪喊着：“一、二、三！”人们一齐使劲，拉动了柱子，煤象黑色的瀑布，“哗”的一声从漏斗里泻下来。

常东海从杨本健怀里抬起头来：“现在，上工作面，正式试验！”

三十六

巷道里，一只大手扭动了放炮器。

工作面上发出天崩地裂般的响声。

人们涌向工作面。

只见古塘的顶板齐刷刷被切断，塌落下的石头顶板，把古塘充填满了，一直支撑到上面的老顶。工作面上，一排排笔直的柱子，纹丝不动地支撑着千米煤层……

“顶板试验成功了！”

“成功了！”

“……”

人们热烈地欢呼、拥抱……

在热烈的音乐声中，我们看见顶板试验成功后工作面的采煤情景：放长了的工作面，顶板齐整，柱子支得一溜线，看不见尽头；采煤机组长驱直入，刀盘在煤壁上卷起黑色波涛；长长的溜子上，煤浪滚滚……

我们看见煤从溜子到漏煤眼，“哗哗”落到矿车里，到翻轮，上皮带，沿着架空长廊，上选煤楼，最后奔流直泻到矿车里……

我们看见长龙般的运煤列车，以雷霆万钧之势，一往无前地奔驰在祖国大地上……平原……崇山峻岭……

列车过隧道……

列车过大江。雄伟壮观的长江大桥。

桥下，波涛滚滚，后浪推前浪，层层叠叠，无穷无尽……

远处被光接天，一轮红日涌出江面。

浩浩江水，滚滚东流，去际会风云，迎接火红的太阳……

雄浑庄严的音乐。（上海电影制片厂供稿）